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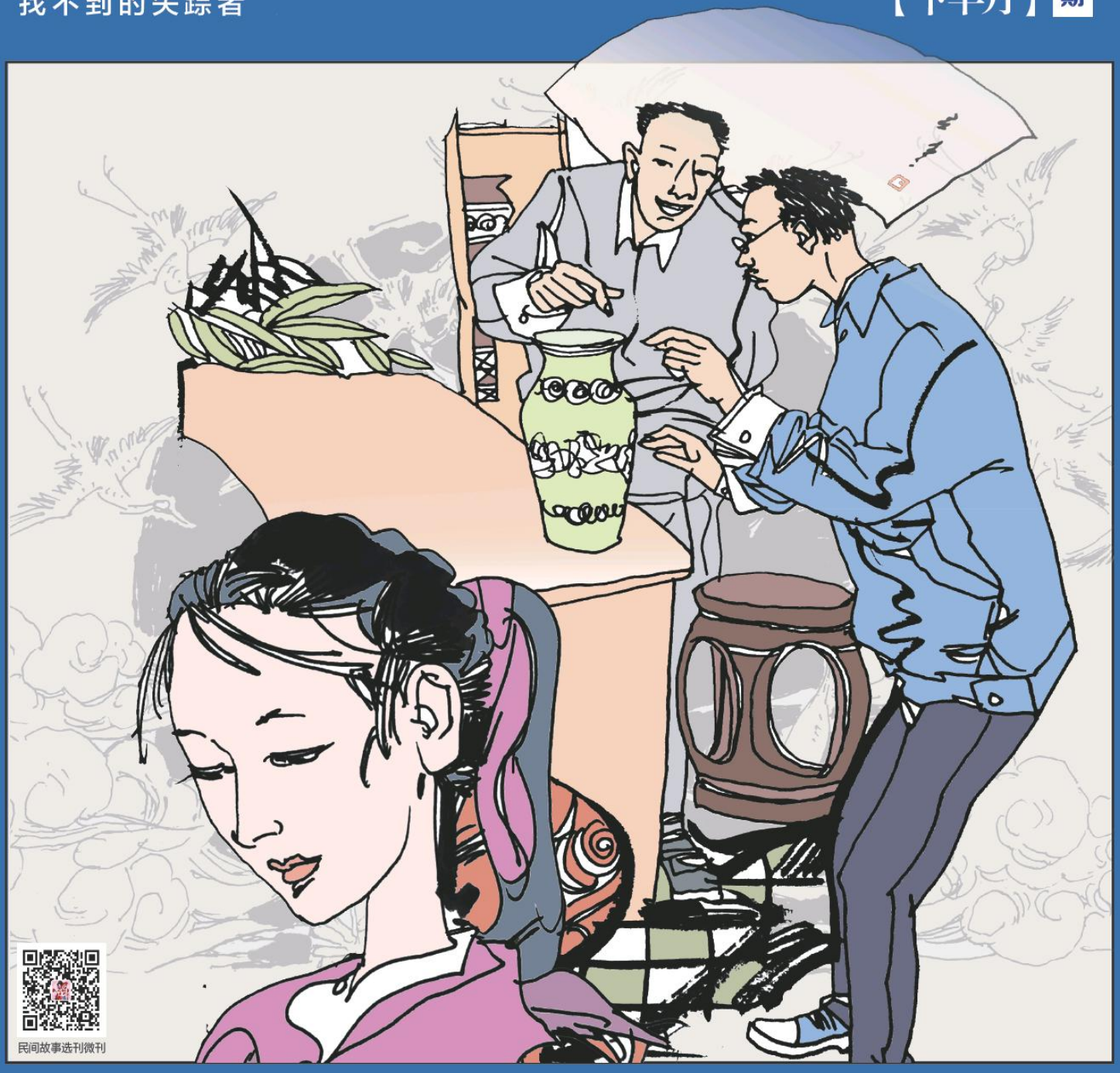
#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59期

2020.6
【下半月】

跳涧虎
生死烛光
找不到的失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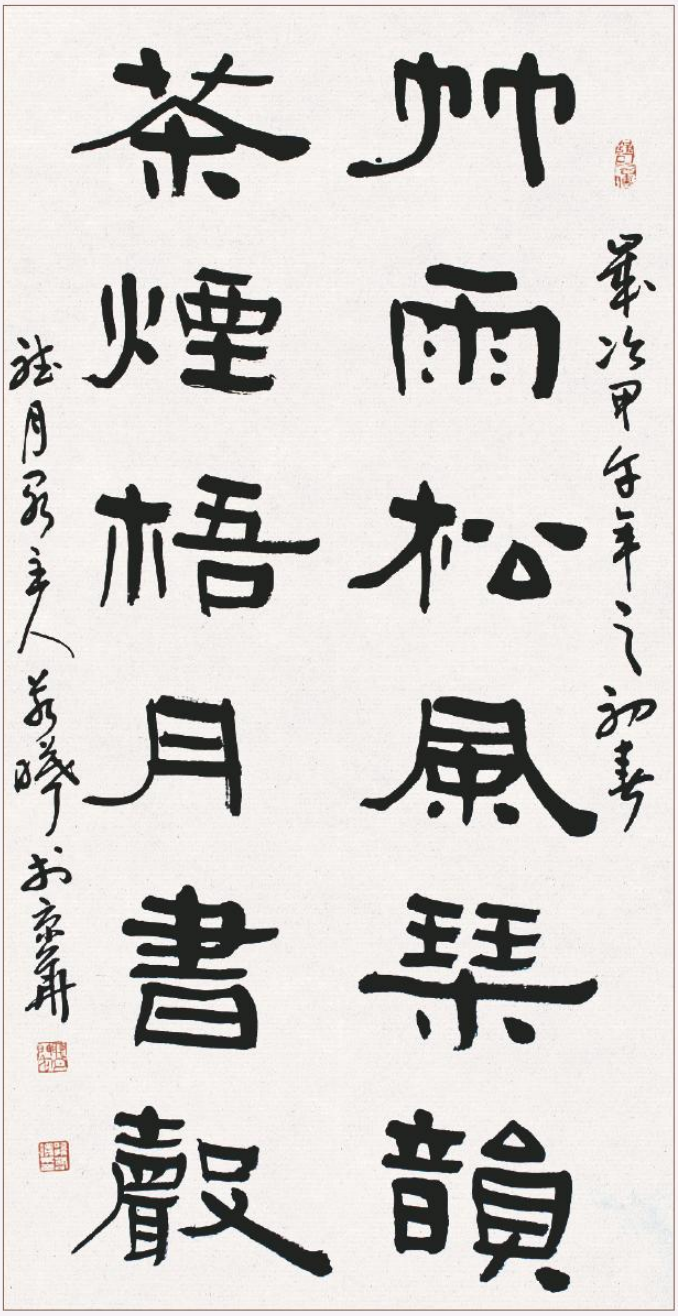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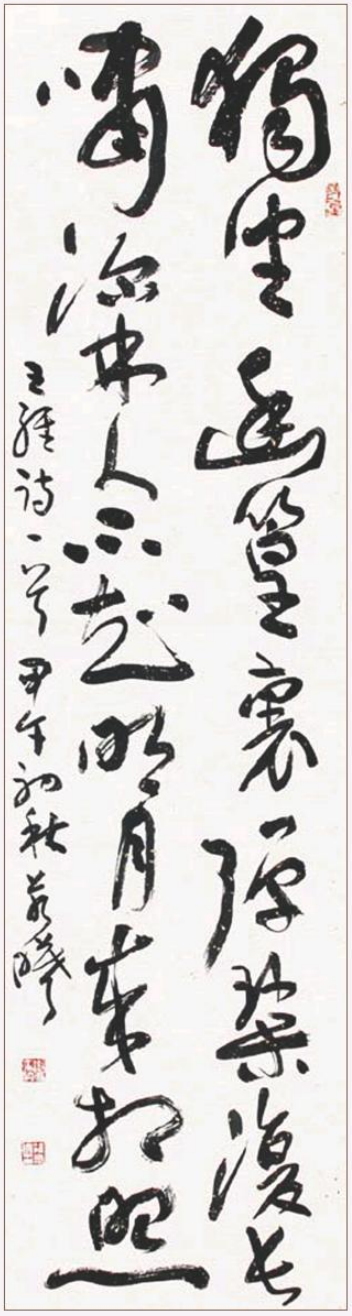
# 孙若曦作品选



## 孙若曦简介

孙若曦，字墨雅，号清凉江人、听月阁主人。著名书法家、诗人。曾任多家报刊美术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特聘艺术家，北京市西城区文联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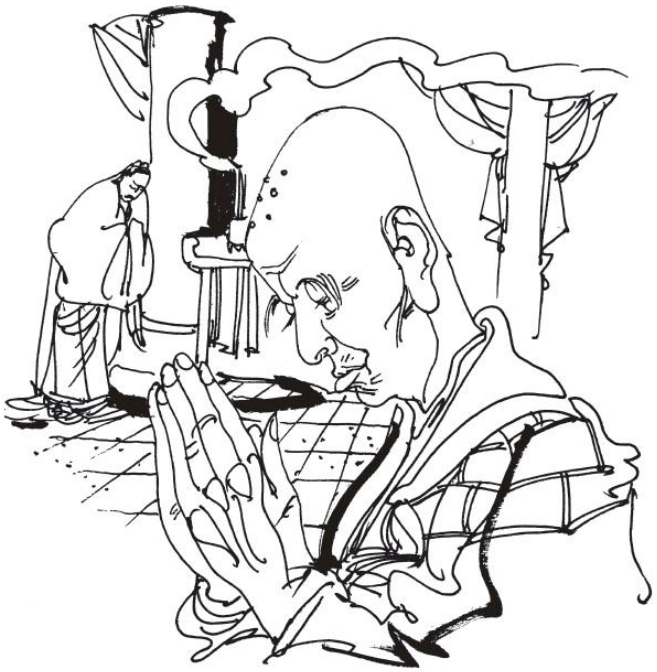




孙若曦书法作品

# 慈善一阳指

◇文／沈海清　图／段明



南宋年间，华山之巅有慈云寺，江湖上盛传，住持一灯大师有慈善一阳指，天下无敌。很多人想学这门功夫，成为天下第一。

于是，无数武功高手上山拜师，这些人有的作恶多端，有的杀人如麻，一灯大师都没有收下。但这些人自从华山归来，却都大行善事。

铁豫原是江洋大盗，巨富后，就在真定建宅造院，但暗地里仍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他得知华山之巅有绝世高手，便也赶到慈云寺，要拜一灯大师为师。

一灯大师端坐蒲台，慈眉善目，白须过膝，两边站着渔、樵、耕、读四个徒弟。

铁豫说明来意，大师微笑点头，道：“老衲愿收施主为徒。不过，你要先做一件为难的事。”

铁豫道：“师父请讲，徒儿一定照办！”

一灯大师笑道：“只是要散尽家财，杀尽亲人。”

铁豫大惊道：“徒儿有一妻三妾，八子四女，十六孙儿，难道一个都不能留？”

“不能！”一灯大师斩钉截铁。铁豫大怒，想你老秃驴不是在诓我吗？不由咬牙切齿，双目喷火。

一灯大师看出铁豫的心思，笑道：“施主若想动手，可先和老衲四个徒儿比试，若胜了，老衲可破例收录！”

铁豫以一战四，最后落败。一灯大师笑道：“施主原来灭人门，劫其财，却不知别人何等心境，尔若有心，可多行善事，三年后再来敝寺，老衲定当收容！”

铁豫拜服，悄然离去。一灯大师摘下长须，对渔、樵、耕、读道：“四位师父，徒儿又说服一人行善矣！”原来，一灯大师早已圆寂。

选自《今古传奇》

#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6（下）【总第559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 精彩首页

慈善一阳指　沈海清　1

## 今古传奇

借顶针　查中福　4
天下第一笔　白艳平　6
跳涧虎　君山　11
涵元阁　岑燮钧　14
天命　黄旭华　16



## 险境迷踪

吃瓜得瓜　韦金梅　18
斗蚁　阳光麦子　21
祸端的由来　裴文兵　25
生死烛光　郭华悦　28

## 天下奇案

回忆录风波　[日]赤川次郎　30
盗蛋燕　33
菠萝蜜奇案　黄果心　35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 宫廷秘事

朱元璋盖房 王静者 38
陈天师查皇印 阮嘉明 41
斗富 林华玉 43

## 乡野异闻

耍蛇记 贾平凹 45
神裱 孙方友 47
碌碡王 魏炜 49
三爷 于德北 52

## 世情百态

老南瓜 聂鑫森 54
爸爸不是坏人 孙国彦 56
真品 陈振林 58
老秦动真情 王二麻子 60





## 传世传说

《瑞鹤图》传说 九马 63
插秧状元 林霞 65
找不到的失踪者 刘凡之 67





## 秘闻纵横

上海滩一九一零 姜泽华 68
乾隆反腐 祖远 74
于天放越狱 萨苏 76
《重屏会棋图》背后的玄机 路过 79

## 沧海拾贝

明代神秘机构“宝钞司” 任万杰 17
智解“老头子” 20
小偷退齐兵 40
柳公绰的见识 清风慕竹 46
古代也有外卖 吴昆 62
马鞍 梁子 73
菜色 曾昭安 80



# 借顶针

◇文／查中福　图／段明

以前的农村，家家炕上都有一个装针头线脑、顶针剪刀等物品的圆筐或者木盒子，东北人管它叫针线笸箩。

这年深秋的一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虎子妈想缝补一件破衣裳，却在针线笸箩里怎么也找不到顶针了，便对八岁的虎子说：“去，到你张婶家借她顶针给我用用。”

虎子接到妈妈的指令，撒腿就往张家跑。

张婶在家正忙着做豆腐，听虎子说要借顶针，二话没说，从手指上撸下顶针，都没顾上瞅一眼，就递给了虎子。虎子接过后，抬腿便跑。张婶扯着嗓子喊：“慢点儿跑，别滑倒啦！这孩子，一天毛三鬼四的！”

虎子一路跑着，突然看到泡子边蹦上来一只大蛤蟆，个头比平时看见的大很多，便收住脚步去抓这只大蛤蟆。他三扑两扑，最后终于抓到了。

大蛤蟆在虎子手里并不安分，拼命挣扎。虎子一手握着顶针，一手抓着蛤蟆，看到这只蛤蟆的腿很粗，他突然异想天开，想看看手里的顶针能不能套进蛤蟆的腿，然后他就按着蛤蟆的身子，把顶针套上了蛤蟆的一条后腿。顶针卡在了蛤蟆的腿关节，虎子觉得很好玩，想再把顶针拿下来，不料大蛤蟆突然挣脱了他的手，“噌”地一蹿，随即“扑通”一声，蹿进了泡子里。

虎子空着双手，“哇哇”哭着回了家。

一个顶针，当时才卖五毛钱，所以虎子妈并没当回事儿，想着过几天赶集时，买个还给张婶便是。可她怎么也没想到，没过多大工夫，张婶竟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进门就说：“你看看我，刚才光忙着做豆腐了，撸顶针时也没看一眼，竟然把手上的金镏子当顶针给了虎子，你看这事儿闹的。”

虎子妈听后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赶紧喊过虎子问究竟。只有八岁的虎子，哪里说得清金镏子和顶针的区别，事情闹到最后，张婶怀疑虎子妈昧下了她的金镏子，一副不还金镏子绝不罢休的架势。

虎子爸从外面干活回来，问明情况后，拎起院里的水桶和铁锹说：“就这点事儿，也至于让你们两个娘儿们吵架啊，我去攉泡子，抓出那只大蛤蟆不就真相大白啦！”

攉泡子就是用水桶将水泡子里的水全部打干，然后把潜在水下准备过冬的蛤蟆抓出来。长白山地区的山里人，春秋两季想吃蛤蟆都是用这个方法抓。虎子爸来到水泡子旁，先用铁锹清理疏通好排水渠道，再把进水口改往别处流水，接着就开始一桶桶地往外攉水。

可能是虎子爸太心急的缘故，用力过猛，刚攉了没几桶水，他脚下一滑，一个跟头栽进水泡子里。一旁的虎子哭着喊来妈妈，再喊人过来帮忙从水塘里捞出虎子爸，人早就没了气息。出了人命，张婶从此没好意思再提让虎子妈赔金镏子的事情。可虎子妈却恨透了张婶，二人从此结下了仇，都觉得自己占理，每次走碰头，都是用白眼珠打招呼。

这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会巧得令人难以置信。两年后，依然是深秋一个飘着细雨的天气，放学回家的虎子，竟然在路上抓到了一只准备跳过路面的大蛤蟆。这只蛤蟆的个头更大了，像个蛤蟆王。虎子抓到这只蛤蟆后，一眼看见蛤蟆的大腿根儿卡着个东西，导致两头的肉都鼓了出来。他仔细一看，顿时兴奋不已，举着蛤蟆，一边往家跑，一边大喊：“妈妈，妈妈，我找到张婶的顶针啦！”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算怪事儿，蛤蟆是特别有记性的动物，只要小时候第一年在哪儿过了冬，以后每年都会到这儿过冬。

再说虎子妈，看到大腿箍着个顶针的大蛤蟆后，是又惊又喜又难过。惊的是，老天开眼，让虎子又抓到了这只越长越大的蛤蟆；喜的是，终于可以洗清她昧下张婶金镏子的冤屈了；难过的是，为一只五毛钱的顶针，让自己没了丈夫，虎子没了爹。虎子妈领上虎子，直奔张婶家。见到张婶后，将手里的蛤蟆扔到她眼前说：“借你个五毛钱的顶针用，愣说俺昧下了你的金镏子，搞得俺家破人亡——今天俺把你的顶针找到了，你说该咋办吧？”

张婶正坐在炕上干针线活儿，接过蛤蟆一看，那紧紧箍在蛤蟆大腿中间的顶针，还真是她的顶针，顿时惊得干张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虎子妈见张婶不说话，更加来气，伸手抓过炕上的针线笸箩，狠狠地摔到了地上，然后撂下一句“俺回家等着你给俺说法”！然后一手捂着满面是泪的脸，一手拉着虎子跑回了家。

张婶家的针线笸箩是用剥了皮的柳树条编成的，为了结实耐磨，编的是双层底。这个用了好多年的笸箩，被虎子妈这么用力一摔，整个都碎了。张婶在收拾散落一地的物件时，竟然在笸箩底的夹层里发现了自己的金镏子。直到这会儿，她都没想起，是啥时候把金镏子摘下放到这里的。她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虎子一家了，等丈夫老张从外面收工回来，就问他该咋办。老张气得用手指头点着张婶的脑瓜盖说：“说过你多少回了，让你放东西长点记性，就是不长脑子！说来说去，虎子爸的死，咱有推不掉的责任呀！”张婶说：“现在光埋怨俺有啥用？咱得想个法子补偿人家孤儿寡母才是呀！”

老张寻思了一会儿，说：“那就把咱家存的那几千块钱都取出给她送去吧！”张婶虽然心疼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血汗钱，但还是把钱取了。

没想到虎子妈不但没要这钱，还把钱摔给了张婶，说钱根本买不回她受的伤害！想让她原谅，除非张婶和老张离婚！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气得张婶回家跟老张一个劲儿地抱怨，说没见过虎子妈这么不讲理的人！谁知老张听后却说：“人家好好的一个家毁了，难道还不兴说几句气话？我别的不怕，就怕时间久了，虎子妈万一气出个啥病来，到那时咱就更亏欠人家了！”张

婶一听也害怕了，就问：“那你说该咋办？”老张说：“看来若想让虎子妈消气，也只有按她说的，咱俩去把婚离了！”

张婶听后把眼睛瞪得跟玻璃球一样圆，掐着腰喊，好你个没良心的，难不成你还想和谁过？老张说：“你胡说啥呢？咱俩就是演个戏，让她把堵在心里的气消了！”

张婶其实也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又一时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最后就答应了老张，第二天便和老张去乡里办了离婚手续。

俩人回来后，张婶和老张一起去了虎子家。虎子妈得知他们的来意，再一看二人的离婚证，先是掐了把大腿，在确认不是做梦后，抬手就给了老张一个耳光，骂道：“你个没良心的，好好的老婆说不要就不要啦？你这是人干的事吗？你给俺滚出去！”然后抱住张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他张婶呀，俺也就是心里憋屈才说了句气话，你咋还当真了呢？赶紧和他张叔回家好好过日子，以后，咱两家还是好邻居！”

从虎子家出来，张婶对老张说：“老公，你厉害，这一招真绝！一下子就让虎子妈彻底原谅俺了！”老张没理她的话，甩开大步向家里走去。

选自《民间文学》2020.1

# 天下第一笔

◇文／白艳平　图／黄胜

## 高才李天然

黄炜领着保镖寒铁衣骑马来到涿州。他们到达李家笔铺门口的时候，已是日薄西山了。寒铁衣一抱拳，对正准备打烊的店伙计说：“我们黄老板不远千里来到贵地，就是想要买几支上佳的毛笔，烦劳您给店主通禀一声！”看店的伙计为难地说：“两位客官，您们来得不是时候呀！”

李家笔铺的老板名叫李彦斌，他正在店后对李福发脾气呢。一个月前，李福被李彦斌派到了冰天雪地的长白山。经过苦心收罗，李福一共花了两千多两银子，买回了三十多张最上等的紫貂皮。

李福回到涿州，李彦斌验看过那三十多张紫貂皮后，对着李福劈头就是一顿训斥，责怪他今年收来的皮子不好，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

黄炜对寒铁衣一摆手，两个人正要转身离开，就听笔铺后门“吱呀”一声响，李彦斌气呼呼地走了出来。

那个店伙计一见李彦斌露面，就小心地凑过去，将黄炜千里求笔的事情说了。李彦斌正不耐烦呢，可他抬眼一见黄炜身穿的那件紫貂皮大氅，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件大氅价值千金，是用几十块最顶级的紫貂皮拼对而成，显然来者绝非一般人物。李彦斌急忙抱拳说道：“黄老板风尘仆仆，前来敝店求笔，实令李某人感动。如果两位不嫌寒舍简陋，那就在笔铺中住下吧！”

黄炜一听李彦斌如此好客，就爽快地说：“那黄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彦斌是涿州最大的笔商，前店后厂，笔厂旁边就



是家宅。李彦斌安排黄炜住在梅花初绽的西跨院。

李彦斌果真好客，客房里不仅床铺整洁，陈设高档，屋子里还特意生了两个火光熊熊的炭火盆。掌灯的时候，李彦斌命两个伙计抬着食盒子，找黄炜喝酒来了。

李彦斌准备的酒菜非常丰富，七荤八素，还有四个凉菜。最特别的是那一坛子桃花酿，清洌宜人，酒香四溢。寒铁衣饮了几杯酒，推说头痛，到隔壁的房间睡觉去了。

李彦斌和黄炜推杯换盏，一直喝到半夜。黄炜举杯说："我初到涿州，听大家说，李家笔铺有两件宝，一件是紫貂天毫笔，另一件是您的儿子李天然！"

李彦斌呵呵一笑，说："紫貂天毫笔不足挂齿，我儿李天然在涿州的人品和学识绝对是第一！"

李天然原本是浪荡公子，可是最近一两年幡然悔悟，刻苦攻读，所做文章意理通达，字字珠玑。黄炜放下酒杯说："李老板，您何不把贵公子请来，叫我认识一下呢？"

李彦斌面带笑容地说："黄先生绝非凡人，我命我儿拿一篇文章过来，请您斧正！"一身白衣的李天然走进了东厢房，房中的灯烛都为之一亮。李天然鼻直口方，目若点漆，举止儒雅，谈吐不俗。他捧着一篇刚写好的文章，双手递给了黄炜："学生才疏学浅，刚写完一篇小文，请先生不吝赐教！"

李天然这篇文章名为《涿州笔赋》，开篇第一句就是——将军佩剑，仗剑可安八方；名士怀笔，走笔可赋千言。黄炜一拍桌子赞道："有气魄！"

李天然这篇笔赋气势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其结构似雄关铁索，环环相扣，真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

黄炜看罢文章，点了点头，说："我听说天子要在

年前开一个恩科，如果李公子去赴试，状元不敢说，前三甲绝对是有份儿呀！”

### 失盗紫貂裘

黄炜醉倒在床上。他在睡梦中，听到房门“咣”的一声被人一脚踢开，耳边传来寒铁衣的叫声：“小贼，哪里走！”

黄炜翻身从床上坐起，酒劲当时就醒了一半。借着从窗棂透进来的朦胧月光，寒铁衣双掌翻飞，正和一个黑衣蒙面人交手。寒铁衣练的是手刀的功夫，两掌一经挥动，竟夹杂着“铮铮”的金铁交鸣之声。那个黑衣贼瘦小灵活，轻功甚高，猴子一样在寒铁衣的掌隙中滴溜溜转。黑衣贼的左臂上，抱着黄炜那件紫貂皮大氅。

黄炜见寒铁衣久攻不下，扯开嗓子高叫道：“抓贼啊！”

黑衣贼怕李府的人被惊动，他两脚一跺地，身形一股烟似的直纵而起，“哗啦”一声，穿瓦而出，鬼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

寒铁衣武功虽高，轻功却非所长。他一口气追出了十几里，最后却把黑衣贼给追丢了。李彦斌领着仆人赶到东厢房的时候，追贼的寒铁衣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

李彦斌听黄炜说丢失了紫貂皮大氅，连声安慰道：“黄先生，您放心，我这就派人去找，一定要将您的紫貂皮大氅找回来！”

李彦斌在涿州果真是个人物，十几路寻贼的人马分头寻找，第二天下午，那件价值千金的大氅就被李府的护院侯靖拿了回来。

紫貂皮大氅完璧归赵，黄炜一抱拳说：“谢谢李老板！”

李彦斌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侯靖找回了大氅，那个窃贼却逃脱了！”

李彦斌转身，从侯靖手里取过一个红木笔盒，打开笔盒，里面竟是五支紫貂天毫笔。李彦斌将这五支笔送给黄炜，权当给他压惊赔罪了。黄炜告辞时，还不忘叮嘱道：“一定要让李公子赴京应试，他可是人才啊！”

黄炜领着寒铁衣离开了涿州，寒铁衣一路上深锁眉头，闷头想事。黄炜纳闷地问：“你在琢磨什么？”

寒铁衣抬头说：“您不觉得侯靖的背影很像那个窃衣贼吗？”

黄炜抖了一下身上的紫貂大氅，呵呵笑道：“如果是侯靖窃走了我的大氅，他为什么又给我原封不动地送回来呢？”

寒铁衣摇了摇头，说：“这个我也不明白！”

两个人赶了半天的路，中午来到了交城镇。两人来到镇上最大的酒楼，进了雅间，黄炜随口点了几个菜。寒铁衣突然用手一指酒楼对面的妓院，叫道：“您看，李天然！”

黄炜探头一看，在对面飘香楼中，李天然衣冠不整，双臂揽着两个打扮得异常妖艳的女子，正在忘情地调笑呢！

没想到李天然在黄炜面前装得道貌岸然，拿着一篇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文章，竟把黄炜给骗了。黄炜气得把酒杯摔到了地上。寒铁衣怒道：“我把他抓过来，让您问话！”

黄炜冷静了一下，说：“休要鲁莽，你去对面的妓院打听一下，那个狎妓的年轻人到底是不是李彦斌的儿子。”

寒铁衣到对面一打听，确认那个狎妓的年轻人果真就是李天然！

黄炜气呼呼地站在酒楼窗口，正午的阳光正照在他那件紫貂皮大氅上。黄炜看着衣服上闪闪的亮光，突然用手一拍窗台，叫道：“我知道那黑衣贼窃我大氅的原因了！”

### 天下第一笔

黄炜和寒铁衣一路飞驰，返回了涿州。两人将马匹寄放在悦来客栈中，然后一路潜行，来到了李家笔铺的门楼前。

寒铁衣背起黄炜，弓背

猫腰蹿到了门楼上。寒铁衣四下张望，辨明了李彦斌卧室的方向。李彦斌果然没有睡觉，他的卧室还亮着油灯呢。

寒铁衣背着黄炜落到了李彦斌卧室的窗前，两个人用手指蘸点口水，点开了窗棂上的窗纸。只见李彦斌和侯靖站在一个长条形状的木夹子前，他们手里拿着紫貂的针毛，正往木夹子上夹呢。几千根紫貂针毛被夹了上去，针毛的毛尖全部冲天。针毛上架，侯靖一松木架上面的机关，一块百多斤重的石板压到了针毛上面。

一炷香的时间后，侯靖抬起了石板，被石板压弯的针毛一根根又开始复原直立。李彦斌和侯靖四手并用，找那些复原最快的针毛往下拔。拔掉三分之一后，李彦斌说："侯靖，取水盆来！"

侯靖答应一声，取来了装满碱水的水盆。李彦斌将拔掉的紫貂针毛全部丢到了水盆中。大部分的针毛浮在了水面，只有一小部分沉到了水底。侯靖捞出了水底的针毛，然后小心地将其放在烧热的木板上烘干。李彦斌从床下取出一面扁鼓，说："制作天下第一笔，就看这剔除跳毛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侯靖将烘干的紫貂针毛均匀地撒在了鼓面上，李彦斌抡起了鼓槌。他先敲的是将军令，鼓声先是轻微，接着浓重，最后高昂。那"咚咚"的鼓声密如急雨打蕉，冰雹骤落。一阕鼓曲打完，鼓面上的紫貂针毛只有一小部分被震到了地上。

李彦斌深吸了一口气，两条胳膊风车般抡动，这次敲的是破阵曲。隆隆的鼓声先似壮士齐呼，接着便如钱塘潮涌，最后变成了铁蹄踏冰河、万马齐奔腾的金戈之声。鼓面上的紫貂针毛被震落了一半。看着剩在鼓面上的针毛，李彦斌突然一声怪叫，脱去了上衣，赤膊站在了扁鼓前。

李彦斌这次敲的是天雷战。那两个鼓槌被李彦斌拿在手里，就好像有千斤重量。鼓槌缓缓落下，先是发出了"轰轰"的雷响，十几声雷响后，鼓声变得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快，最后万千鼓声汇聚成江河倒灌的声音，足令天地变色。鼓面上的针毛只剩下了一小部分，李彦斌"哇"地张口吐出了一口血，累得脱力倒在地上。

那些回直最快、入水即沉、经过鼓震剩下的紫貂针毛才是做笔的最好材料。李彦斌被侯靖扶坐起来，缓过了一口气，这才拿起制笔的工具。李彦斌是制笔的大行家，半个时辰后，便制作了两支最顶级的紫貂天毫笔。

李彦斌看着手里的这两支紫貂天毫笔，得意地说："我儿李天然才高八斗，再加上这顶级好笔相助，一定能独占鳌头！"

寒铁衣飞起一掌，击碎了窗棂，跃进了室内，出其不意将侯靖劈倒在地。

黄炜从窗外跳进了屋里，他指着李彦斌的鼻子怒道："李彦斌，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命侯靖偷走我的紫貂大氅，拔下了上面最长的针毛！"

李彦斌一见事情败露，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叫道："黄先生，您恕罪啊！"

李福去长白山收购紫貂皮，可是今年冬天长白山不冷，紫貂皮上的针毛虽然可以制成一级的紫貂天毫笔，但制造最顶级的紫貂天毫笔那就不成了。

李彦斌一眼就相中了黄炜身上的貂皮大氅。黄炜身上的貂皮大氅是紫貂皮的极品，那上面的针毛完全可以制作最顶级的紫貂天毫笔。侯靖奉李彦斌之命偷去大氅，然后工匠们拔去了上面最长的针毛。

李彦斌举起一支紫貂天毫笔，恳求道："黄先生，我愿意送您一支笔，再给您五千两银子，只求您看在我望子成龙的分儿上，放我一条生路吧！"

黄炜冷笑道："把你儿

子李天然叫来，我要当面叫他给我写篇文章，写得好，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不然的话，哼哼……”

李福急忙到后宅去请李天然，可是哪有李天然的影子。李福急匆匆地回来，结结巴巴地说：“老爷，书童说公子今晚外出会朋友去了！”

### 最后的真相

黄炜就是当朝的六皇子赵炜。这次恩科，他就是主考官。为了考察各地举子的真实情况，黄炜和寒铁衣这才来到了涿州。如今，赵炜看着六百多名举子走进了考棚，他来到了李天然面前。

李天然一见赵炜，急忙放下手中的紫貂天毫笔，抱拳道：“黄先生，久违了！”

赵炜冷笑一声：“李公子那日在交城镇风流快活，不巧被我看到了！”

李天然面不改色地说：“学生从未去过交城镇，更别谈什么风流快活了！”

赵炜低声说：“你就是个银样蜡枪头的西贝货，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李天然一抖袖子说：“黄先生，学生虽是一介布衣，可也有人格！”李天然讲完，坐下答题，再也不理赵炜了。

李天然的文章被其他几位考官定为第一。赵炜就是不信李天然能写出这样堂堂正气的文章来，他把情况禀明天子，天子当殿出题，让前一百名考生在金殿上现场做文章。李天然提笔在手，笔走龙蛇，这篇文章写得竟比考场上的那篇文章还要好！

赵炜惊呆了。他怀疑那天在交城镇，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

李天然受到了重用，任泸州知府。可是一年后，李天然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赵炜手捧尚方宝剑，直奔泸州。

赵炜来到泸州府衙，喝令手下将李天然绑了起来。赵炜用尚方宝剑指着李天然的鼻子，喝道：“李天然，你满肚子的文章都叫狗吃了！”

李天然一开口，赵炜竟愣住了。这个李天然言语粗俗，哪有去年头名状元的儒雅风度。赵炜三审六问，这个李天然终于招供。

那个考试的“李天然”姓张名睿，是李天然的孪生兄弟。李彦斌当年娶张氏，可是他到侯家笔铺打工的时候，被侯老板相中。李彦斌就休了张氏，娶了侯氏为妻。

可是侯氏不能生育，李彦斌就把李天然从张氏手中要了过来。这个李天然不学无术，他最讨厌的就是读书。为了应付望子成龙的李彦斌，李天然在两年前找到了自己的弟弟张睿，重金请弟弟冒名顶替。张睿为了给母亲治病，只得违心答应了李天然叫自己代考的要求。张睿每天装成李天然在府中刻苦攻读，而李天然则在外面花天酒地。

张睿替李天然考试，他们两个都是掉脑袋的大罪！天子勃然大怒，命令刀斧手将张李二人绑在午门之外，午时三刻，开刀问斩。

赵炜虽然在金殿上力保张睿，可是他的话却平息不了天子的怒气。赵炜正急得团团转，李彦斌来到紫禁城，他又制作了两支顶级的紫貂天毫笔，想以笔换两个儿子的性命。

赵炜一说紫貂天毫笔的制作过程，天子大感兴趣，再试这神奇的紫貂天毫笔，笔锋真如干将莫邪般犀利，笔力恰似昆仑泰岳般凝重。天子一高兴，当场免了张李二人的死罪。

张睿在赵炜的举荐下，以戴罪之身，成了泸州的代知府。张睿果然不负众望，他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将泸州城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李天然经此一劫，心性也收敛了不少。他回到涿州，子承父业，一心一意地跟父亲学起了制笔的手艺。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 跳涧虎



◇文／君山　图／黄胜

民国初年，古陵县新上任一位县知事。此人姓丁名纺，乃前清秀才，平生有一大爱好，就喜欢收藏字画，每到一处，必要寻访当地名家，一心收集民间藏品。他初到古陵不久，便听闻县城西有一位姓陈的民间画家，手中收存有祖上传下来的墨宝，是稀世珍品，从不轻易示人。丁知事心中记下此事，拟择日登门拜访。

且说城西画家陈宸，年届四十，自幼受家风熏陶，农耕之余，读书作画自娱。可惜祖宗没为儿孙置办田产，仅留一幅《下山虎》作为传家之物。此画系陈宸十二世祖陈化所作，屈指算来，已历时四百余载。那陈化是明代画家，一生专事画虎，与唐伯虎齐名。只因唐伯虎乃江南才子，奔走于世宦权门，受到达官们的抬爱，著称于世，而陈化以一介布衣终生困守乡间，一生不曾显名。陈化在世之时，画作从不轻易赠人，无论权贵豪门，终不肯巴结逢迎。他谢世后，画作很少留存世面。陈宸珍藏祖上所传之物，乃家藏孤品，代代视为珍宝。

一日，陈宸正在家中闲坐，丁知事登门拜访。两人相互揖礼，互通姓名，陈宸方知是县知事驾临，忙献茶献座，颇为殷勤。二人闲聊一阵，先谈收成，后说天气，毫无边

际。只见丁知事拱手一揖说道："丁某初来贵县，闻知老弟有祖上遗作，今日特来拜访，望一开眼界。"

父母官求见先人的遗墨，岂敢失了他面子。陈宸走进内室，取出一个锦缎包裹，一层一层展开，最后将一幅旧画作挂于墙壁之上——果然是一幅气势不凡的《下山虎》！只见夕阳下，疏林怪岩间，一只吊睛白额的斑斓大虎，正在引颈长啸，真正是一派山空兽绝、虎啸林空的气势。

丁知事见了，连连击掌："妙！妙！妙！真乃下山猛虎，其势气吞山河。"

陈宸见丁知事夸奖，侃侃说道："当年先祖所画猛虎，不在唐伯虎之下。可惜先祖一生蛰居乡间，不与世宦交往，故埋没于世。老人平生画虎有一怪癖：一生只作下山兽王，不作上山之虎。"

"其中定有缘故吧？"丁知事按捺不住好奇，追问一句。

陈宸点点头，继续说道："先祖一生不入仕途，淡泊名利，放浪形骸，毕生沉醉于乡间僻壤。在他看来，上山之虎多踞庙堂之高，百兽为之驱遣。林中弱小动物，避之唯恐不及，何敢虎前逞能？下山之虎乃饥饿之态，居山野，出幽林，乃觅食之状。"

说到此处，陈宸猛然打住，瞟一眼丁知事，再也不肯说下去。

丁知事见了画作，心中已是喜爱，再听陈宸一席话，越发有些心痒，心中暗暗思忖：以自己身为父母官的身份向他索画，未免有些唐突；但若是索求，谅他也不会当面拒绝。于是他就拐弯抹角试探道："本人毕生爱好收藏字画，可惜这幅画系你祖上所传啊！"

陈宸并非愚钝之人，他明白丁知事的言下之意，心中暗忖：你是为官之人，我是一介布衣，我岂能拿祖宗的传家宝去巴结人！再说，我不赠你，难道你要抢夺不成！

陈宸停了片刻，满脸堆笑："丁知事初到古陵，竟有如此雅趣！"

丁知事见他既没有应承，又没有回绝，心中便有些窃喜，笑着说："本人也不懂绘画之事，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陈宸说："祖上生前专画下山虎，其中也有一个讲究——猛虎下山必是腹中饥饿，饿虎下山后，势必骚扰百姓，或毁人庄稼，或伤人子弟。所以，为官之人不宜悬挂，也不宜收藏。"

丁知事听了，脸上便有些挂不住，嘴上却说："领教！领教！"其实，他心中另有一番主意：自己初来乍到，取人财物，必招致口舌，留下恶名。以后慢慢与他交往，以诚心感动他，不信他不肯赠我。

丁知事想到此，起身告辞。陈宸送他至小村外，二人才拱手作别。

那丁纺在古陵任职两年，再没有向陈宸索要画作。卸任前，他专程赶到陈家，名为辞行，实为索画。丁纺虚意客套一番后，方才说道："老弟，为兄奉令他调，特来辞行！"

陈宸早已风闻丁纺他调，却故作惊诧："丁知事为官政声卓然，为何突然离职？是升职，还是他调？"

丁纺摇头道："升迁不敢奢望，是奉上峰的意图，改任他职！"

陈宸泡上一壶浓茶，两人边饮边谈。陈宸说了一些挽留的话，也不曲意逢迎。丁纺哪儿听得进陈宸的恭维之词，他单刀直入："自从为兄一瞻贵府祖上所遗的画作，两年来时刻铭记在心！当时听信老弟一言，以为居官之人不宜悬挂下山虎。今日为兄离职他调，势同下山，还望老弟忍痛割爱，将画轴赠予为兄，权作留念！"

陈宸早就听说，丁纺为官两载，手脚有些不干净，今日见丁纺厚颜登门讨要传家之宝，果然是嗜利之徒。陈宸呷了一口茶，慢慢说道："丁知事可曾听说过一句乡谚'藏龙卧虎，有损前程'？前朝时，曾有一位户部侍郎，慕名登门索求先祖的一幅《下山虎》。先祖推托不过，画了一幅赠他。岂料当年，那侍郎因事获罪，被籍没家产，发配边塞充军。侍郎怀疑是这幅画坏了他的前程，当众撕画辞朝。先祖闻知此事，发誓不再为居官之人作画，从此朝野上下再也无人敢收藏先祖的字画！眼下，为兄虽然他调，正值中年，终归是仕途之人，还是前程要紧！若为一个小小物件儿应验了乡谚民俗，岂不后悔晚矣！"

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明显是回绝了丁纺。索画被拒，这让丁纺有些失望。

这时，陈宸朗朗一笑，说道："丁知事果然对字画有偏爱，小弟与你交往一场，怎敢拂了你的意！家中还有一幅《跳涧虎》，也是祖上留下的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眼下在朋友手中，三日后，我亲自送到府上，不知意下如何？"

丁纺大喜过望，连连打躬作揖，感激的话叙说不尽。

三日后，陈宸将一幅装裱好的画送到县城丁宅。丁纺将画作悬挂于客厅的西墙上，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古色古香的画幅呈现出一派灿烂的色彩。只见峰巅绝壁之上，一只斑斓大虎，虎目熠熠生辉。那大虎前爪腾空，后足蹬石，两耳直竖，剑齿闪光，大有绝顶凌空，欲跳跃山涧之势。

丁纺审视良久，不觉击掌叫好："丁某久居仕途，至今不过区区一县知事，若没有猛虎跳涧之势，何日有超越自我的机会？"他转身又问："这可是你祖上的真迹？"

"祖上相传，仅此一幅！"陈宸回答道。

丁纺细瞧画卷，画幅的落款是：大明成化乙酉。钤印是：古陵陈化。丁纺心中确信不疑，当下设宴款待陈宸。二人推杯换盏，一醉方休。

丁纺调走一年后，果然升迁。再说陈宸有一独子陈宛，居家农耕，听说丁纺升调省城，对父亲说："爹，您与丁纺是至交，曾将祖上的传家宝赠他，如今何不求他，为我在省城谋个差事？"

陈宸掩上门，定定地瞅着儿子，突然怪笑一声："那幅画哪儿是祖上的画作？是我往日的临摹之作！"

儿子问："那落款和钤印呢？还有陈旧的烟渍？"

陈宸说："落款可以仿，钤印可以制。用烟熏日晒等作旧技法，几可乱真。我又岂会将祖上的真迹赠他！"

儿子半信半疑，以为父亲不肯为他通融。

又过了一年，丁纺被革职查办了。据说，丁纺栽就栽在陈宸赠他的那幅《跳涧虎》上。收受《跳涧虎》的那位官员，又将画作送给了自己的上司。这位上司是个有心人，找人将画作鉴定，识别出是赝品，不由得震怒，便暗地查访，将糊弄自己的官员一起撤职查办。这也应了一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陈宸作为一介布衣，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毫无波澜。

丁纺被革职后，陈宸对儿子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但凡猛虎临涧而跳，必为情势所迫！能够跳跃绝壁者，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能跳跃深涧者，必粉身碎骨，坠崖而亡！丁知事自诩识画，其实不识画也！"

选自《全故事》

# 涵元阁

◇文／岑燮钧　图／颜玮



舜江府有个著名的涵元阁，据说旧主是前清的一个大员。少爷是个书痴，收罗了不少海内孤本。暮年，少爷膝下荒凉，曾不止一次对仆人谢玉良说：“不知涵元阁会落在谁手，倘也是个爱书的，我也放心了。”

“老爷，你放心，有我在一天，我就不会让涵元阁丢失一本书。”

少爷曾跟着一个高人，学会了古书修复，谢玉良是书童，自然也懂七八分。少爷过世后，涵元阁捐给了舜江大学的图书馆，他就成了古籍部的修书匠。他有一手当年跟着少爷混的绝技——借尸还魂法，能把整个旧书纸更换，让原来的墨迹附着在新的纸张上。这一技法，江湖罕见，眼见得谢玉良也渐渐老去，就让他带了一个徒弟——龙志安。

龙志安是个年轻人，学古典文献的。修古书是一件精细活，须坐得冷板凳。拆线，清洗书页，处理虫眼和书病，替换册页，重新装订，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天糊不了几页。尤其是借尸还魂的技法，那可是秘密，不轻易传人。入了这个行，就得守着这个活。龙志安虽不敢怠慢，却也没多少热情。

谢玉良闲了时，就给龙志安讲当年的事：“我是答应了老爷的，他守一辈子，我也守一辈子。”谢玉良像义仆一般，忠心耿耿，仿佛这藏书楼就是自己的旧主一般。

可惜，形势逼人。日本人攻下了上海，舜江府也危在旦夕。舜江大学西迁，搬走了涵元阁的一半藏书——车马颠簸，已不能再多带了。

“师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老了，跟不了你们年轻人了。这半楼藏书，耗费了我老爷的一世心血，宋元孤本，尽在其中，你要好生看管，剩下的，我守着。”

“师父，你要好好的，等我们回来！”龙志安眼睛红了。

龙志安一走，谢玉良有好一阵子失魂落魄。剩下的

半楼藏书，虽不是珍本，却也是燕子衔泥，好不容易收集来的。他记得很清楚，有一回，太阳下山，老爷还没回来。他一路寻过去，在舜江桥下，只见老爷坐在石阶上，守着一地的旧书，正不知所措。原来，书太重，老爷用手杖扛在肩上，谁知下桥时，一颠一颠，“咔嚓”一声，手杖折了，书散落了一地。

日本人进城的那一夜，谢玉良住在涵元阁。他提着一盏马灯，前前后后仔细查看。他听到了外面的兵荒马乱，把灯芯旋得只剩一点点，一灯如豆，却又不绝如缕。他上楼下楼，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外面日本兵一队队经过，感觉楼都在震动，那靴子仿佛就踏在古书上一般。

终于有一天，一个日本人进入了涵元阁，身后跟着两个侍卫，还有一个翻译。翻译官说，太君想上楼参观参观这江南著名的涵元阁。谢玉良说，涵元阁除了一堆破书，没什么好看的。

“破书？我就是要看破书！”日本人说着半生不熟的汉语。

“把书柜都打开！”翻译撂下一句话。谢玉良徘徊不前，侍卫厉声喝道：“打开！”谢玉良没法，只得一一打开。“下去！”日本人把他赶走了。

谢玉良弓着背，在楼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迟钝的耳朵变得特别灵敏，上面的些微声响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几乎说得出每一个书柜里的书的来历，其中最东边一柜的最上层的一套书，少爷第一次用“借尸还魂”法把书病严重的册页替换掉了。看着旧墨迹重新附着在新书页上，少爷说有了这门绝技，古书可以不朽了。前几日，谢玉良检视书柜，发现这套书竟然没有“西迁”，让他肩头一沉。

日本人走下楼来，捧着一函旧书，谢玉良眼睛直了，他伸出手去，想把那函书夺回来。侍卫把他挡住了，他喊：“书不下楼——不能拿走啊！”这一说，仿佛是提醒了日本人：“你的，知道，孤本在哪里？”谢玉良装糊涂道：“我只是个管门的，什么孤本不孤本？”谢玉良意欲再上去拦回时，侍卫一把把他推倒了。

第二天，涵元阁门口的牌子换成了“东亚文化联谊处”，日本兵已经站上了岗。

谢玉良再也不能进入涵元阁。他撑着手杖，绕着涵元阁一圈圈地走。涵元阁虽不高，却仿佛是九层高台一般。他几乎每天都要沿着涵元阁外边的小路，绕着往里看，走近了看，站在高处看，透过花墙看，或者远远地看。他看见涵元阁旁的银杏树，一天一天变黄，叶子一天少似一天，终于变成孤零零的一株。他又看着它慢慢返青，长出新叶。他就这样一圈一圈绕着涵元阁，日本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有时诧异地看看他，有时又习以为常。他的背越来越驼，他的痰越来越多。他总是对着对面的膏药旗不住地咳嗽，对着“东亚文化联谊处”一次又一次吐痰，却总是吐不干净，如鲠在喉。

他终于病倒了，时好时坏。他梦见路上鼓乐喧天——龙志安回来了。

那一天，他发着低烧，真的看见了一个瘦削的男子，握住了他的手：“师父我回来了！”他愣愣地看了半天，两行浊泪流了下来。半晌，他的精神好了些，就让龙志安扶着，去看了四年多没有进去的涵元阁。他抚摸着楼梯，一步一步撑上去。涵元阁已打扫一新，只是珍本尚未归位。他翻到一本很破的古书，对龙志安说：“你‘借尸还魂’一下吧。”

走时，他回头看了看那株银杏树，金黄的叶子三三两两地悠然飘下。

五更时分，谢玉良死了。他双目紧闭，似乎没什么痛苦。

龙志安哭着赶来，把那本刚刚替换好册页的古书放在他的胸口。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 天命

◇文／黄旭华　图／段明

朝廷马上就要跟北方的突厥开战了，张忠踊跃地应征入伍，成了一名马前卒。本来为国尽忠是好事，但一想山高水远，骨肉分离不免心中伤感，再一想险恶莫测的前途更是悲从中来。为了排遣紧张和恐惧，张父提议：“不如我们去找徐半仙算个命吧。”张忠迟疑一阵后允诺。

徐半仙是一个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老人，在问明来意后，他认真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张忠的面相，非常恳切地说：“此乃劫后余生，命有贵格之相。你此次出征必然凯旋，封官拜将不在话下。”见张忠不信，徐半仙命人架起一口锅烧起火，将菜油倾泻进去，少顷锅里的菜油沸腾起来。张忠正疑惑间，只见徐半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竟然把自己的手放进了滚油之中来回摆弄，张忠闭上眼睛不忍直视，徐半仙却谈笑自若，不一会儿拿出手来，竟然分毫无损。张忠惊得目瞪口呆。

见张忠还在迟疑，徐半仙又拿出二十枚铜钱，向天祈祷说：“我现在开始掷铜钱，如果我掷三次所有铜钱都是正面朝上，那么张忠就是天命所归，必定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则就让他死于乱刀之下。”张忠陡然开始紧张起来，心想让二十枚铜钱全部正面朝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还要掷三次！正思忖间，徐半仙已经掷了第一次，张忠屏住呼吸上前查看，居然真的全是正面朝上。张忠的心里升起了一丝微茫的希望。徐半仙捡起铜钱又掷了第二次，张忠大气也不敢出，过了许久才上前查看，这一次居然也全是正面朝上！张忠心中信心大增，感觉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转眼间徐半仙又掷了第三次，张忠心中夹杂着激动和恐惧，下了好一阵决心才慢腾腾地上前查看，又全是正面朝上！张忠欣喜地欢呼起来，父子俩抱头痛哭，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辉，一扫初时的阴霾。于是父子俩拿出仅有的二十两银子全给了徐半仙，千恩万谢之后这才离去。

来到了战场上，面对面与突厥人混战。一看见自己的敌人，张忠立刻吓傻了眼。对手足足高了自己两个头，面目狰狞，而且手持一根足足有四五十斤重的狼牙棒，孔武有力，健壮无比，尤其是对手的眼神，简直就像一匹饿

久了的狼，正要择人而噬。张忠心中的怯意陡增，勉强挥刀向对手砍去，却被对手一棍把刀磕开，人也被震倒在地。紧接着硕大的狼牙棒像泰山压顶一般砸了过来，张忠心道不好，莫非自己的小命将葬送于此？

然而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张忠突然想起了徐半仙那只经过油锅煎熬却完好无损的手，想起了那些虽然掷了三次却依然全部正面朝上的铜钱，陡然间他勇气大增，就在狼牙棒堪堪砸到他的当口，轻巧地一滚身，躲过了灭顶之灾。他的头脑也逐渐冷静下来，开始酝酿对策。他发现对手虽然身高力大，灵活度却是对手的软肋，只要不跟对手硬拼，逐步消耗对手的体力，应该可以拿下。果然，在张忠不断地腾挪闪躲之下，突厥人逐渐气喘吁吁，动作迟笨，张忠瞅准突厥人一个门户大开的机会，把刀又快又准地递入了缝隙，转瞬之间，敌人轰然倒地。

还有一次，由于叛徒的出卖，张忠被敌人包围在了一座小小的荒山上，敌人没日没夜进行地毯式搜查，好几次出现在张忠的眼皮子底下。为首的敌将甚至扬言要常驻于此，直到把张忠渴死饿死。张忠心想横竖是个死，不如出去跟敌人拼命。但转念一想，自己是天命所归的人，不能轻易死在这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于是他抱定决心，死也不暴露行踪。过了三天三夜，敌人可能认为情报有误，悻悻地撤了回去。

终于打败敌人凯旋。皇帝论功行赏，封了他一个不小的官职。张忠不忘徐半仙的指引，想要前去答谢，却意外得知徐半仙已经犯了诈骗罪，被收押入牢。所谓的油锅涮手手不烂，那是因为涮的根本不是油而是醋；铜钱全部正面朝上，那是因为那些铜钱的两面全是正面。

张忠越听越惊讶，回想起自己几年来死里逃生的遭遇，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选自《金山》

# 明代神秘机构『宝钞司』

◇文／任万杰




明代总会弄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秘机构，比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除了这些家喻户晓的机构，还有一个神秘机构，就是“宝钞司”。

从字面看来，宝钞司应是印制钞票的机构，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宝钞司其实是明朝的一个宦官机构，位列“四司”之一。“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混堂司、宝钞司，它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皇宫的后勤事务，类似于清朝的内务府。

惜薪司管的是皇宫中炭火的事儿；钟鼓司管的是皇宫用的钟鼓等乐器，还负责准备皇宫内的歌舞、乐曲表演等；混堂司其实就是个澡堂子，管烧洗澡水的活儿；而宝钞司造的就是“宝钞”，也就是厕纸。

古人爱给污秽的东西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人中白、人中黄、金汁等。在汉代就出现了纸张，但纸是相对昂贵的物品，不可能用于上厕所，上厕所时皇宫贵族可用丝绸、棉布等。直到元朝，才有了厕纸，起名“揩纸”。

那时候，造纸工艺还很落后，粗糙程度和土块、木棍、瓦片差不多。到了明朝，造纸的工艺水平越来越高，改“揩纸”为“宝钞”，还专门成立了“宝钞司”。

给皇宫里的人造的草纸多为淡黄色，十分细密柔软，可以直接使用，和现在使用的卫生纸差不多。

选自《知识窗》

# 吃瓜得瓜

◇文／韦金梅　图／周欣欣



林南是个商人，去乡下考察市场行情时，手机和钱包都被人偷了，他又渴又饿地来到一片瓜地前，看到一个老农正在地里摘西瓜，瓜棚旁边的三轮车差不多装满了。

林南硬着头皮走过去，说：“大叔，能送给我一个瓜吃吗？我的钱包和手机都被人偷了。”

老农上下打量着他，林南忙解释：“我是做生意的，这次下乡来就是为了考察西瓜行情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可以帮您卖瓜。”

老农十分好客，一边给林南切西瓜，一边问：“你丢了多少钱？”

林南说五千块。听到这个数字，老农脸色变了，忙说：“看你都累坏了，先吃点儿瓜缓一缓吧！”

林南感激地接过西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老农走到一旁打了个电话，回来说：“你走运了，俺们村是有名的西瓜村，刚才俺给村主任打电话了，村主任说，为了推广俺们村的西瓜，特意举办一个吃瓜比赛，谁要是能一次吃掉整个西瓜，就把这车西瓜送给他！”说着，老农指了指瓜棚旁边的那辆三轮车。

林南明白了，他要是吃掉眼前这个劈开的西瓜，就能赢得满满一三轮车的瓜，少说也有上千斤呢！他看了下这片瓜地，面积不大，产量虽然高，但毕竟数量有限，真经得起这么送？

老农见林南不信，说：“我薛宝贵吐口唾沫就是钉，你就说你能不能吃完吧！”

林南心想，现在是信息时代，农村搞这种营销也是情有可原的。自己已经吃掉半个，消灭剩下的这半个西瓜，不是轻而易举吗？他便甩开膀子吃了起来。

很快，整个西瓜就吃完了。薛宝贵跨上三轮说：“你赢了，我替你把瓜拉到镇上去。”

林南并不稀罕这车“奖品”，他琢磨着替老农把瓜

卖了，自己抽点儿提成，凑够车费回城里就行，于是也上了车。

路上，林南问好了价格，让薛宝贵把西瓜拉到国道旁。薛宝贵以为林南不了解当地情况，提醒说："我们镇上有个菜市场，每天进出的人多，我们卖瓜都去那儿。"

林南笑了："大叔，听我的，一定比市场卖得快！"

现在瓜是林南的，薛宝贵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按他说的，把五六个西瓜全部切开摆在路边。林南吆喝起来："当地西瓜香甜爽口，十块钱随便吃，吃饱为止！"

林南早就打好了算盘，西瓜吃急了最多半个就能把肚子填饱，细嚼慢咽兴许能多吃些，可国道上的司机们大多来去匆匆，没几个慢条斯理吃瓜的，照此算来，一个人能吃掉五六斤西瓜就了不起了。

吆喝了不一会儿，有辆货车停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问："一人十块钱，管够？"

林南说："管够。"

司机想也不想，掏出二十块钱，把跟车的伙计叫下来，两人狼吞虎咽大吃一顿，拍了拍吃得溜圆的肚子，满足地走了。

不到一个小时，瓜卖光了！林南数了数手中的瓜钱，一千八百块。

老农惊呆了："乖乖，这车瓜最少一千斤，我得在镇上卖三天才能卖完，你不但卖得快，而且赚得比我还多……"

林南嘿嘿一乐："做生意要懂营销，对不？"

薛宝贵鸡啄米似的点头。林南抽出一百块，剩下的递给薛宝贵。

薛宝贵死活不收："瓜是你赢的，钱是你赚的，我不能要，你要真有能耐，再吃一个，我还送你一车！"

林南惊呆了，要知道，他吃掉一个西瓜，也就十几块钱，但他赢的可是一千多块钱啊。虽然一次吃掉十几斤是难，但西瓜水分大，撒泡尿就能腾出地方，这玩法对农民来说，简直是稳赔，图啥呢？

薛宝贵说："敢不敢再赌一次？"

林南的好奇心被勾上来了，难道这是一种新型营销手段？他倒要好好学学，便一口答应下来。

两人回到瓜地，薛宝贵到里面挑出个足球大小的西瓜："挑来挑去，就这个瓜是沙瓤的，便宜你了。"

林南大喜，这瓜比头一个少三四斤呢，他一劈四瓣啃起来。等薛宝贵装满三轮车，他也吃完了，薛宝贵一挥手："上车！"

这一次和上回一样，还是十块钱管够，一车西瓜很快又卖光了。

林南从两次的瓜钱中抽出两张："一车瓜我提成一百，总共两百，剩下的归你。"

薛宝贵接都不接，说："再卖一车，你还行不？"

林南胃里一阵翻腾，说："不行不行，我真吃不动了，我直接卖行不？"

薛宝贵答应了。回瓜地的路上，林南瞟了薛宝贵好几眼，再拉走一车，他这片瓜地就不剩什么了，这老农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

林南提出，剩下的西瓜等他回城后拿钱来收。

薛宝贵一愣，说："俺这瓜不愁卖，但这车瓜无论如何你得卖光了才能回去。"

这就怪了，既然不愁卖，为啥还一个劲儿地要他林南卖呢？林南心里疑惑，知道就算问薛宝贵，他也不可能说实话，不由感叹，都说城里套路深，想不到农村套路更深啊。

两人摘满一车瓜，没去之前卖过的路段，而是换了个地方，卖得依然很快，不久又卖光了。薛宝贵问："这回有五千块钱了吧？"

林南一边数手里的钞票一边答道："何止啊。"

薛宝贵又问："那、你手机值多少钱？"林南愣住了："六千，咋了？"薛宝贵被吓了一跳，伸进裤兜的手僵住了："啥手机那么贵

啊？俺寻思三百五百的，兜里有就直接给你了，咱们就两清了！”

“两清？难道说我的五千块钱是你偷的？”林南有点儿吃惊。薛宝贵揉揉眼睛，慢慢讲述起来。

原来，薛宝贵老伴儿得了病，长期住院，儿子又是小儿麻痹症，不能干重体力活儿，前不久倒是在城里找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可挣的工资只够他一个人生活。

昨天，医院催他们交住院费，西瓜又一时半会儿卖不完，薛宝贵愁得头发都白了。

今早，儿子回来交给薛宝贵五千块钱，说是跟朋友借来应急的，薛宝贵信以为真，便拿去交住院费了，没想到回来就碰上了林南，刚巧丢的就是五千块。他趁林南吃瓜时给儿子打了电话，逼问之下儿子才承认是一时糊涂，在回家的大巴车上偷了一个人的钱……

薛宝贵没现钱退给林南，便想出吃瓜送瓜来弥补林南的损失，只求林南不要报警抓他儿子，老伴儿病重，要是知道儿子被抓了，肯定活不了……

林南愣住了，说：“你儿子是不是剃着平头，穿黑色T恤衫，名字叫……薛世平？”

薛宝贵一愣：“是啊，你咋知道他的名字？”说着，薛宝贵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开相册给林南看。林南一眼认出来，就是在大巴车上遇到的那个瘸腿小伙儿！

林南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团，是小偷留给他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叫薛世平，家中遇上难事，对不起！请把卡号和地址发到您的手机上，我一定还您，请别报警！

林南想给薛宝贵看看，犹豫了一下，又揣回口袋。他把瓜钱塞到薛宝贵手里，说：“大叔，您误会孩子了，那钱，他给我写过欠条了，就不能算偷。我俩之间的账，我们自己算，瓜钱您拿回去给大妈治病。”

薛宝贵双手接过钱，手直哆嗦，老半天才说了句：“俺替孩子妈谢谢您！”

选自《民间文学》

# 智解“老头子”




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正值盛夏，一天，他打着赤膊坐在案前。这时，乾隆皇帝突然驾到。衣冠不整见驾就是大不敬罪，更何况纪晓岚这副模样！他慌得连忙钻进桌子底下。其实乾隆早就看到他了，向左右摇手示意，叫众人别作声，自己就在纪晓岚藏身的桌前坐下来。时间一长，纪晓岚感到憋气，听听外面鸦雀无声，又因桌帷遮着看不见，闹不清皇上到底走了没有，于是伸出一根中指，低声问：“老头子走了没有？”

乾隆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故意喝道：“放肆！谁在这里？还不快滚出来！”

纪晓岚没办法，只好遵命，爬出来跪在地上。

乾隆说：“你为什么叫我老头子？讲得有理就饶你，否则，哼！”

纪晓岚答道：“陛下是万岁，应该称‘老’；举国之首，万民仰戴，当然是‘头’；子者，‘天之骄子’也。呼‘老头子’实乃尊称。”

“那这根中指又算什么？”

“代表‘君’，‘天地君亲师’的君。”纪晓岚伸出一只手，动着中指说，“从左边数起，天地君亲师，中指是君；从右边数起，天地君亲师，中指仍是君。中指代表君啊！”

乾隆听后，哈哈笑道：“卿急智可嘉，恕你无罪！”

选自《老年文汇报》

# 斗蚁

◇文／阳光麦子　图／段明



一

明朝时期，杭州城外有个十几岁的樵夫，自小被镇里王财主收养做了下人，因为无名无姓，又黑又瘦，人送绰号“小黑哥”。

这天早上，小黑哥砍柴时，在一个岩石缝隙里发现了一种红色的蚂蚁。他仔细一看，不禁喜上眉梢，急忙砍来一根竹子，捉了几十只蚂蚁放进竹管，下山把柴放到厨房仓库，见老爷外出未归，就独自带着蚂蚁朝城里的“斗蚁阁”奔去。

此时的杭州，异常繁华，能找乐子的地方很多，除了名胜古迹、茶肆赌坊，还有斗禽斗鸟等场所。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就是斗蚁。

一开始，斗蚁是江湖杂耍的一种。艺人游走江湖，就地撂摊儿，当街放上一张小方桌，桌面上放两根竹管，口对着口。待艺人敲击管口，拔开塞子，两竹管中各百只蚂蚁闻声而出，相互厮杀，直到分出胜负，艺人端个托盘来收取看官的赏钱。后来，一些精明的人掌握了其中技巧，便设置场馆，除了自家馆里的蚂蚁开斗，也接受外来的挑战，一些看客还押注赌输赢，渐渐地，斗蚁也有了赌博的成分。

东门里的“斗蚁阁”就是为数不多的斗蚁场所。老板姓李，为人奸诈，当年他从一个老艺人那里学成后，便回来建馆开张。多年来，在他馆里的赌鬼，输得倾家荡产的多得是，周围的百姓恨透了他。

小黑哥一阵风似的赶到斗蚁阁，只听里面人声嘈杂，叫好声不断。大厅里共有五张大桌，都围满了人。

只见小黑哥来到中间那一桌，用竹竿敲了敲桌面，道：“今天，我给大家换个口味如何？你们只管押注，不论输赢，钱都是你

们的。”

说着，他打开竹管堵口，从里面跑出一只红蚂蚁来。大伙儿一看，吃惊不小，这种蚂蚁颜色通红，身子短粗，蚁钳突出，本地十分少见，看样子就是个好斗的玩意儿。

李掌柜正在后院喂鸟，忽见小二来请，说小黑哥带来了一种很稀有的蚂蚁，要斗一斗馆里的蚂蚁。

李掌柜一听是王财主家的小黑哥，不敢小瞧，急忙来到桌前，仔细看那蚂蚁，心中暗想：馆里白蚂蚁虽然经过自己调教，但要是跟这一群红蚂蚁斗，胜算不大，看来得用自己最得意的蚂蚁了。

于是，他脸上露出喜色道：“诸位，难得小黑哥有心，带来这么一群宝贝，今天，我也让你们开开眼！来呀，去后院取我的红竹子来。”

片刻，小二从后院取来一根用红颜料上色的竹子。大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品种，等摆好方桌，敲响竹口开斗时，从红竹子里跑出来一溜清一色的黄色蚂蚁，色如蛋黄，个头跟红蚂蚁差不多，看着就十分有劲儿。

年纪大的看客知道，李掌柜轻易不用黄蚂蚁，看来今天有好戏看了。大家赌哪一方赢的都有，纷纷下注，然后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桌面。

## 二

蚂蚁本是群居昆虫，每只蚂蚁都带有本群的味道，一旦发现不同气味的蚂蚁，就会争斗起来。

黄蚂蚁、红蚂蚁似乎都发现了敌情，用触须告知同伴，眨眼之间就摆开架势搏杀起来。

只见它们有的两两相扑，有的抱团而战，蚂蚁们腿断胳膊折，横七竖八，真是一个残酷的战场。但整体看双方旗鼓相当，死伤相仿。

大约一盏茶的工夫，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只完好的蚂蚁，正要再上前厮咬时，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拿起竹管将蚂蚁分开，又顺势一斜一抖，红蚂蚁乖乖地被收进了竹管。

大家正在兴头上，刚要埋怨来者搅局闹事，等侧脸一瞧，话又咽了回去。原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小黑哥的东家——王财主。

这王财主是个善人，开着十多个店铺，爱救济穷苦，也爱斗蚁，但这几年很少光顾斗蚁阁。不知怎么，今儿个赶巧了，碰上下人小黑哥来斗蚁。

李掌柜一看，眼珠子一转，皮笑肉不笑地拱手道：“原来是王老爷，好久不见！可大家都已经押注了，这斗蚁玩儿的就是有输有赢，半截停止，这也不合斗蚁的规矩啊！”

王财主听后哈哈大笑：“李掌柜，王某岂能不知，这样，大家算算都押了多少钱，我让小黑哥去钱庄领来钱，补给大家，这合规矩了吧！”

没等李掌柜搭话，王财主掏出一张银票，让小黑哥去办。然后，他拿起小黑哥的那根竹管，扬长而去。

大家得了钱，都觉得新鲜，这大善人净做些赔钱的傻事。但李掌柜却不那么想。

他皱着眉回到后院，喊来心腹，说道：“我这黄蚁好斗最强，十年来，养了十几拨，斗遍杭州无敌手，我原以为能斗败那红蚂蚁，可竟然斗了个平手！那王财主之所以打断斗蚁，为的是带走那只蚂蚁，然后让那小黑哥再去多抓些来，就是想打败我的黄蚁，夺回这所院子。”

原来，这斗蚁阁十几年前是王财主的。一次他和李掌柜喝酒，被灌了个大醉，在李

掌柜怂恿下，二人斗蚁，王财主把宅子作了押注，结果稀里糊涂地输给了李掌柜。多年来，王财主外出打理生意时，一直在寻找最有斗杀能力的蚂蚁，可找了多年，也没有找到。

今天，他一从外面回来，就从后厨那里听说小黑哥放下柴，拿着一根竹管走了。斗蚁的人都知道，竹管一般就是放蚂蚁的工具。他带着怀疑，急忙来到斗蚁阁。果然，小黑哥竟然找到了能跟黄蚂蚁匹敌的红蚂蚁。

小黑哥取来钱给大家分发完，战战兢兢地来见王财主。他不知道自己去斗蚁阁这事儿，是办对了还是错了。

王财主正在欣赏那只红蚂蚁，一抬头看出小黑哥的窘迫，便笑着说："小黑哥，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竟然能在山上发现这种十分稀少的红蚂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小黑哥一听，老爷没有埋怨他，便放松下来："老爷，我知道您去外地了，所以我单独试探一下那李掌柜。果然，他用了好久不用的黄蚂蚁。据说，这李掌柜对黄蚂蚁很看重，还单独调教。现在，只要除掉他的黄蚂蚁，他攻击性最强的蚂蚁没有了，咱们的红蚂蚁就能斗败白蚂蚁，要回您的宅子！"

王财主觉得太危险，不愿让一个孩子去冒险，但小黑哥说："老爷，我自小就是您供吃供喝，也该报答您了。而且那李掌柜作恶多端，得让他栽个跟头。我计划第一步，就是再抓回百余只红蚂蚁。"

次日一早，太阳还未出来，小黑哥就进山找红蚂蚁去了。他边走边看，小心翼翼地过了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最后，在一处隐蔽的岩石下停住了。他砍下一棵竹子，正趴在石头上抓蚂蚁，就在这时，嗖嗖嗖几声，从身后跳上来几个黑衣人，以飞快的身手抢走了竹管。

然而，黑衣人把竹管朝下，没有倒出来蚂蚁，只是几块小石头。再抬头看，小黑哥已捂住脸，瘫在地上不敢出声。黑衣人上前，拉开他的手才发现，这孩子根本不是小黑哥！

黑衣人大呼上当，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再找真的小黑哥谈何容易，便急忙回去复命。

这一切都是小黑哥的计谋。他猜想：李掌柜得知红蚂蚁后，肯定会派人跟踪自己，以便阻止自己寻找红蚂蚁。小黑哥跟老爷商量，想了个对策，让家里跟自己相仿的小伙伴假扮自己，先行进山捉红蚂蚁。半个时辰后，小黑哥再绕道进山捉那些红蚂蚁。

李掌柜得知后，气得饭都没吃。

此时，小黑哥已把百余只红蚂蚁交给了老爷，等除掉黄蚂蚁，即可向李掌柜下战书了。

小黑哥跟老爷约定："我今晚就行动，明早不管我回来与否，务必带着红蚂蚁去挑战李掌柜，不然后面更没有机会了——再耽误几日，李掌柜也能找到山上的红蚂蚁。"

## 三

老爷心想确实如此，便点头同意了。

当日傍晚，天气阴沉，小黑哥身着黑衣，因为他身子又瘦又小，很顺利地翻墙进了斗蚁阁后院。

后院里有不少平台子，上面是一个个假山，还有几个土堆，旁边挂着几个绿竹管，这些台子是为了喂养普通的白蚂蚁。小黑哥知道，最近选好的蚂蚁，全在竹管里喂养，一般不轻易放到土堆里去，以免与其他蚂蚁混淆。

他爬过去取了两根绿竹子背在身上，悄

悄来到仓库窗下，舔破窗纸，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西间是一座小小的假山，上面有土堆，还有几个盆栽，旁边就挂着那根红竹管。

原来这里就是喂养黄蚂蚁的地方。机不可失，小黑哥急忙进去，忙活一阵子后才出来。

刚出房门，几个管事的就进去喝茶了。

就在这时，天空一个闷雷炸响，借着闪光的瞬间，屋里几双眼睛同时向窗子这边看来。小黑哥吓一跳，急忙低下头，发现不远处有个厚木板，他掀起木板，急速跳下去，又拉木板盖上。

头顶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小黑哥以为在找他，不料李掌柜说："快把那个台子搬过来！不要淋湿了……"片刻后，小黑哥发现，头顶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脚步声消失了。小黑哥推推木板，木板一动不动。他心说：完蛋了，为了避雨，木板上面被盖上了台子，出不去了！

地洞里黑乎乎的，他半天才摸到一块地瓜。原来，这里是李掌柜家的地窖。一开始还可以呼吸，几个时辰后，里面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小黑哥不禁难受起来。

外面继续打着雷，"啪啪"的雨声打在木板上。小黑哥想去敲木板，让人来救自己，但如果李掌柜发现是自己，事情败露，老爷就夺不回宅院了，那岂不更加便宜了李掌柜？不行！再坚持一会儿。

王财主一夜未合眼，他发现小黑哥一夜未归，感觉事情不妙，小黑哥一定遇到了不测，必须得赶紧营救。于是，急忙让管家备了几份厚礼，带着竹管，前往斗蚁阁。

半路上，他请了几个德高望重的乡贤，目的是为自己做个证，去挑战李掌柜，以雪当年之耻。

一行人来到斗蚁阁，王财主便下了战书。那李掌柜一看，战书上写得很清楚，王财主的赌注是王家临街的五个店铺，而李掌柜的赌注，就是斗蚁阁这所宅院。

李掌柜想，要是不迎战，势必很没有面子。于是，他吩咐小二去拿他的红竹子来。

小二到仓库取来红竹子，等大家摆好架势，就倒出了蚂蚁。李掌柜一看，吓坏了，红竹子里全是白蚂蚁！

正惊讶间，管家战战兢兢地跑过来，贴着掌柜耳朵道："掌柜的，不知为何，那黄蚂蚁一夜之间消失了，一只都没有剩下。洞穴也被白蚂蚁给占领了。我今早打开塞子，像往常一样，投进去食物就盖上了塞子，谁知道怎么变成了白蚂蚁啊？！"

他们哪里知道，是小黑哥动了手脚。

听管家说完，李掌柜还没缓过神来，桌子上的白蚂蚁已被红蚂蚁打败，一只活的都没有剩下。

几位乡贤当场宣布，这次斗蚁王财主获胜。还安慰李掌柜："昨夜大雨如注，或许白蚂蚁觉察到危险，便四下乱爬，一气吃掉了数量较少的黄蚂蚁，也有可能啊！"

直到此时，李掌柜才瘫坐在地上。自己经营十多年的斗蚁阁，最终前功尽弃，宅子也物归原主。他自知没有脸面，交了地契，又草草整理一下财产，带着妻小偷偷溜了。

王财主让管家去安排酒宴，宴请众位乡贤和员外。自己先带着几个下人急忙回到后院，四下找起来，大家翻的翻，搬的搬，把平台子也扔到了大街上。最后，终于在地窖中找到了小黑哥。只是，他脸色发黑，已经昏迷多时。王财主急忙派人去请最好的郎中，经过一阵忙活，那小黑哥也没能生还。

自此，王财主把斗蚁阁重新布置，改名为"养孤馆"，收养了很多像小黑哥一样的孤儿。至于斗蚁，他再也没有碰过……

选自《故事大王》

# 祸端的由来

◇文／裴文兵　图／段明



清朝嘉庆年间，郎溪县境内的杨柳村里，有位姓周的老汉，活到八十多岁时，仍腿脚灵便、耳聪目明。周老汉不愿意与儿子一家住在一起，独自一人住在自家的老宅里，图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杨柳村一向很安静，这天，村里却忽然热闹了起来，周老汉连忙出了家门，想瞧瞧稀罕。周老汉稍一打听便得知：长丰县的林知县回杨柳村来了，他雇了些工匠，要拆掉自家的旧宅，建一座新宅。

原来，林知县是杨柳村人，四年前，他考中了进士，就任五百里外的长丰县知县。一个多月前，林知县回了一趟杨柳村，见自家的旧宅破旧得不成样子，便对村里人说，他想拆掉旧宅建新宅。今天，他又回杨柳村，是专程安排拆、建之事的。

在杨柳村，建房子可是一件大事、热闹事，周老汉哪里愿意错过这样的场面？当下，他便急急忙忙往林家旧宅赶去。

林家旧宅在杨柳村的村尾，周老汉赶到时，旧宅已经被拆除了，工匠们正在旧房基上挖新地基，林知县站在一旁，与邻居们闲聊着，举手投足之间，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见周老汉走了过来，林知县连忙冲着他非常尊敬地打了声招呼。周老汉非常受用地应了一声，心里头感慨地想：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如今贵为知县，仍对村里人如此尊敬，没有忘本，好啊！

工匠们挖着挖着，忽然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围观的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不禁面面相觑，几位性子急的村里人跑到工匠们的面前一瞧，也都发出了惊呼声。周老汉正想过去看个究竟，一位工匠已经来到了林知县的跟前，禀报道："大人，刚才我们在挖地基时，在旧宅的房基里挖出了两只大坛子，一只坛子里装满了金子，另一只坛子里装满了银子！"林知县听了这话，大吃了一惊，连忙快步向房基那儿走去，周老汉也跟了过去。

只见地基里，果然被挖出了一大坛金子、一大坛银子！这是怎么一回事？林知县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皱着眉头，显然正在苦苦思索。半盏茶的工夫过后，林知县的眉头忽然舒展开来，大声道："这两坛金银，肯定是我的祖上埋在房基里的，财不外露嘛！看样子，它们肯定已被埋了上百年了……"

林知县的一番话，令大伙儿茅塞顿开，纷纷羡慕地说，林知县真是托了祖上的福，竟在建新宅时，无意中得到了祖上埋下的两坛金银。林知县也连称感恩祖上，周老汉却嘀咕了一声："这事可真有点怪啊！"

周老汉嘀咕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却被林知县听了个真真切切，他连忙把周老汉搀扶到一旁，小声地问道："周老爹，您说，这事有啥奇怪的？"周老汉想了想，道："小林子，你家的旧宅是七十来年前建造的，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旧宅才建造了七十来年，哪能……"

听完周老汉的一番话，林知县"哈哈"一笑，然后把周老汉请到村头的小酒馆里，喝起了酒……

在杨柳村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林知县坐着马车，回长丰县去了，村里人都看见，林知县临行前，命随从将那两坛金银搬上了马车。

林家的新宅继续建造着，周老汉每天都去看一会儿热闹，和工匠们聊聊天。半个月后的一日下午，周老汉去住在邻村的表侄董大柱家做客，吃过晚饭，董大柱和弟弟二柱一起，将周老汉送回了家。此时，天色早已黑了下来，周老汉硬要留两位表侄在他家歇息一晚，董家兄弟只得留了下来。

董家兄弟住在东屋，周老汉住在西屋。鸡叫头遍时，周老汉忽然醒了，感觉屋内进来了旁人，他正想问是谁进了西屋，忽然，感到自己的脖子上一凉，他顿时明白了，那是钢刀架上了他的脖子！他不禁大吃了一惊：老汉我与任何人都无冤无仇，这是谁要杀我？

周老汉把眼睛一闭，正等死，忽然，屋内"扑通""扑通"响了两声，周老汉脖子上冰凉的感觉顿时消失了。他连忙起床，点亮油灯一看，只见董大柱摁住个胖汉子，董二柱摁住个瘦汉子，两把钢刀被扔在了一旁。

原来，董家兄弟自幼习武，都有一身武功，他俩早就觉察到有人进了屋，于是悄悄起了床，循着胖、瘦两个汉子弄出的细微响动，来到了西屋，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倒了胖、瘦两人，救了周老汉一命。

董家兄弟问胖、瘦两个汉子，为何要取周老汉的性命？两人说，他俩只是小偷，家住外地，那两把钢刀只是他俩的防身之物。刚才摸进周老汉的屋子，想偷些钱财，没想到周老汉被惊醒了，于是将钢刀架在周老汉的脖子上，想吓吓他……

周老汉听完胖、瘦两个汉子的话，差点乐了：我这么一位穷老汉，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哪里有什么钱财？没想到，却被小偷惦记上了，真是可笑啊！

董家兄弟又问了一些话，胖、瘦两个汉子却始终只肯承认自己是小偷，董家兄弟要送他俩去见官，却被周老汉拦住了。周老汉一向心软，他冲着自家人道："两位表侄，见官就不必了。这两个小偷有了这次教训，估计以后再也不敢做小偷了，你们放了他俩吧！"两汉子听了这话，连忙发起

了毒誓，董家兄弟只得将他俩放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董家兄弟告辞回家去了，周老汉在村子里闲逛了一圈，上山去了。周老汉经常在山上放些铁夹子，夹些野鸡、野兔之类的猎物当下酒菜，现在他来到山上，当然是想看看那几只铁夹子，有没有夹到新的猎物。

逐一看过，周老汉有些失望，因为它们没有夹到一个猎物。他正准备下山，忽然看见在一道悬崖上，有一棵大树，树上缠着瓜藤，藤上结着一只不小的木瓜。周老汉想把那只木瓜摘回家去，于是小心翼翼地向悬崖上攀去。正当他伸手摘瓜之时，忽听“啊”“啊”两声惨叫声响起。周老汉扭头一看，只见两道人影翻滚着，落下了悬崖！

周老汉知道，那道悬崖有三丈多高，人摔下去非死即伤。当下，他顾不上摘瓜了，赶紧顺着原路下了山，绕到了那道悬崖下，一看，那两个落下悬崖的人竟是那胖、瘦两个汉子！所幸的是，他俩没有被摔死，不过看样子，腿骨肯定摔断了。周老汉既生气又怜惜地问二人，为何没有离开杨柳村，却摔到悬崖下去了？胖汉子忍着疼，告诉周老汉，他俩迷路了，刚才一不小心，双双落下了悬崖。周老汉点点头，然后急匆匆地向邻村赶去。原来，董大柱、董二柱不但都有一身功夫，而且又都是医治跌打损伤的好手。

工夫不大，董家兄弟随周老汉来到了悬崖下，把两人背到了周老汉家。董家兄弟把二人安顿在东屋，让周老汉去西屋里喝茶，然后他俩也进了东屋，紧紧地插上了门闩。不一会儿，东屋里便传出了胖、瘦二人疼得像杀猪一般的号叫声，周老汉以为董家兄弟正在给他俩治伤，弄疼了他俩。半炷香的工夫过后，东屋的门开了，董家兄弟走了出来，对周老汉说，二人招了，但只招了一半。周老汉吃惊道：“啥招了？”董大柱跺了一下脚，道：“表叔，他二人招认说，他俩是被别人派来杀你的……”

原来昨天夜里，抓住胖、瘦两个汉子后，董家兄弟便怀疑他俩不是什么小偷，而是另有所图，但因为周老汉坚持不送他俩见官，只得放了他俩。今天，董家兄弟知道他俩摔下悬崖时，周老汉正在悬崖上，便更加怀疑他俩意欲加害周老汉。刚才，董家兄弟相互使了一个眼色后，将二人背进了东屋，故意让周老汉去西屋里喝茶，然后，向他俩追问起了究竟。他俩当然不愿意说出实情，董家兄弟便在他俩的伤处动了手，疼得他俩直叫唤，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被别人派来结果周老汉的杀手，但雇用他俩的人究竟是谁，却宁死都不敢说。董家兄弟见状，只得分别给他俩接上了骨头、上了药，然后来到西屋，将事情告诉了周老汉。

听完董家兄弟的一番话，周老汉大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想到，竟然有人想要他这个穷老汉的性命！这个祸端究竟因何人、何事而来？

周老汉正在琢磨其中的道道，董家兄弟已经借来了一辆马车，催促他快上马车，去郎溪县县衙报案。这回，周老汉不再坚持放了胖、瘦二人，他也知道，这事背后的究竟，只能指望官府去追查了！

仨人上了马车，飞快地向郎溪县县城赶去。

赶到县衙，仨人把事情详详细细地向鲁知县禀告了一番，鲁知县连忙派出捕快坐上马车，去杨柳村押解胖、瘦二人。

傍晚时分，董家兄弟、周老汉和捕快们来到了周老汉的屋子前，只见屋子浓烟滚滚——着火了！董家兄弟正要冲进火海，却见胖、瘦二人一边疼得“嗷嗷”叫着，一边拼尽全身的力气，从屋子里爬了出来。他俩倒吸着凉气，胖子气愤地道：“太毒了，这是想烧死我俩

灭口啊！我说实话，我俩是被长丰县的林知县派来杀害周老汉的！”瘦子也大声道：“对，林知县是这事背后的主谋！”

众人连忙把二人抬上了马车，这时，屋子后面忽然一个人影一闪，那群捕快急忙扑了过去。一番打斗后，捕快们捉住了那人——一个身穿黑衣、蒙着面的大汉。

黑衣人倒也痛快，他刚被绑了个结实，便招供说，他也是林知县雇用的杀手。林知县让他暗中监视胖、瘦二人，必要时杀了他们灭口，刚才，他想趁着天色将黑，放火烧死已断了腿骨的二人，不想董家兄弟、周老汉和众捕快正巧赶到了杨柳村……

胖、瘦二人和黑衣人被押送到了郎溪县县衙，鲁知县命人将他们的供诉一一记录在案，然后将此事上报了朝廷。不久后，一位钦差被指派查办此案，并很快就把此事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林知县自从当上了长丰县知县后，捞到了大笔的金银，但他不敢公开动用那些金银，害怕自己被别人怀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将金银偷偷运回杨柳村，悄悄地埋在自家老宅的地下，然后拆掉老宅，建新宅，这样，在建新宅的过程中，那些金银肯定会被工匠们挖出，到那时，他便可以说那些金银肯定是祖上埋下的，被埋了上百年，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公开动用它们，享受荣华富贵了。

令林知县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周老汉作为杨柳村里最年长的老人，竟然仍清楚地记得林家的旧宅，是七十来年前建造的。挖出金银的那天，周老汉对林知县所说的那番话是这样的：“小林子，你家的旧宅是七十来年前建造的，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旧宅才建造了七十来年，哪里能埋下上百年的金银……”

正是这番话，给周老汉惹来了杀身之祸——林知县担心此事被周老汉说出去，令此事败露，于是回到长丰县后，他便雇用了胖、瘦二人和黑衣人……

林知县、黑衣人被判了斩刑，胖、瘦二人被判流放三千里。周老汉得知其中的详情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我祸端的由来！小林子千谋万算，最后还是落了个一场空！看来，这人啊，真的贪不得啊……”

选自《乡土·野马渡》

# 生死烛光

◇文／郭华悦　图／戴清胜

在法国第厄普市有一位家庭妇女，人称伯瑙德夫人。她的丈夫在马奇诺防线被德军攻陷后，当了德国人的俘虏。身边只留下两个幼小的儿女：十二岁的雅克和十岁的杰奎琳。为把德国强盗赶出自己的祖国，这母子三人都参与了当时的秘密情报工作，投身到为祖国解放的光荣斗争行列。

每周的星期四晚上，一位法国农民装扮的人便送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管，管内装着特工人员搜集到的绝密情报。伯瑙德夫人的任务就是保证把它安全藏好，直至盟军派人前来取走。为了把情报藏好，伯瑙德夫人想了许多办法，她先是把金属管藏在一把椅子的横档中，以后又把它放在盛着剩汤的铁锅内，尽管他们安全地度过了好几次德军的突然搜查，但

伯瑙德夫人始终感到放心不下。最后，她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装着情报的金属管藏在半截蜡烛中，外面小心地用蜡封好，然后把蜡烛插在一个金属烛台上。由于蜡烛摆在当眼的桌子上，反而骗过了几次严密的搜查。

一天晚上，屋里闯进了三位德国军官，其中一位是本地区情报部的中尉。他们坐下后，一位少校军官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揉皱的纸，就着黯淡的灯光吃力地阅读起来。这时，那位情报部的中尉顺手拿过藏有情报的蜡烛点燃，放到长官面前。

情况是危急的，伯瑙德夫人知道，蜡烛点燃到铁管处后就会自动熄灭，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一家三口的生命也告结束。她看着两个脸色苍白的儿女，急忙从厨房中取出一盏油灯放在桌上，“瞧，先生们，这盏灯亮些。”说着轻轻把蜡烛吹熄。一场危机似乎过去了。但是，轻松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那位中尉又把冒着轻烟的烛芯重新点燃，“晚上这么黑，多点支小蜡烛也好嘛。”他说。烛光摇曳着，发出微弱的光。此时此刻，它仿佛成为这房子里最可怕的东西。伯瑙德夫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她似乎感到德军那几双恶狼般的眼睛都盯在越来越短的蜡烛上。一旦这个情报中转站暴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时候，儿子雅克慢慢地站起来：“天真冷，我到柴房去搬些柴来生个火吧。”说着伸手端起烛台朝门口走去，房子顿时暗下来了。中尉快步赶上前，厉声喝道：“你不用灯就不行吗！”一手把烛台夺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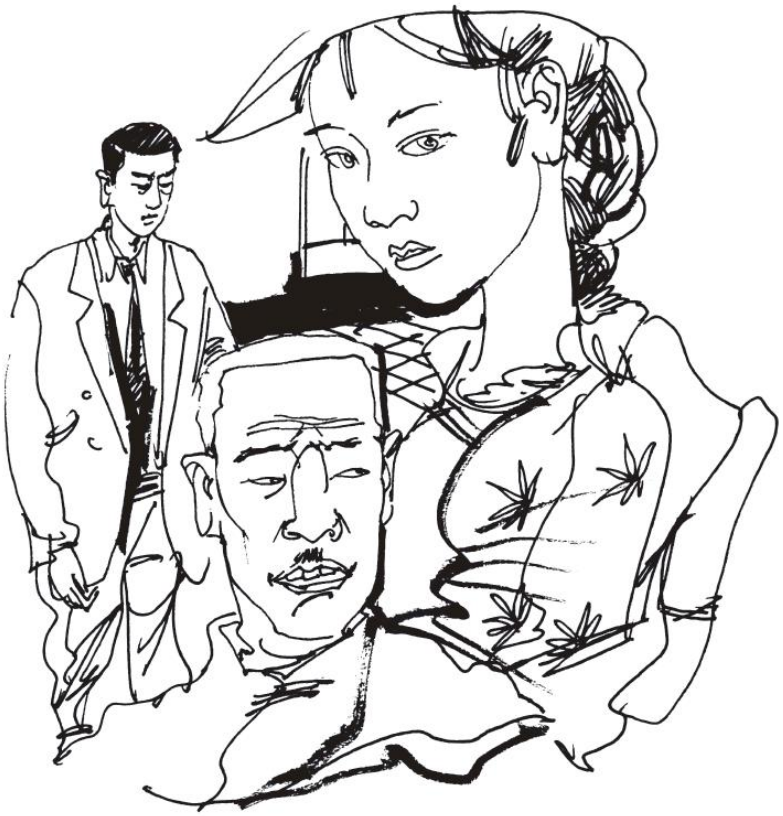
孩子是懂事的，他知道，厄运即将到来了，但在斗争的最后阶段，自己必须在场。他从容地搬回一捆木柴，生上火，默默地等待最后的时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女儿杰奎琳娇声地对德国人说道：“司令官先生，天晚了，楼上黑，我可以拿一盏灯上楼睡觉吗？”少校瞧了瞧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一把拉她到身边，用亲切的声音说：“当然可以，我家也有一个你这样年纪的女儿。来，我给你讲讲我的路易莎好吗？”杰奎琳仰起小脸，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不过，司令官先生，今晚我的头很痛，我想睡觉了，下次你再给我讲好吗？”“当然可以，小姑娘。”

杰奎琳镇定地把烛台端起来，向几位军官道过晚安上楼去了。正当她踏上最后一级阶梯时，蜡烛熄灭了。

选自《青年文摘》

# 回忆录风波

◇文/[日]赤川次郎　图/段明



## 飞来横祸

佑子今年二十七岁，容貌出众、聪明能干。母亲去世后，她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大里退休前在警视厅工作多年，是一名出色的警司。最近，从来不写文章的父亲突然提出，想写一部回忆录，佑子觉得有点可笑，也没太在意。

这天晚上，佑子下班回家，快到家门口时，突然看见一个年轻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扭着头大声说："我绝不让你写那种东西！要是你敢写，我会干扰你，甚至杀了你！"

佑子吓了一大跳，待走近一看，那男人长相清秀，只是因为激动，脸涨得通红，看着倒不像个坏人。男子转头看了佑子一眼，就离开了。

佑子赶忙进屋，只见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脸色相当难看。佑子问："刚才那个人是谁？"可父亲不愿意多谈。

到了半夜，佑子发现向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竟然喝起了威士忌。佑子再三追问，父亲这才开了口："还记得我以前有个自杀的同事吗？"佑子想了想说："草田？"

父亲点点头说："刚才那人是草田的儿子，名叫草田俊一。"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父亲叹了口气说："当年他父亲被指控受贿，之后愤而自杀了，他妈妈也跟着自杀了。我想写部回忆录，将真相公之于众，可草田俊一不想重提旧事。"

然而，父亲铁了心要写回忆录。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在院子里造了一间装配式小屋，当作写回忆录的地方。由于是装配式的建筑，一天之内就造好了。父亲在小屋内的三面墙上，都安上了直通天花板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然后日夜钻在小屋里写作。佑子只得提醒父亲注意身体，不要熬夜。

这天，佑子下班回到家，进了院子，前去叩小屋的门，没有回音。佑子转动门把手，竟然上锁了。

佑子急了，边敲门边喊："爸爸！怎么啦？快开门！"

就在此时，草田俊一突

然来了，说是想找佑子的父亲。佑子着急地指着小屋说："他在里面，只是门打不开！"草田俊一捡起一块石头，砸破了玻璃窗，爬进屋内，开了门。

佑子急忙冲进去，只见父亲趴在书桌上，闭着眼睛，脸色灰白，早已没气了。佑子失声痛哭起来。哭了一会儿，她的视线落在父亲手边的稿纸上，那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没有。

接下来，草田俊一帮助佑子一起料理了她父亲的后事。草田俊一的细心关怀和真情告白，让佑子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她心里总有个疙瘩，不知道父亲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于是，佑子来到了一家私人侦探所，寻求帮助。

### 疑云重重

侦探所里负责接待佑子的，是个名叫福尔摩斯的男人和他的年轻女助手铃木。他们跟着佑子，来到她父亲生前写作的小屋，寻找线索。

福尔摩斯看着小屋问："这屋子是怎么造的？"佑子说："墙壁和屋顶都是事先造好的，父亲只是用螺丝和螺栓镶紧而已。"

福尔摩斯仔细看了看四周，只见这小屋稍稍离地，四个角下面堆着砖头，跟地面有着三十厘米的间距，三面墙壁全是直通天花板的书架，书本排得密密麻麻的，几乎毫无空隙。

佑子又说："造这间小屋时，家父提出，一定要营造一个书房的氛围。出版社的人得知后，特意送来了许多书，还帮忙摆满了书架。"

福尔摩斯点点头，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说："打理得很仔细嘛！这么多书，居然都没有灰尘。"

佑子摇摇头说："那正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家父从来不看这些书，而且他是个从不做家务的人，这个房间是我每天进来打扫的，灰尘很多，可只有书本不积尘，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走到书桌旁问："他死去时，桌上有些什么？"

佑子想了想说："他伏在稿纸上，一支钢笔掉在地上，我想是在他扑倒的时候，从书桌上掉下，滚到左边书架那里去的。"

"滚到书架那里？这么说，滚得相当快了。"福尔摩斯又问，"令尊的心脏本来就不好吗？"

佑子说："是的，医生给他开过药，但不至于严重到马上暴毙的地步……"

福尔摩斯和铃木又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第二天，福尔摩斯带着铃木来到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在那里，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大里的前同事——井上警司。两人向井上打听，大里生前是否因为工作，得罪过什么人。井上告诉他们，那个自杀的同事草田与大里有过很深的矛盾，因此他的儿子草田俊一十分憎恨大里，也不希望大里写回忆录。

福尔摩斯谢过井上，正打算和铃木离开球场时，突然从背后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划破天际，紧接着有一样东西重重地砸在他们身边。福尔摩斯转头一看，那是一颗高尔夫球。

福尔摩斯弯腰把球捡起来，那球突然在手中"啪"地一分为二，里面居然装了火药！福尔摩斯笑着对铃木说："看来有人想狙击我们啊，凶手是高尔夫球高手！"

两人再次来到了佑子家，向佑子了解井上的情况。佑子告诉他们，井上和她父亲很熟，时常来家里做客，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佑子去开门，带进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佑子介绍说，他就是原本打算替她父亲出书的出版社的人，名叫安本。

福尔摩斯顿时来了兴致："我正好有事向你请教。你有没有收到大里先生的任何一张原稿？"安本说没有，他曾找遍那间小屋的每个角落，一张原稿也找不着。

佑子插嘴问道："安本先生，那今天有何贵干？"

"其实——因私人理由而来。"安本挠挠头说，"你……可以跟我交往吗？"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佑子断然拒绝，安本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很快，福尔摩斯和铃木也回到了侦探所。两人研究了半天，觉得安本很可疑，大里写回忆录的事，并没有媒体对外报道过，可是井上和草田俊一都知道了，能把话传出去的就只有安本了。两人决定以看似柔弱的铃木为诱饵，对外散播谣言说，在大里写作的那间小屋里发现了原稿，借以引诱凶手现身。

### 意外不断

转过天来，铃木再次来到了佑子的家。两个女孩子来到那间小屋闲聊着，突然觉得屋子有点不太对劲，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房子歪了！”铃木惊叫道。

“出去吧！”佑子伸手想去开门，不料房子倾斜得更厉害了，厚重的书本“哗啦啦”地从书架跌落下来，眼看就要砸到佑子了，铃木见状，一把将佑子推开，自己却没能躲过像雪崩一样砸过来的书，当场失去了知觉……

等铃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大里家的客厅沙发上。所幸并无大碍，她慢慢坐了起来。

“是他干的好事！”福尔摩斯用手一指。铃木转头一看，只见安本瘫坐在地，满脸沮丧。

“我一直觉得那些书有点古怪。”福尔摩斯说，“为何书本上面没有积尘？因为在大里死后，那些书被人调换过了。其实，当大里在这间小屋里写作的时候，那些书只有外皮，里面却是空的。”

铃木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福尔摩斯说：“当屋子刚开始有一点倾斜时，大里就感觉到了，可那些只有外皮的书因为被固定在书架上，没掉下来。看见那种情形，大里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了。他本来就有幽闭恐惧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子越来越倾斜，渐渐地，他被一种房子总有一天会塌下来的感觉吓到了。”

铃木疑惑道：“房子为何会倾斜呢？”福尔摩斯指了指安本，安本垂头丧气地说：“用汽车的千斤顶做到的。我每天慢慢地不露痕迹地做，让大里成天生活在恐惧中。”

福尔摩斯冷笑道：“他越是恐惧，越是迈不开步子。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吧！到了那天，他的心脏终于负荷不起了。”

安本低着头说：“那天是个意外，千斤顶突然松了，‘砰’地掉了下去。钢笔受到震荡，滚到地上去了。他分辨不清究竟是房子快倒了，还是自己的错觉，于是心脏病发……”

福尔摩斯又问：“那原稿也是被你拿走的？”安本点点头。

一旁的佑子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福尔摩斯说：“他只是受雇于人。想知道真凶的话，跟我来。”

说完，他带着佑子，来到了先前去过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只见井上警司正兴致勃勃地打着球。福尔摩斯告诉佑子：“当年草田先生的自杀事件，背后的黑手其实是井上。草田是为了替他顶罪而死的。大里先生知道那件事，并打算在回忆录中揭发真相。”

“于是，井上把家父……”佑子吃惊道。

福尔摩斯接着说：“安本曾得到井上的照顾，当他从大里先生口中得知回忆录的内容后，就立刻通知了井上。于是井上用钱收买他，叫他想办法解决大里先生。但安本又看上了你，这才和井上商量，想嫁祸给草田俊一。而我们调查的事被安本和井上知道后，井上就用警方从黑社会没收来的高尔夫球形炸药，来对付我们。”

“就这样放过他吗？”佑子很不甘心。福尔摩斯哼了一声，说：“会有天谴的。”

两人转身正欲离开，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从井上那边传来了爆炸声和惨叫声。佑子惊恐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说：“是不是球太旧了？听说高尔夫球旧了也会爆炸。”

选自《故事会》

# 盗蛋燕



## 河中救人

知府黄开运赴宴回府，一条大河横在前面，黄知府下轿正要过河，却看见一位身材苗条的弱女子跳进湍急河水中。知府立即令手下救人，河水太深水流又急，手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女子拖到岸上控水救活。女子喘过气来，不但不谢救命大恩，反哭说："谁让你们救我呀？大人，你救得了我一时，却救不了我一世！"

知府见女子行礼落落大方，说话字正腔圆，瞧这样子不是官宦千金，就是大家闺秀。知府回道："姑娘，看你穿戴风度，不似贫寒之人，倒像个豪门少妇。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你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女子，怎自寻死呢？"女子叹息说："大人不知，小女子无缘无故被夫休弃，又遭娘家驱逐！如今，天下之大却无方寸之地容我存身，不死又能怎样？"

原来，这女子是秀才柳知秋之妻方黄莲，二人成亲一年多，一直恩爱有加。昨日黄昏，柳知秋突然回家，对方黄莲说她娘家有急事，派小轿将她送回娘家。今早起来却收到丈夫的一封休书，老父看到休书全身发抖，骂方黄莲败坏门风，不由分说将她逐出家门！方黄莲懵然不知何事，孤身弱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到河边寻死……

知府将方黄莲带回衙门后，写了贴子把柳知秋请来。因此事涉及人家隐私，知府没有端上大堂，只把柳知秋安置在一间书房，柳知秋见四下无人，长叹一口气说："大人啊！只怪家门不幸啊，娶不忠女为妻害我蒙羞，害柳家门楣蒙羞呀！"

昨日，柳知秋与同窗好友杨怀春从书院一同回家，路过杨家时杨怀春见天色已晚，就邀柳知秋在家中住一晚再走。当晚，柳知秋正在杨家书房找书看，见书桌上有颗亮闪闪的珠子，拿起一看，竟是自家家传的退墨宝珠。这宝珠价值万两黄金，不仅含带淡淡幽香，将此珠放纸上一碾，纸上墨字之迹即消退，写有墨字的纸张，立即变得洁白无痕。

柳知秋深爱方黄莲，新婚之夜将此珠作为定情之物赠予爱妻，二人发誓生死相依、永不变心。柳知秋昨日见自家的宝珠，竟在杨怀春的书桌上，想是妻子私情相赠，他立时气得全身发抖。

## 严刑逼供

柳知秋思来想去，觉得这事冷处理最好，就想条计策回家跟妻子说她娘家有急事，要她连夜回家！第二天清晨，写下休书一封，叫家人快马加鞭，送到方黄莲家。

黄知府听到这儿，就把柳知秋留在衙门，他亲率众衙役赶到杨怀春家。带众人押着杨怀春直进书房，果然搜出一颗带有淡淡香味的小巧圆润的宝珠！杨怀春见搜出宝珠，惊得目瞪口呆。知府找到证据，押杨怀春到府衙立即升堂问案。可这方黄莲见杨怀春，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听知府说她跟这人有私情，高声大喊冤枉！柳知秋见证据面前，他们还不承认，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两个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一时怒火中烧难以容忍，对知府道："大人！重赏之下有勇夫，重刑之下有懦夫；如今证据在前他们还不招，大人为何不用大刑？"

知府恼恨杨怀春、方黄莲顽固，听柳知秋一说便勃然大怒，令衙役动用大刑！杨怀春是个斯文秀才，方黄莲是个柔弱女子，怎经得住大刑？熬受不过他俩只好认罪。黄知府读圣贤书，痛恨淫邪杀盗，见杨怀春、方黄莲招了私情，就将他们判了死刑打进囚牢，报上司批准后秋后问斩。

## 冤情昭雪

案子审完后，知府、师爷在乡下游玩了几天，最后转到柳知秋家。柳知秋见了知府，自然热情接待。喝过酒吃过饭天气还早，柳知秋知道知府喜欢幽静，又爱摸两盘麻将，就把知府、师爷请到自己房中，摆上麻将陪大人玩两圈。玩到中午，他们到厅堂吃饭，吃过饭又去玩牌，却找不到骰子。众人正疑惑间，突然从头顶传来两声燕语，知府顺声朝墙上一望，见这房的墙上筑了个燕窝；师爷也看见燕窝了，笑说大家别找了，我知道骰子在哪儿！说完他搭个梯子凑到燕窝，把那两只燕子赶走，找到那粒圆骰，还找到一颗珠子。

柳知秋一见珠子大声说："怪哉，我的退墨珠大人归还后，拿回来放在房中砚盖上，怎跑到鸟窝里了？"师爷见多识广，说："柳相公，一点不怪，是燕子叼进窝的。你家这窝燕子不是普通家燕，它学名叫'盗蛋燕'，别看这种燕子个头小，秉性却相当凶残，喜爱互偷食同类蛋卵。'盗蛋燕'雌雄筑巢，一般情况下要离同类之巢相隔二三十里远，但还免不了同类找到巢来，偷走巢中燕蛋。'盗蛋燕'的蛋常被同类偷走，回巢见蛋少了，就在屋里乱找，这燕胆大不怕人，而且常将燕蛋大小的圆形物，当自己的蛋叼回巢。所以，今日听到燕声，就知骰子被它叼走，因骰子是圆的，那珠子也是圆的，都只有燕蛋大小……"

师爷说到这儿，黄知府心一动，豁然开朗，麻将也不打了，亲将退墨珠重放燕窝。仔细观察窝里，见只有一只燕蛋和这只圆珠，便叫柳知秋和师爷留在房间陪他观察。第七天，窝里两只燕子出去寻食，突然飞来两只白颈黑身绿尾燕子直扑燕窝，一只燕叼走窝中蛋，一只燕叼走退墨珠。柳知秋见两只陌生燕子衔走了他的无价宝，急得跟什么

# 菠萝蜜奇案

◇文／黄果心　图／段明

清代嘉庆年间，南国龙脊村发生了一宗案件，案件虽不大，但因其怪异、棘手，曾轰动一时。

龙脊村有个梁四，和冯五是邻居。梁四家院内有一株菠萝蜜，眼下正是挂果时节，树上挂吊着十来个菠萝蜜果，个个有小桶般大。梁四喜爱那树上巨果，一天要看数次。一天早上起来，梁四发现树上果实少了一个，怀疑是冯五偷的，却苦于抓不到证据，只好把“怀疑”憋在心里。

丢果的第二天，冯五七岁的孩子到梁四家玩耍。不经意中，梁四闻到冯五的孩子嘴上带有菠萝蜜果的异香，不由得更为起疑。他问冯五的小孩：“你有菠萝蜜果吃？”小孩说有。梁四问：“是亲戚给的？”小孩答是他阿爹摘的。梁四问：“哪里摘的？”小孩似有所警觉，结结巴巴地说：“……床底下。”

梁四心里冷笑：床底下能摘到菠萝蜜？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菠萝蜜分明是树上摘的，是从我家院中的树上摘下的！想起今年的菠萝蜜，他未舍得舔半颗果包，倒让冯五这贼子抢先尝了“头水”，禁不住气往上冲，一把抓住冯五小孩的胳膊，就往冯五家里拖——他要去跟冯五理论理论。

冯五正好在家，见了面，梁四一串连珠炮，把冯五臭骂了一顿。梁四骂冯五是“黑心贼”，喝令他将偷吃的菠萝蜜“吐出来”！冯五似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等到弄清梁四骂他偷了菠萝蜜，立即一口咬定菠萝蜜不是偷梁四树上的，是从自家床底下摘的。梁四哪会相信他的话，骂冯五“做贼的嘴硬”，要冯五加倍赔偿自己的菠萝蜜果！二人越吵越凶，最后一个攥拳，一个抓起院中的一截木柴，眼看就要打起来。

恰巧这一天，当地知县打轿巡察民情，来到龙脊村。早有村中管事的向知县禀报了梁四和冯五争吵之事，知县命人将梁四和冯五带过来。

---

似的！知府笑说秀才莫急，我带你去寻回宝珠！就带着柳知秋、师爷坐上轿，朝二十里外一户人家赶去。他们来到这家门前，柳知秋大吃一惊：这不是杨怀春家吗？

知府没理会惊诧的柳知秋，带师爷直进杨家书房，见墙梁上有个燕窝，窝中双燕呢喃。知府叫杨家人搬来梯子，他亲到燕窝中，居然找到退墨宝珠。

柳知秋见知府从燕窝里取出珠子来，一时惊得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大……大人，这……这么说来，我妻和杨怀春，都是被冤枉的？”知府说：“不错，这是个冤案，若不是师爷见多识广、细心查察，你妻和杨秀才可能冤沉海底了！”

选自《良友周报》

图／段明



梁四和冯五被衙役带到知县跟前，知县问清缘由，也不相信冯五所说，便对冯五说：“床底下哪有菠萝蜜果可摘，你连谎话也不会编，可见偷摘梁四树上之果是实，快从实招来！”冯五大喊冤枉，说：“大人若不相信我的话，可到我家看看，如果不实，再治我的罪也不迟。”

一句话提醒了知县，观冯五声色，似乎事有蹊跷，该前去看看，也好叫冯五心服。

知县带着衙役先到梁四的院中。只见这院落不大，一排正房，前为空院，院前面不砌院墙，直接连着冯五的正房，院门开在侧面。在冯五的房后、梁家的院中长有一株菠萝蜜，验看树上，在不高处的粗枝上确有一小截新摘余下的果蒂。知县看着果蒂，微微点了点头。

知县等人随冯五走进他家庭院，只见其房朝向、院落大小跟梁家相差无几，只是院中不见有菠萝蜜树。冯五请知县进入他的卧房，弯腰指向床底下，说：“大人，请看……”

知县顺着他所指的方向低头仔细看过去，当即心中暗暗称奇。原来床底下为泥地，有一条菠萝蜜树的老根自后墙下钻进来，弯弓般露出地面再钻入土，那露出地面的根上长有一小节果蒂，末端是切割余下的新痕。冯五说：“春天，这树根上先开出黄花，后结出巨果；本来那巨果还可留些日子，可我怕老鼠偷挖吃了，前天就把它切了下来。”知县为防作伪，命一衙役钻进床底细看。衙役钻进床底验看后出来说，那果蒂确实是长在根上的，不是人为弄假。

冯五请知县看树根上摘下的菠萝蜜果，正放在堂屋内方桌上，只余下切开后的半边果，大小接近猪槽，足有二十多斤。知县连说：“怪怪怪，树根上能结出此等巨果，简直是公鸡下蛋、石头开花了！”

知县审菠萝蜜案的事，早惊动了龙脊村，不少村民跑来看热闹。其中有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听了知县的话后说，菠萝蜜树的根上结果的怪事，世上偶有，他小时就曾遇见过一次，结在离树头一丈开外的露根上，路人经过都忍不住要看看稀奇。

梁四也看到了冯五床底下露根上的果蒂，面露讶色。知县对他说：“既然冯五家里的菠萝蜜果不是从你家树上摘的，你就别再疑人偷斧了。”梁四说：“可是，我那树上的菠萝蜜，是谁偷的呢？”这时那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犹犹豫豫地插话说：“此事你怎么不问问你家的孩子呢？”老人昨天曾见梁四的小孩拿着一颗菠萝

蜜果包，一边吃一边在村巷上嬉闹，因此说出此话。知县听出老人话中有话，当即吩咐叫来梁四的小孩。梁四的孩子被带来了，像冯五的孩子一样，不过六七岁。这孩子有几个同龄好伙伴，因嘴馋他家树上的菠萝蜜，整天缠着他摘一个大家一起分享。他经不住纠缠，前天晚上与几位伙伴瞒着其父切下了树上一个菠萝蜜。小孩想不到此事竟闹出这样大的风波，为破此案连知县大人也给引来了，因此见了知县早就心慌，知县略为讯问，小孩便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摘果的全部经过。知县听后捋着短须哈哈大笑说："谜底既已水落石出，一个菠萝蜜果也值不了几个钱，梁四你就别再纠缠此事了！"

谁知梁四却不肯罢休，说："事情并未了结，树上所丢菠萝蜜果虽不是冯五所为，但床底下的菠萝蜜也是我家的，冯五不告知我一声，反偷吃其果，也得加倍赔我。"未容知县作出反应，一旁的冯五早已耐不住，反驳说："菠萝蜜果既结在我家里，当然就属我所有；我取用自家东西竟被梁四诬为'偷'，日后我的颜面将往哪儿搁？恳请知县大人为小民做主，还我清白，罚梁四赔我颜面损失。"知县说："你二人俱说菠萝蜜果属你们所有，请说说理由。"梁四说："菠萝蜜树长在我家地界之内，树属我家，其果也当属我家所有。"冯五说："人源于祖，水出其源，树则以根为基。我家房后的菠萝蜜不知谁所栽，其干虽在梁家，可树根却扎在我家地界之内，所以不但床底下的菠萝蜜果应归我有，就是整棵树我也该有份。"知县听二人所言，似乎都有些道理，心里也颇费踌躇。按说树属梁四所有，所结之果也该归于梁四；可冯五所言也不差，果结其床下，他取用自己家中东西，难道要他赔给梁四？知县思来想去，觉得实在不好定夺。见日影已斜，知县对梁四和冯五说："一个菠萝蜜归属虽不是什么大事，可审理不能失之偏颇。现在你俩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容我再次查察，三日后再作定论吧！"

知县回返府衙，翻遍刑律宗卷，却找不到审理床底下菠萝蜜果的依据和先例。知县冥思苦想中忽灵机一动："我何不如此如此……"

三日后，知县升堂传讯梁四和冯五。二人到了公堂上，知县叫衙役捧出一个小盒，盒中放着若干纸阄。知县说："菠萝蜜归谁所有既不好定夺，就你俩拈阄来定吧。这小盒中的纸阄有两个，一个写着'有'字，另一个写着'无'字，抓中'有'字者，菠萝蜜归其所有。"梁四不赞同这做法，嘟嘟囔囔，欲发异议。知县说："你若不愿意，要么弃权，要么我把树充公，日后就可省去你梁冯两家的纠纷了。"梁四见知县如此说，只好不作声。

于是梁四和冯五依知县所言，各在小盒中拈了阄。打开卷着的纸阄，奇怪，二人所拈的阄上都写着"有"字！原来知县事先暗示衙役在纸阄中做了手脚，小盒中之阄全为"有"字，没有"无"字阄。

拈阄既毕，知县一拍惊堂木说："堂下听判：你二人既各拈中'有'字阄，这是老天垂顾，要你二人分享菠萝蜜树；日后此菠萝蜜的干、枝、叶归梁四所有，其干、枝上所结之果归于梁四；冯五床底下及其地界内之树根归冯五所有，根上所结异果也归冯五，梁四不得争占，更不能由此诬人'偷果'。二人若有不服，梁四可砍掉树干，让冯五家中树根枯烂；冯五也可挖掉家中树根，让其树枝枯萎。你二人服判否？"

冯五即表心服。梁四似有不甘，但拈阄已不敢作声，现在只好作罢。

知县判决菠萝蜜案的消息传回龙脊村，不少村民说知县此判对梁冯两家俱给台阶下，实在是没法定夺中的好法子！

选自《故事林》

# 朱元璋盖房

◇文／王静者　图／段明



明洪武年间的一天，京城突降大雪，气温骤降。几天后的早朝上，明太祖朱元璋铁青着脸对着一干文武官员吼了起来。

原来，突降大雪后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微服私访，在京城内转了大半天，是越看心越沉。京城应天府本属江南，气候温暖，可突然间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雪降临，冻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百姓。朱元璋忍着怒气，等官员们向自己汇报。可谁料一连几天过去了，文武百官上朝还是国泰民安的那一套。朱元璋忍不住了，因此这天的早朝上，从丞相开始挨个儿大骂了一通。

百官战战兢兢地听着，其实，有些官员想禀告但又不敢。怎么禀报？说万岁啊，突降大雪冻死了许多乞丐。别忘了朱元璋就当过乞丐的，依朱元璋那多疑刻薄的脾气，搞不好就要被杀头，所以这次百官不约而同——装不知道，骂死不吭声。

朱元璋骂够了，脸色这才缓和了些，说：“朕自登基的那天起，就发下过誓言，天下百姓皆朕骨肉。却没想到一场大雪就平白冻死这么多人。来人，传朕旨意：选一空地为无家可归的百姓修建房屋。”

皇帝在盛怒下降旨，哪个敢拖延。从工部尚书到应天府尹，忙得恨不得劈成两人用。也就半年多点儿时间，房子盖好了，总共有二百六十套。朱元璋亲率百官前来参观，非常满意，下旨重奖工部尚书等人，跟着就昭告那些在应天府无家可归的人，都来这里居住，一分房租不收，能干活的国家负责安排活儿干，虽管饭但没有工资，老弱病残的国家养活起来。

顿时，应天府的老百姓们欢呼雀跃，纷纷颂扬朱元璋仁德，百官也跟着喊“千古第一仁君”。一片颂扬中，唯有刘伯温不言不语。

这天，刘伯温求见朱元璋，先把朱元璋捧了一通后，跟着话锋一转，说道：“万岁仁德，古今第一。只是有句话臣不知当说不当说。”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有话就直说，不必拐弯抹角。说吧，是不是想劝朕，仁德不宜滥用，不然恐怕以后难以治理？”

刘伯温说：“正是。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如今我大明初建不久，根基尚浅，国

库空虚，正应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此仁德事，不可多为。”

朱元璋听完，嘿嘿一阵冷笑，说：“果然高论。无为而治，说得好。现在朕就告诉你，朕要做有为君主，让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而我大明官员，也需有为奋进，想做无为官？在朕这里是行不通的。”说到这儿，哼了一声，又道，“你退下吧，不必再说了。”

又是几天过去了，这天早朝上，朱元璋突然又下建房令，让刘伯温亲赴华亭县，为那里无家可归的百姓修建房屋。刘伯温只得接旨。

也就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刘伯温修建完房屋后，回到应天府，哪料当晚，就被朱元璋叫到了御书房内，朱元璋问道：“刘爱卿此去华亭县，那里民生如何？”

刘伯温摇头说道：“华亭民生艰辛，多有贩儿卖女，乃至饿死者，臣痛心不已。”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那你还坚持无为而治吗？”

刘伯温偷看了眼朱元璋，低声说：“无为，并非是不作为。而是为官者不要乱发号令，让百姓自己想办法活命。虽看似残忍，其实是最大的仁慈。”

“一派胡言！”朱元璋气得差点没给刘伯温一个嘴巴，“百姓都已卖儿卖女了，你却还要不作为。”

“万岁！”刘伯温也有点急了，“臣是说该救济的必须要救济，但不能事事都要由官府督办。仁德不可滥施，不然必会国虚民懒。到那时一旦有变，国将不国。”

朱元璋怒不可遏，咆哮起来：“仁德惠民，严苛责官。你跟朕多年，没想到朕为百姓盖房屋，你却认为是朕在滥施仁政！”

刘伯温一愣，有点儿异样地看了眼朱元璋，莫名地一股寒意涌上心头——万岁这是话里有话，莫非……

朱元璋停止了咆哮，喘了半天粗气才说道：“好了，你退下吧，明日正式复命时还是少说话为好。”

就这样，转过天的早朝上，刘伯温向朱元璋复命，果真是简单扼要。朱元璋听完，下旨重赏刘伯温和华亭县令。赏赐完毕后，朱元璋扫视着百官说：“朕年少时，孤苦无依，深知百姓生活艰难。如今虽当上了皇帝，但年少时的情景却常入梦中。”说到这儿，突然声调提高了许多，“传旨下去，我大明各地，都要为无家可归的百姓建造房屋，让他们有栖身之所。”跟着一指工部尚书和刘伯温说，“此事由你俩全权负责。”

就这样，一场大规模建房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可还没俩月，各地消息就纷至沓来。工部尚书和刘伯温顿时就咧了嘴。行动起来的还真不多，不是“我们府条件不符合”，就是“俺们县有困难，没法解决”，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俩字——没钱！

工部尚书和刘伯温慌忙向朱元璋禀告。朱元璋说：“依爱卿的意思，该如何解决呢？”

工部尚书小心翼翼地说：“依臣愚见，这无非是各地官员的借口，令其自行解决便可。”

朱元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爱卿在应天府建造房屋时，可曾遇到这情况？”

工部尚书突然一哆嗦，说：“应天府建造房屋时，款项皆由应天府尹负责，臣不太清楚。”

朱元璋点了点头说：“既然如此，不如爱卿好好想想，看看能否想得起来。”说到这儿，又看着刘伯温说：“刘爱卿可有什么办法？说来无妨。”

刘伯温把头一低，突然撩衣服跪倒在地说：“臣罪该万死。华亭县民生艰难，官库

空虚，没办法建造房屋，臣便自作主张，虚报说已盖完房屋，其实根本就没盖。”

朱元璋看着刘伯温：“所以你回来后，才给朕说什么无为而治，仁政不可滥施。”

刘伯温点了点头，说：“不入民间不知百姓苦，臣不想再扰民、害民，故欺君罔上，臣死罪！”

朱元璋叹了口气说：“这些事朕早已知道了。而且你和华亭县令，还把朕的赏银都分给了华亭百姓，你们既然心有百姓，朕就不责罚你们了。”说完，朱元璋转向了工部尚书，问，“你想起来了吗，还要想多久啊？”

如今的工部尚书，已吓得浑身颤抖，面如白纸，扑通也跪下了，号哭道：“臣死罪，臣死罪！”

朱元璋脸色铁青地喝道：“你和应天府尹，借为百姓建房之名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为朕不知道吗？如今撞了南墙才知是死罪。好，朕成全你们，来人！将工部尚书、应天府尹打入死牢，待秋后问斩。”

第二天早朝上，朱元璋下旨停止“盖房运动”，令刘伯温代替自己巡察全国，倘若发现有借盖房之名贪污、扰民的官员，一律拿下。

最后，朱元璋声色俱厉地喝道：“朕最忧者，就是怕我大明百姓，无衣、无食、无住所，尔等既然当上我大明的官员，就应替朕分忧，不可成为贪官。如若不然，朕宁肯背负暴君骂名，也定要尔等性命，杀尽天下贪官！”

就这样，本是一场“盖房运动”，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整饬吏治、打击贪污的长期斗争。但不论怎样，逼着官员为穷苦百姓盖房子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仅有朱元璋这一位。

选自《参考文摘》

# 小偷退齐兵




子发是楚国的一位将领，很懂用人之道，尤其善待有一技之长的人。有个小偷听说了，便去投靠子发。小偷对子发说：“我是个小偷，以前不务正业，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愿为您当差，以我的技艺为您效犬马之劳。”

子发见那小偷满脸诚意，很是高兴，对他以礼相待。

可子发手下的官员都劝谏说，小偷实在为人们所不齿，不值得留用，子发却不以为然。

不久，齐国兴兵攻打楚国，子发奉命率军迎战齐兵。结果，连续三次交锋，楚军都败下阵来。将领们想了许多计策，但都未奏效，齐兵反而愈战愈强。

面对紧张的形势，那个小偷主动上前请缨，俯首说道：“我有个办法，请让我前去一试。”子发同意了。

夜间，小偷溜进齐军营内，将齐军首领的帷帐偷了出来，子发便派使者将帷帐送还齐营，并对齐军说：“我们有个士兵出去砍柴，得到了将军的帷帐，特前来送还。”齐兵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次日，小偷又潜进齐营偷回齐军首领的枕头，子发再次派人送还。

第三天，小偷三进齐营，取回来齐军首领的头发簪子，子发还是派人将簪子送还。

这一回，齐军首领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他对手下众将领说：“今天再不退兵，楚军只怕要取我的人头了！”将士们无言以对，首领立即下令撤军。

选自《故事会》

# 陈天师查皇印

◇文／阮嘉明　图／颜玮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的皇印突然丢失了。俗话说，官凭文书皇凭印，一旦皇印丢失，这就意味着有人想谋篡皇位。因此，皇帝坐卧不安，只好召集合朝文武大臣共商良策，结果出了一张查寻皇印的榜文。榜上写着：如有人能查到皇上玉玺，有官的官上加官，无官的平地封官。可是皇榜也不知贴了几千几万张，日子也已过去了许久，看皇榜、讲皇榜的人千千万万，但就是无人敢揭皇榜。

不料在一个小镇上倒出了敢揭皇榜的人，你道是谁？原来是几个卖柴的山民。正当他们嘻嘻哈哈伸手要揭的时候，管皇榜的人不相信地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揭了皇榜如查不到皇上玉玺，要杀头哩！”

“要是查到了哩？”

“查到了当然高官厚禄，平民百姓也都一样。你们能行吗？”

“我们是不行，但我们村里有个人能行，我们代他揭，可以吗？”

管皇榜的差役连连摆手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们怎么知道他能行？”

“他连天上的事情都算得到，他说下雨，晴天也会起黑云；他说晴天，就是雨天也会出太阳，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叫陈真，有个绰号叫陈天师，你说说，这样的人，难道区区一个皇印会算不到吗？”

“我们代他揭去，送皇恩富贵给他，我们也可得些福。”

差役看他们你言我语，说得神乎其神，笃定泰山，也就放心了，高兴地说：“那好，我跟你们去！”

那几个山民揭了皇榜高高兴兴地送给陈天师，这可难坏了陈真，他哪有查皇印的本领？但想，如果不应，这几个揭皇榜的人就是欺君之罪，必遭杀头，只得硬着头皮去了。陈真披红戴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京城，皇帝亲自陪宴，宰相大臣斟酒把盏。陈真自思迟早难免一死，现在已被逼上梁山，也就有福享福，落得做个场面人。酒过三巡，皇上急切地

询问寻查皇印之事，陈真坦然地说：“查是能查到，不过得依我几桩事情，第一，要搭三丈三尺高台一个，我每天晨时作法查印，七七四十九天功成圆满；第二，在空野畈里新造一间房子，我要在这儿七七四十九天里潜心推算皇印落在何方何人手中，不论白天黑夜，任何人不准接近此屋；第三，查到皇印后，我也不要高官厚禄，只望万岁能免了我们山民的皇粮。”皇帝当然百依百顺，条条答应。

时间过去得飞快，四十九天快要到了，但陈真仍然茫无头绪，他懊恼地在房间里踱着方步，苦思冥想，有时想想也觉得好笑：原来他家有一个祖传盐甏，年代久远，盐甏湿润就要下雨，盐甏燥了，天就转晴，这本是自然之理。陈真发觉后，就常预测晴雨，十之八九准确无误，消息传开，便得了个陈天师的绰号。哪里料到，今朝会有这场横祸。心想，这都是盐甏引起，不由得怨恨地念出声来：“盐甏呀盐甏，你害得我好苦呀！”陈真虽然是轻声自语，但在这深更半夜，万籁俱寂的田野里，听起来还是清晰入耳。当陈真第二次骂“盐甏”时，黑咕隆咚地滚进一个人来，跪在地上连声央求：“陈天师饶命！”

陈真见了心中一愣，脑中飞快一闪，断定此人与玉玺有关。他马上镇静下来，但因不知详情，乃故意沉默不语。这人颤抖着声音苦苦乞求：“陈天师救我一命，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陈真就模糊地说：“能否救你性命，要看你自己了！”

“对！对！”这人抬起头仰着一张煞白的面孔说：“我立即把皇印交出来，但愿陈天师保我一命！”

这人乃是当朝国丈，名叫严鹏，与女儿串通，窃取皇印，谋篡皇位。听说有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陈天师揭榜查印，日夜提心吊胆，坐立不安，这天夜里，他越想越怕，就偷偷地跑来，探听动静，不想刚到屋旁，就听“严鹏！严鹏！”的怒骂声，不免大吃一惊，暗自思忖，陈天师连他的名字都知道了，又恨我害得他好苦。这还了得！所以就心急忙慌地跌进门来，跪地求饶。严鹏把真情和盘托出，使得陈真心花怒放，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说：“本天师以慈悲为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既然自觉投案，我一定救你一命。”便对严鹏“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了一通，严鹏也就千恩万谢地高高兴兴回去了。

七七四十九天期满，这一日天高云淡，微风轻拂。陈天师在台上作法，文武官员都排列两旁，皇帝也亲自驾到，京城里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一个个伸长头颈，瞪着双眼，要看陈天师如何查到皇上玉玺。突然，陈真把宝剑向御花园一指，接着手擎宝剑，步履雄健地向御花园的水池走去。来到池塘埠边停住脚步，神色庄重地说：“皇上玉玺就在这里。这埠下第三块大石下面，有一条乌鲤鱼精，我已镇在石缝里了，请即派两员大将下水擒拿！”

皇上当即下令由两员武将下水去摸，大约有一顿饭的时间，一员武将果真从埠石下面捉上来一条大乌鲤鱼，估摸足足有二十多斤。鱼尾还在甩动哩！陈真蹲下身躯，撬开鱼嘴，伸进手去，拿出来一个金黄金黄的玉玺来。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接着欢呼声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陈真大声呼唤：“国丈听命，请把玉玺呈万岁验看！”

严鹏神气活现地把皇印献了上去。

皇帝收下玉玺，高兴地哈哈大笑，走了过来，挽住陈天师手臂，说：“天师辛苦了！”哪里晓得这是陈真叫严鹏玩的一个花招呢？当下皇帝还竭力挽留陈真在朝为官伴君，而陈真却一本正经地说：“启万岁，小民原来说过，查到皇印我不要高官厚禄，但顾万岁不忘金诺，免了我们山民的皇粮，小民就感恩不尽了。”

皇帝听后连连点头：“这当然！这当然！”立即下旨照办。陈真迈开轻松的步子，飘然而去。

选自《宁波文艺》

# 斗富

◇文／林华玉　图／颜玮



北魏孝明帝元诩出巡，所到之处，诸侯无一不盛情款待。

这日，他到了章武王元融的地盘，元融富可敌国，于是想用最高的礼遇接待他。

不料，元融的幕僚杨胜制止道："王爷万万使不得！"

"为何？"

杨胜问："王爷，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白银三千两！"

杨胜说："据我所知，王爷一只盛酒的赤玉杯就要五千两银子，盛饭的玛瑙碗一只则要八千两银子，天然碧玉雕琢而成的餐桌则高达两万两……皇上就算是再不精于算计，也会明白其中玄妙啊！凭王爷的正常收入是几辈子也买不起这些东西的。既然如此，那这些器物又是从何而来呢？"

元融惊了一头冷汗，赶忙将这些贵重餐具撤了，换上了最普通的餐具，食物也是一些常见的。

孝明帝看着这一桌并不丰盛的食物，说："爱卿每天就吃这些？"

元融说："臣这是看到皇上来，所以才特地给您备了这些食物，平日微臣吃饭穿衣仅是温饱而已！"

孝明帝回宫后对他的生母胡充华说："母后，这一趟出巡朕开了眼界！"胡太后问怎么了，孝明帝说："朕去高阳王元雍处，他派出了六千人的童仆夹道欢迎朕，那场面比朕的仪仗还要大许多倍，酒席间，他又派五百人的歌姬为朕助兴；朕去河间王元琛处，看到他有几十匹从西域高价购买的宝马，他用白银打造的马槽喂马，用黄金打造马的锁环……"胡太后道："难道就没有一个清廉的？"孝明帝说："章武王元融就很清廉，他吃的食物很普通，家中的童仆都穿着粗布做的衣服！"胡太后说："可我听说那个元融更贪，他用赤玉做酒杯，用玛瑙做饭碗，用水晶做灯盏……"孝明帝不信，胡太后说可以做一个小测验。

此时已近年关，各地的诸侯王都返京述职。这日，胡太后带这些王爷和他们的随

从在京城参观，当到达一处仓库时，胡太后说：“要过年了，我心情高兴，想与大家做个游戏！”众人都问是什么游戏，胡太后就命人打开一间库房，却见里边全是名贵的绢帛丝绸，胡太后接着说：“这个游戏就是，你们可以依自己力气，随意取绢！”众人一听，面面相觑，心说：“这是什么游戏？开玩笑的吧！”胡太后见他们愣着，又说：“赶紧去抢呀，拿多少我赏赐多少，决不食言！”河间王元琛、高阳王元雍、清河王元怿等王爷见太后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开始进库房拿绸子。

元融原不想进去拿绸缎，一来他不缺，二来他要摆出一副清廉的样子，谁知他身后的杨胜一拉他的衣服，轻声说：“王爷，您还不赶紧进去拿绸缎，更待何时？”元融说：“我又不缺，干吗去拿绸缎呢？那样太后会说我贪婪的！”杨胜说：“现在时间紧迫，我顾不得向您解释太多，你听我的，没错，我不会害您的！”元融知道杨胜足智多谋，对自己又是忠心耿耿，只好向库房走去，刚走一步，杨胜上前拉住他，小声说：“您不但要拿，而且要多拿，直到拿不动为止！”元融正想说什么，又见胡太后在盯着他，就没有再问，进入了库房。

河间王元琛、高阳王元雍、清河王元怿等王爷都只拿了两匹绢帛，就走出了库房，而元融已经抱了四匹上好的丝绸，还嫌不够，又要别人帮忙在上面放上两匹，结果一不小心，跌倒在地，腰也扭了，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胡太后又笑又怒，让卫士把他赶出仓库，一匹绢帛也不给他。

回宫后，胡太后对孝明帝说了元融的表现，说“如此看起来，元融并不像你所说，清廉清贫，其实他是很贪心的！”孝明帝说：“母后此言差矣，元融如此表现，恰恰说明他家中清贫！”胡太后说：“这话怎么讲？”孝明帝说：“一个人整天吃大鱼大肉，他会稀罕一只鹌鹑吗？”胡太后摇了摇头，孝明帝又说：“一个人整天乘马车出门，他会看得上一驾驴车吗？”胡太后又摇了摇头，孝明帝说：“这就对了，都说缺什么才想什么，那些王爷的表现说明他们家中富裕，不缺这些绸缎，而元融的这次表现正说明他家中清贫，啥也没有，才会如此急切地想得到！”

那时，北魏的朝政在胡太后的把持之下，而她对朝中的奢靡之风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故而，那些王爷才会如此有恃无恐。孝明帝此时年岁已大，也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无奈却被胡太后压着，无法施展手脚，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对元融有了好印象，心说：“日后我一旦掌权，一定要重用此类清廉之人！”

选自《小说月刊》


##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 耍蛇记

◇文／贾平凹　图／黄胜



西安街头，艺人很多，有玩猴的，有弹唱的，有运气划拳的，有行书描画的，一帮一伙，很是热闹；常常这伙拉了那帮观众，那帮又搅了这伙生意。于是，得胜的坐地不走；败下阵的，悄遁而去，暗中再苦练绝技，又来挤垮别人。一时间，你争我斗，技愈来愈绝，观众却愈看愈馋，水涨船高，不亦乐乎。

忽有一日，从南方来了一伙耍蛇人，展出七寸蛇、双头蛇、眼镜蛇、响尾蛇、大蟒蛇，白、褐、赤、青，色彩斑斓，声名轰然满城，围观者密匝匝而来，如潮汹涌，经久不衰。

耍蛇者一共五人，一老者，两壮年，另有一婆一女，俨然一户人家。先是白布围了四周，宣称日耍五场，每场定时，人不足三百则等，人过三百则谢绝不卖。观众觉得稀罕，购票的队列长达几十米远。进得场去，四边排列大小不等的名蛇近百条，皆是玻璃箱罩，蛇在里边有蜷，有卧，有蠕，各尽其态，观者森森然不忍看，却又不忍不看。

“锵咚”一声锣响，耍蛇人在场中摆出台子，口若悬河地大讲蛇的丑恶、凶猛，使人毛骨悚然。说罢，便打开身边一个木箱，掀去外层木板，露出一个铁笼，内盘两条大蛇，一条青绿，一条灰黄。两蛇先十分亲昵，扭成一副绳状，然后作恶起来，各自绕成一团，头伸向上，相持相搏，如斗鸡一般。忽丢进两只灰鼠，蛇双目鼓出，勃然而起，囫囵吞下，便见蛇身凸起拳大一包，从蛇身上部蠕蠕而下。随之，又丢下一鼠，两蛇相争，一衔鼠头，一咬鼠尾，互不谦让，鼠便裂为两截，殷血流出。

观者倒抽凉气，面如土色，牙齿咯咯磕打。正欲退步，又一声锣响，蛇箱覆盖，耍蛇人又哗啦打开一大木箱，观众不知又有什么恶蛇出现，正疑恐之际，箱中却冉冉开出

一朵鲜花，花枝分开，露出一张俊俏小脸，流目顾盼，含情脉脉，竟是一风流少女。观者为之一振，筋骨放松下来，随即就报之一笑。忽然，一蛇跃上，蛇首与少女几乎平肩，观者一惊，顿时毛发竖起，一颗心悬在喉间。那少女无动于衷，任蛇缠绕身上，匝匝如背绳索。蛇头翘在脸前，少女目光凝视，嘴唇翕动，似作窃窃私语。忽蛇头一动，观者大惊，那蛇便钻入衣内，头从领口探出，立时缠脖颈，愈缠愈紧，少女面有难色，做出万般挣扎苦状。观者惊骇不已。

少女却用手轻揉蛇身，微握七寸，便慢慢附过嘴来，竟与那蛇头频频亲吻呢。观者失声惊叫，有拥到近前似要解围的，有纷纷后退欲要逃走的，有呆立原地口不能言步不能移的。那少女双眉颦起，猛握七寸，蛇哗然绽脱，她便双手托起，又在手中万般作弄，或掬或握，或作衣带系腰，或作围巾缠头。末了，提起蛇尾，蛇直直下垂，如棍，如绳；少女则一声嬉笑，低头向观众致意，头上鲜花窣窣颤动。

此时，观众方从惶恐中醒悟，嘘出一口气来。有人便炫耀道："再往下看吧，还有老太婆表演人蛇生死搏斗哩。"锣又响起，宣布绝技轮流演出，本场结束。观者终未看到人蛇生死搏斗，掌声仍是骤然爆起，纷纷再丢零钱，场中一时镍币闪闪。

演毕，有好心人围住少女，塞上一把票子，且问："你这么年幼，聪明俊美，为什么要干这个吓人行当？"少女说："今人不以自然为美，游园要赏奇花，登山要观怪石，我们耍艺的，只好如此。"说完，长叹一声，令人感慨。

选自《商州寻根》

# 柳公绰的见识

◇文／清风慕竹

公元816年，柳公绰被任命为京兆尹。上任那天，仪仗甚是隆重威风。正行进间，意外发生了，一名神策军军兵纵马横冲直撞，整齐的仪仗队立刻被冲乱了。肇事者很快被擒下，大家都回头看这位新上任的京兆尹如何处置。柳公绰面色严肃，说："依照律法，擅闯京兆尹仪仗的人处以杖击。"大约是对平时作威作福的神策军早就看不惯了，衙役们一阵棍棒落下，刚才还威风不可一世的神策军兵，顷刻间便气绝身亡。

这个祸可惹得不小，毕竟当时的京师长安有"三大恶"——中使、闲汉、神策军。这三种人没人敢惹，他们的背后是太监等皇帝身边的人，所以，明知他们做了违法的事，大家也都躲着走。




果然，第二天，柳公绰就被请上了大明宫延英殿。问话的是满脸怒气的唐宪宗，罪名是"独断专杀"。

柳公绰从容回答："陛下让微臣管理一方，此次臣初次上任，就有人违反法令闯进仪仗队伍之中，这不仅是对臣的无礼，更是在蔑视陛下的权威。"

宪宗一听，觉得有理，又追问道："此事为何不上报？"

柳公绰说："不该微臣汇报。"

宪宗又来气了："那该由谁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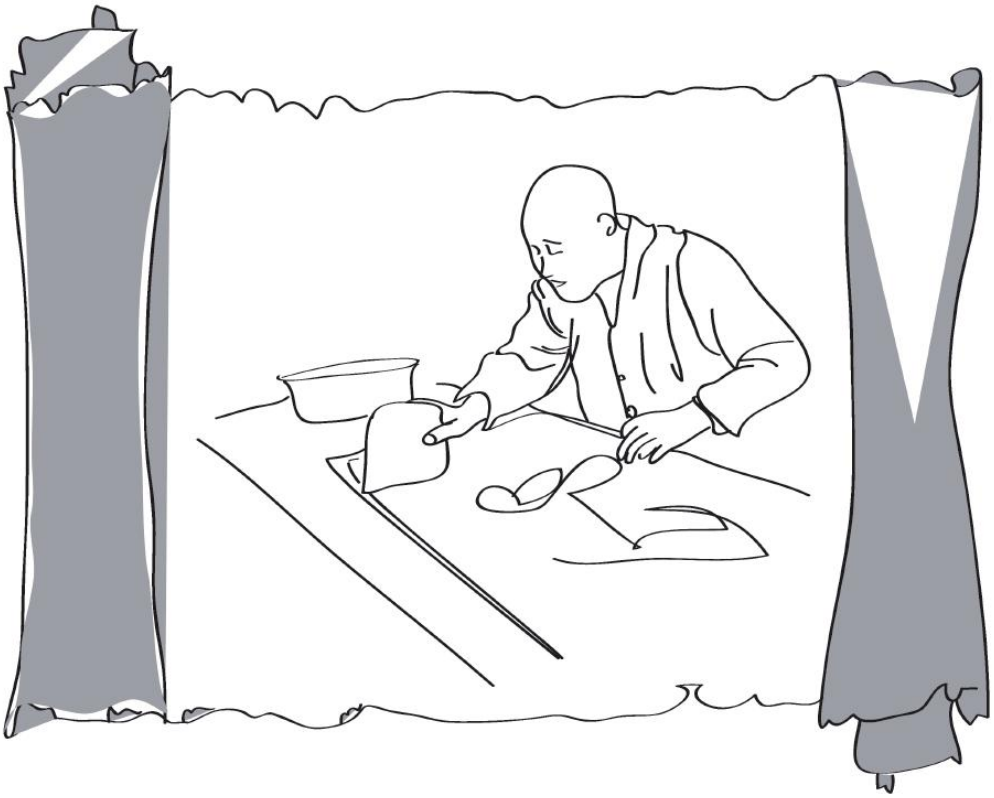
柳公绰依旧不紧不慢："按照隶属关系，此人所在的神策军应当上报；如果死在大街上，由金吾街使上报；如果死在坊里，那么应当由左右巡街使上报。"

宪宗没词了，只好反过来说了几句勉励的话。自此，京城的"三大恶"做事大为收敛，首都的治安由此为之好转。

选自《读者报》

# 神裱

◇文／孙方友　图／周欣欣



陈州城除去“龙氏装裱坊”享有盛名外，还有个不起眼的裱画店，人称神裱店。

既称“神裱”，必然要有别人不及的高招。

相传民国初年，项城袁家的一位少爷，从水寨镇乘坐轿车亲自送来一幅米芾写的中堂，由于保管不善，长期受潮受压，黏结在一起，活脱一个杂面饼子，曾经找了很多裱画师傅，皆未有人敢接此活儿。经人推荐，便找到了神裱店。袁家少爷对店主任振乾说，只要能揭裱好，愿付工钱三百大洋。任振乾看了看那块纸坨坨，表示尽力而为。袁家少爷生怕在揭裱过程中任振乾作弊弄手脚，专派一个师爷坐镇监视。任振乾通过细心加工把那块纸坨揭成大小不等的碎片儿七百多块，然后把这些大如手掌、小如指甲盖儿的碎片儿裱得天衣无缝，袁家少爷十分满意，不但如数付了工钱，另外，又加赏钱三十块。从此，神裱店更是名声大扬。

孙殿英在河北遵化马兰峪扒开慈禧和乾隆陵墓的那一年是一九二八年的六月间。那一年任师傅已年近八旬，身板硬朗，神清气爽。他闻听孙殿英盗了东陵，很是气愤。又听说孙殿英打开两座陵墓之后，专拣金银财宝，不要名人字画，更恨孙殿英无知。他知道，一旦藏于墓穴中的古人字画重见天日，如果不抓紧时间做特殊处理很快就会损坏的。为救国宝，他毅然关了店门，带领子孙北上去了燕赵之地。由于孙殿英是个粗人，不懂字画的金贵，使得乾隆和慈禧墓内的名人墨宝遗失殆尽。那时候南京政府为掩人耳目，追查国宝的风声令人打战，而得到字画

的人多属行家里手或有钱人家，早已收藏于密室不肯出手。所以，任振乾此次北上等于白跑一趟。他带领子孙们在遵化、承德等地转了几个月，毫无收获。任振乾气馁至极，正准备打道回府，不想节外生了枝。

燕山一带有个大土匪，名字很怪，叫鸵鸟。这位名叫鸵鸟的匪盗双腿长得出奇，走路极快，上山下山超出常人两倍有余。为此，京东一带的富豪皆怕他。他听说从河南陈州来了一个奇怪的裱糊匠，带领子孙一大帮，还口口声声要用祖传绝招儿抢救国宝，很是好奇，便派人把任振乾一家请上了山。

鸵鸟一见任老汉年近八旬，银须抖抖，竟为抢救国宝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来到燕北，颇有些敬佩之意，便问任老汉说："你何称神裱？"任振乾笑道："神裱之称乃是别人的高抬，大王不必信它！"言毕，便讲了为袁家少爷裱米芾墨宝一事。鸵鸟略识文墨，让人取出宣纸，挥笔写了几个歪字，等墨干之后，一把撕了个稀巴烂，撂给任振乾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把它裱个完整让我瞧瞧！"任振乾望了望那团碎纸，说："如若裱好，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请你帮我寻找乾隆和慈禧墓中出土的那批字画！""你要那些破字何用？""大王误会了，我千里迢迢来到贵地，并不是想得到什么！我只求为收藏者重裱一回，然后物归原主！说起来怕大王不懂，凡出土的字画，如果不清除内含的腐气重新装裱，那字画就会像死人的尸体一样慢慢腐蚀成一片粉末儿！"

"你怎么知道？"

"实不相瞒，我家祖上就是一个盗墓贼。他曾从墓中盗出过不少名人字画，皆因不会保管而被腐蚀。后来，他让我爷爷学装裱，但重新裱糊之后仍然腐蚀，这就是没有清除纸内腐气所致！"

"你用什么办法除去腐气？"

"大王，这是我家研究多年的祖传秘方，恕不能相告！""那好吧！"鸵鸟变了脸色说，"你不说我不强求，但我也不帮你的忙！"任振乾一听，急忙施礼道："大王不必生气，为了拯救国宝，老夫只有破坏祖规了！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出土字画揭下来，放在活人身上，要贴身带上一个月，方能用活人的生命气息除去纸内潜藏的死人气息！"

鸵鸟越听越神，当场答应任振乾的要求，说一定会鼎力相助，抢救一回国宝，在自己的匪史上留下光辉一笔。

任振乾见鸵鸟答应了，很是高兴，急忙命子孙们在山洞里支案制浆，把鸵鸟的歪字裱了个天衣无缝。鸵鸟一看神裱名不虚传，大喜，当下朝遵化周围的大户人家和珠宝店贴了条子，说是限十天之内送来东陵出土的画一幅，否则，必遭大祸，条子上最后注明，为救国宝，诸位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寻找出土字画，裱好之后，定物归原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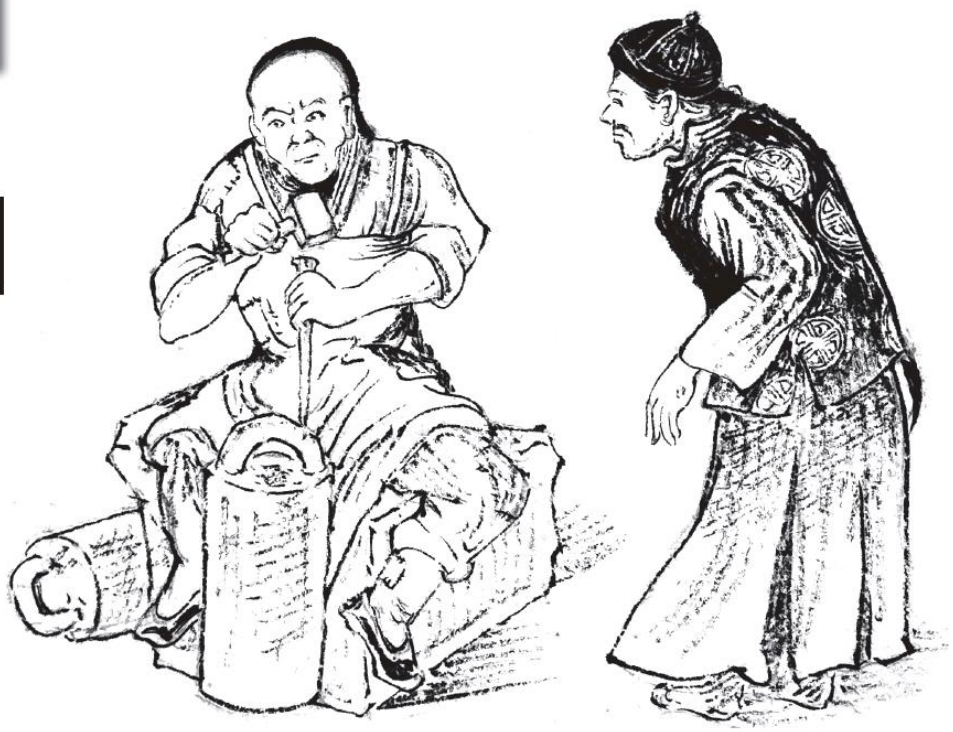
果真灵验，没过十天，东陵出土的那批字画基本上都集中在了鸵鸟的山寨中。

任振乾鉴别过无赝品之后，大喜过望，带领子孙向鸵鸟拜了三拜。为让任家父子们安心裱画，鸵鸟特为他们腾了一个大的山洞。任振乾带领子孙们搬进洞里，当下就开始了工作。他们先小心地揭下字画，然后分开贴身收藏。一个月后，腐气吸尽，开始重新裱糊。就这样揭揭裱裱，一下忙了半年有余，等那批出土的字画全部抢救完之后，任振乾和他的子孙们个个已面黄肌瘦，满脸阴气，形如饿鬼。鸵鸟大为感动，亲手扶任老先生坐在头把交椅上，命全体匪徒为其磕了三个响头。

选自《市井奇人》

# 碌碡王

◇文／魏炜　图／戴清胜



北直隶盐山县新河镇上，有个王石匠，做碌碡出了名，人称碌碡王。乡亲们都说，他做出的碌碡，不光是拉着轻，而且轧场匀。有更神的说法，就是他给东庄陈寡妇做的碌碡不用拉，自己会走。当然，这只是传说，信的人就不多了。

石匠是个苦差事。那么大一块麻石，动辄几百斤重，要翻过来调过去地凿凿雕雕，自然很费力气，身板差的人根本干不了这活儿，就算身板好，一天下来，也累个半死。而且，乡下石活儿还少，无非就是打个碌碡，开个猪槽，雕个门轴，挣不来几个钱，所以王石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这天上午，王石匠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东庄吴员外派人来请王石匠上门去打一对石具。王石匠问道："做什么？"来人诡秘地笑笑说，吴员外特别交代过，这个还不能说，到了就知道了。王石匠虽然觉得别扭，但有钱赚还是好事，就背上褡裢跟着来人走了。

到了吴员外家，吴员外说："请你给我儿子做一对石锁，但这个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讲。"王石匠点了点头，然后请吴员外把儿子叫出来，他要看看。吴员外惊愣道："让你做石锁，叫我儿子做什么？"王石匠说："看到他的样子、胳膊和腿的长短粗细，还有手的大小，我做出来的石锁才好符合他的要求。不然，用着不顺手。"吴员外说："那你等等。"

过了一个多时辰，吴员外把那孩子带来了，十八九岁的样子，长得虎背熊腰，胳膊上的腱子肉一疙瘩一疙瘩的，一看就是个练家子。王石匠仔仔细细地看过了他，点了点头说："好，我记下了。"

吴员外带着王石匠来到后院，那里有两块大方麻

石。他围着麻石转了一圈，然后说道：“石锁只能做成圆的，不能做成方的。”吴员外一愣，问道：“为啥？”王石匠道：“别看是石头，里面却是有筋的。青石是条筋，做方最好，做圆就差了。麻石是圆筋，做圆最好，做成方的就没棱没角儿，还极易碎裂。员外你要想做成方石锁，就请另外购买青石材料吧。”吴员外想了想，说道：“那就做成圆的吧！”

王石匠就在吴员外家住下来了。

一连忙了半个月，一对石锁打好了。吴员外一看，顿时哭笑不得，那石锁上面一个握手，下面一个圆桶，活脱脱就是一对水桶，再打根扁担就能挑水了。吴员外指着王石匠的鼻子说：“你也就是做碌碡的。看看，这石锁都像碌碡！”王石匠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哪天不用它练功了，我就能改成碌碡了。”吴员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扣了他三十文钱。王石匠虽是暗暗叫苦，但惹不起人家，只得怏怏地走了。

吴员外喊过孩子来一试，那石锁异常好用，特别顺手。吴员外不觉感叹：“碌碡王这个外号，还真不是白给的！”

王石匠虽是吃了亏，但他还记着跟吴员外拍过胸脯，做石锁的事没跟任何人提过。可后来还是有了风言风语，说是他给吴员外家打过一对石具，吴员外抠门儿，结账时寻了个理由，克扣了他三十文工钱。有人问起他，王石匠只是笑笑，不说话，也是等于默认了。

两年后的一天，沧州知府带着一队差役杀气腾腾地冲进东庄，冲进吴员外家，把吴员外拿了，戴上木枷，押到大堂上。乡亲们觉得新奇啊，一直跟着进了城，然后就把大堂围了个水泄不通。

知府大人坐到桌案后，一拍惊堂木，厉声问道：“吴金强，你可知罪吗？”吴员外早就吓得尿了裤子，这会儿还浑身哆嗦呢。他颤颤抖抖地说：“小民不知道啊。”知府大人问道：“你儿子吴应明进京，考武状元是假，谋刺太后是真。此等忤逆大罪，你还不认吗？”吴金强吓得一屁股坐倒，大声喊着：“冤枉，冤枉啊——”

知府大人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有何冤枉？你如实招来！”

吴金强可是明白，这会儿说错一个字，那都是掉脑袋的大罪。不光自己掉脑袋，还会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他连忙爬起身，连叩了几个响头，这才说道：“小民有罪，只是雇请人冒充我儿子吴应明去考武状元，想拿个功名，光宗耀祖，却绝不敢忤逆朝廷啊！”

他就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吴金强富甲一方，但却无势，时常被大小官吏们压榨，他就想着，若是能谋得个功名，那就不受欺负了。他年岁大了，已经无望，就只有靠孩子了。可他那个儿子吴应明，力气倒是有一把，可大字不识一箩筐，又跟功名扯不上边儿。后来朝廷开科，征招武状元，他灵机一动，若是雇请人替儿子去考，只要能中了前几名，就会被朝廷录用，大大小小当个官儿，再使些钱打通关节，不愁没个官儿当。主意打定，他就寻人。

沧州本是武术之乡，尚武之风盛行，武师辈出，但却贫困。吴金强暗暗寻访了几十人，最后选中了钱之茂。一是钱之茂武功好，应该能拿到功名；二是钱之茂跟他儿子吴应明有三分相像；三是钱之茂家穷，急需银两。于是，他就掏了一百两银子，雇下了钱之茂替考。

朝廷选取武状元，共有三项竞技。第一是举石锁，那比的是力气；第二是射箭，那是比技艺；第三是打擂台，那是比应变能力呢。吴金强也针对这三个项目对钱之茂展开了训练。

第一步举石锁，就先让王石匠打了一对石锁，钱之茂每日练习，到后来已经能一连举起二十几下，少有人及。吴应明也跟着他练，到最后也不过刚刚能把那对石锁举起来。后面的射箭和打擂台那就不用说了，钱之茂本是青年中的好手，练这技艺手到擒来。

半个月前，朝廷开科录取武状元，钱之茂就动身前往。到了校场，他报了吴应明的名字。十五日，第一天比试。慈禧太后本就爱看热闹，更何况亲临校场，还能显出她看重国事，就前呼后拥地来了。那主考官就大声命令开试。钱之茂抓住握手，奋力一举。那石锁被他提起来，本是要往前悠一下，再借着巧劲儿翻腕子举起来。但是，那石锁一悠，竟带着他往前跑去，他一时控制不住，踉踉跄跄地往前冲去，那对石锁竟奔着慈禧太后去了。

慈禧太后给吓得魂飞魄散。大内总管李莲英反应快呀，拦到慈禧太后身前，大声喝道："快放下！"钱之茂一惊之下，才把石锁举了起来。慈禧太后一惊非小事，不敢再看，急急忙忙走了。侍卫们扑过去，先把钱之茂按住了。

吓到了慈禧太后，当然不是小事了，朝廷里就下了命令，让彻查此事。那知府大人接到命令，赶去抓了吴金强。可怜吴金强还巴巴地等着喜报呢，谁知喜报未到，先上了大堂。

待到吴金强讲完了，知府大人问道："你讲的可是真的？"吴金强忙道："一字不假。我儿子吴应明就在家中，传来一问便知。"知府大人就命差役去传吴应明。

一个妇人忽然走上大堂，跪倒行礼："请大人给小女子做主。"知府大人问道："你有何事？"那妇人说，她乃是东庄的陈崔氏，早几年丈夫得病死了，吴金强垂涎她家的良田，就遣人在田中放了数条毒蛇，她不敢进田耕作，致使田地荒芜，颗粒无收，只得卖田，买主正是吴金强。知府大人气得一拍惊堂木，怒声问道："吴金强，可有此事？"吴金强此时哪儿还敢抵赖，连忙认了。知府大人对陈崔氏道："那地还你了。"陈崔氏喜极而泣。

乡亲们这才想起，这陈崔氏，正是东庄的陈寡妇。世间传言，碌碡王给她做了一个会自己走的碌碡呢。她下得大堂来，乡亲们就围住了她，问此事是否为真。陈寡妇却答非所问地说道："碌碡王说他能帮我讨回地来，今日果然讨回来了！"

吴应明被带到大堂上，证实了吴金强的话，那是替考，却非要行刺太后，罪过就不一样了。知府大人据实上报，朝廷很快就批复下来了：吴金强流放一千里，吴应明流放五百里，家产没收归公。钱之茂被打了四十大板，好在他一身武功，倒也扛了下来，好歹捡回了一条命，一路讨着饭回到家，元气大伤，再也不练武功了。

官府查抄吴金强的家产，能拆的全拆了，能卖的全卖了，只有一对水桶般的石锁没用，扔在了残破的院子里。王石匠赶来，把石锁拉到陈寡妇家，凿凿雕雕了两天，就成了两个碌碡，卖了三十文。王石匠说："吴金强不欠我的钱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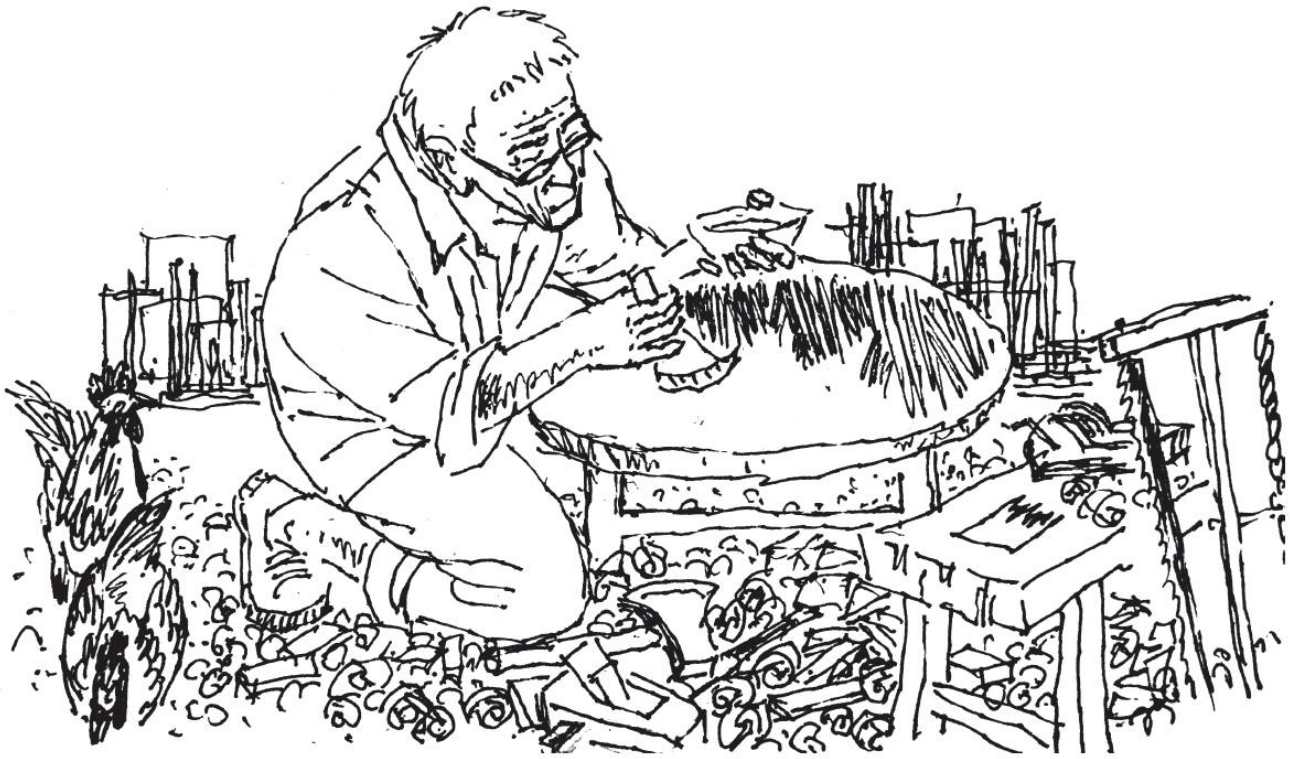
后来有人说，王石匠为了给陈寡妇伸张正义，特别把两个石锁打成了水桶型。钱之茂以此而练，自然习惯了它的力道。而到了校场上，用上了方石锁，一举之时，力道和感觉全不对了，还当着太后的面，更加手忙脚乱，这才出了岔子。有人就此事问过王石匠，王石匠笑笑说："我是碌碡王，啥石头都想打造成碌碡呢。"

直到现在，盐山县里还有许多村在场院边上摆放这古老的碌碡，那是等着收麦的时候轧场用的。没准儿，哪一个碌碡就是王石匠做的呢。

选自《乡土·野马渡》

# 三爷

◇文/于德北　图/颜玮



三爷是个老实巴交的会点儿木匠活儿的农民。他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务农，一心想学点儿手艺，可是，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心窍不通的人，能把地侍弄明白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去学手艺呢。

结果呢？他还是去了，学木匠，一学就是三年。三年了，师兄弟们都出徒走了，可以自己走乡串县打橱柜了，只有他，依然对木匠的精细技艺似是而非，手里的家伙什儿长偏了心眼儿一样，不是左三寸歪，就是右四寸斜，气得师父哭笑不得，点着脑门儿骂他："我怎么也能教出一个大眼儿木匠？！"

大眼儿木匠干不了细木工，只能帮人盖盖房子——说白了，凿大眼儿还行，凿小眼儿，永远不在行。

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紧不慢地也活到了八十。

八十岁那天，我的叔叔婶子们给他做了一碗面，这碗面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吃完了一抹嘴，说："我要打张桌子。"

叔叔婶子们纳闷儿，他为什么突然要打一张桌子？

他老了，闲着也没事干，愿意折腾就折腾吧。

于是，叔叔婶子们给他找来一些破方子破板子，一股脑地丢在外屋地上，那意思很明白，你就在这儿干吧。

三爷很笃定地翻出自己的刨子、斧子、凿子、锯，吱吱啦啦地开工大吉。

他要打一张什么样的桌子呢？

儿女们谁也不知道。

从春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冬天外屋地儿冷，三爷只好进到里屋去。他每天锯呀刨呀。那些破板子破方子竟然被他一天天地收拾得油光水滑。

三爷打桌子的过程中，我曾经回过一次老家，大抵是哪个叔叔家办事儿，我受父母委托回去随份子。父母给三爷捎上了老式的四合礼，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交到三爷的手里。

我见了三爷，他的眼光已经完全浑浊，他伏在我的脸上看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般地笑了，说："是北子呀！你爹挺好的？"

我管我爸叫爸，从来不叫爹。

但三爷一直坚持把我"爸"的称谓置换成了"爹"。在他的概念里，"爹"才是实实在在的"爹"，而"爸"就过于虚浮了。

我说："挺好的。"

他就咧开嘴笑，露出了不多的几颗牙。

转回来，我问他："三爷，你这是干啥呀？"

他说："我想做个小桌子。"

我又问："做桌子干啥呀？"

他说："用。"

叔叔婶子们在一边看着，忍不住笑，纷纷告诉我，不用问他，他已经老糊涂了。

就这么着，三爷的桌子像一个模糊不清的谜。

寒来暑往，一晃三年过去了，在大家的不经意中，三爷的桌子完成了，小圆桌，可以折叠的，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合起来，往墙边一靠，一点儿不占地方。

三爷组装桌子的那几天可算是大热闹！

他拼桌面的板子大大小小有几十块，以前，谁也不清楚这些积木般的方块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现在好了，三爷像变戏法似的把那些拼图碎片一样的木板拼接在一起，眨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规整的圆形桌面。这个桌面像老和尚的百衲衣，但零碎之中带着不可忽视的和谐。那些木头有榆木，有柳木，有枣木，有梨木，有桃木，有松木，五花八门，各呈其祥，色彩缤纷，笑意盈盈。

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桌面吧，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啧啧称奇。

见到这个桌面，谁还能说三爷是一个大眼儿木匠呢？

桌子做好，三爷亲自把它搬到炕上，桌子没有漆油，散发着木质的芬芳。

恰好饭菜好了。

三爷喜滋滋地冲着外屋喊："快点儿喊你妈，叫她吃饭！"

一句话，把大家都喊蒙了。

好半晌，我大叔才小心翼翼地说："爹，我妈都死好几年了？"

"死了？"三爷一脸的疑惑。

"死了好几年了。"大叔又说，声音里已经有了凄惶。

"死了，是呀，死了好几年了，到了儿也没用上我给她做的桌子。"

到这时，叔叔婶子们的心里才算明白，三奶活着的时候，就常抱怨，说自己被三爷骗了，他答应给自己做一张新桌子，可一辈子也没见着新桌子啥样。

三爷死了，带着他的新桌子。我穷极想象企图复制三爷和三奶初见时的模样。他们定情了，三奶一定是这样说："我要一张新桌子。"三爷拼命点头。

那是三爷学木匠之前呢还是之后？

不管怎么说，对于一辈人来讲，那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选自《小小说选刊》

# 老南瓜

◇文／聂鑫森　图／戴清胜



在我们南门村，最喜欢种南瓜的是南门酉。

“南门”是个复姓，相传其先祖是京城看守南门的官，也就有了这个姓。南门酉常说的一句话是：“先人守南城门，我守南瓜地，不算辱没老祖宗。”他之所以名“酉”，因为他是酉时出生的。不过，他对酉字有另外的解释，“酉”与“酒”同义，所以他此生酷爱杯中之物。

南门酉年近花甲了。大脸盘、大眼睛、大嘴巴，矮墩墩的，结实粗壮，像一个老南瓜。他姓里有个“南”，又喜种、会种南瓜，便有了个外号“老南瓜”。其实他读过初中，又喜欢看书，待人亲和，整天快快活活的。

别人家种南瓜，不过是一畦两畦，作为瓜类中的一个品种而已。南门酉是成片成片地种，屋后的坡地上，屋前的菜园子里，种的都是这些玩意儿。当然他也种别的蔬菜，不过是个点缀，供餐桌上自用调换口味儿。

他种的南瓜品种，是家传的，叫落地鼎瓜。三月点种，藤叶满地爬，不需要搭棚立架。夏秋之间，南瓜陆续成熟，像立地的鼎，壮实、笃定，重的可达四五十斤。南瓜是个好东西，鲜嫩的叶、藤、花可以做菜，清香可口；瓜肉可炒可煮，既当菜又当饭，还可以和入米粉做成南瓜粑粑。把瓜肉切成片，晒干，再下油锅炸，就成了可口的点心——油炸南瓜片。

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种南瓜，他说的理由很充分，第一是好看，第二是祖传的“合花”技术需要历练，第三是有喝不完的南瓜酒。

南瓜好看吗？南门酉认为它比什么花草都经看耐看。南瓜点种后，下过几场春雨，出秧了，长藤了，爆叶了，慢慢地从藤叶间冒出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渐渐宽大的叶子，成五裂状，密密匝匝，碧沉沉的；花冠

也长出大的裂片，花身长而尖，像一支支裂口的铜喇叭。南门酉走在藤叶间，裤管被刮划出清亮的声音，好像出自铜喇叭口，很阳刚，很撩拨人。

可惜如今到瓜地里来，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了。老伴儿早两年在一场大病后走了。儿子早已在城里安家立业，孙子也上初中了，他们要接他到城里去住，他说："我离不开这些南瓜地，城里哪里去找南瓜酒？再说，我身体好着哩，多余的南瓜有人上门来收购，你们别记挂我。"

南瓜要结得多、长得壮实，全靠"合花"。南门酉的"合花"诀窍，是他爷爷和父亲手把手教的，可惜老人们都过世了。南门家的"合花"，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有月亮的晚上。月亮叫作太阴，这时候给雌花授粉，真正是天造地合。

南瓜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每株苗上有雌雄两种花。当天色渐暗，月亮升起来时，南门酉提一盏马灯，拎一张草席，一个人悄悄去了南瓜地。先在一块空地摊开席子，放下马灯，然后借着月光慢慢巡看南瓜花。看准了，他掐下一朵雄花，把花冠朝下，与雌花的花心相对，先是轻轻抖动雄花，然后把两花的大裂片互相交结，就像男女的手足交结在一起，再扯一茎细长的草，把交结处不松不紧地缠绕起来。南门酉看过这方面的书，叫作"合花"或"卡花"，还有个雅致的说法是"合欢"，乡下人干脆叫"戮花"。南门酉不忘在"合花"后，摘一片南瓜叶，盖在两朵花上面。月光洒在瓜叶上，稠稠的，慢慢地流动。瓜叶下，是南瓜花美美的梦。

南门酉在"合花"时，总感到有一双眼睛藏在什么地方，在偷偷地窥视他。他只是淡然一笑：你能看出什么门道吗？他装着什么也不知道，想看就看吧。干完了该干的活儿，他在草席上坐下来，抽烟，仰头望天上的月亮。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个好听的声音："合了花，为什么还要盖一片叶子？"

"那叶子是它们的碧罗帐。"

"老南瓜，你是个惜花人。我走了。"

"不送。"

南门酉一年四季都有南瓜酒喝。他酿酒的方法很独特，当第一个南瓜快熟时，他便在瓜蒂旁钻两个深深的小洞，把做甜酒的酒曲捣碎成粉，从小洞中灌进去，再用湿湿的泥巴把洞口封死。过上十天左右，酒便酿熟了。他饮酒的方法也很有趣，干了一阵活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打通了节巴的小竹管，抠开南瓜洞口的泥巴，插入瓜内，俯身吸吮。啧啧，太好喝了。喝几大口后，再用湿泥巴封住小洞，留待下次再喝。他会按时间顺序，酿出一"坛"一"坛"的酒，于是酒如长流水不断。冬春两季呢，他的地窖里放着一个一个的老南瓜，都是灌了酒曲的，上面标好了日期，到时取出来喝就是。

南门酉的酒曲，是从村里夏秋香开的小店里购来的。这个店里日杂百货，什么都有卖。夏秋香不到五十岁，人长得好看，待人也客气。只是命不好，丈夫早几年在外跑生意，出车祸死了，她硬撑着让孩子读完了大学，然后留学去了美国。南门酉除买酒曲外，油、盐、酱、醋、茶，什么都到小店去买。

这一天，南门酉去买一件红背心。夏秋香问："老南，我想买你一样东西，不知肯不肯。"

"叫我老南瓜吧，亲切。买什么东西呢？"

"南瓜酒。"

"你也想喝酒？不用买，我给你送来就是。"

"老南，那怎么好意思？"

"住在一个村，不是一家人吗？"

夏秋香的脸蓦地红了，然后说："有月亮的晚上，我想……近近地……看你怎么合花……"

南门酉愣了一下，说："只要你不嫌弃，只管来看……"

选自《百花园》



# 爸爸不是坏人

◇文／孙国彦　图／周欣欣

新世纪到来那年，丁伟下岗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从头再来，四处求职。国庆长假那几天，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没人带，他只好带上儿子外出找工作。

但是，丁伟一无文凭二无特长，要想找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一天，他带着儿子又奔波了一整天，仍旧无功而返。

丁伟领着儿子来到车站，准备赶公交回家，但儿子却拉着他的衣角，望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家超市，挪不动步子。丁伟此时已囊中羞涩，但又不忍拒绝儿子。他摸了摸口袋里仅剩的几枚只够坐公交的硬币，和儿子商量说：“儿子啊，爸爸丢了工作，咱家快没钱了……进去看看可以，但不能花钱，好不好？”

尽管儿子才五岁，未谙世事，但作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父亲，在儿子面前讲这样的话，丁伟仍然感到底气不足。好在儿子很懂事，一个劲儿地点头答应。

来到超市，儿子眼都不眨地盯着那琳琅满目的零食，嘴上却说：“爸，咱不买薯片。”

“儿子乖！”丁伟忙夸儿子。

一会儿，儿子又说：“咱也不买可乐。”丁伟慈爱地摸摸儿子的小脑袋，夸他真懂事。

“咱也不买大大卷。”儿子摸着那盒精致的大大卷，爱不释手地把玩着，看爸爸没接茬儿，赶忙又乖巧地补了一句，“我就摸一摸。”

丁伟终于无言以对，背过身去，强忍住了泪水。他四下看了看，深吸一口气，轻轻拿起一包儿子最爱吃的果冻，悄悄地塞进了怀里。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通过收银台

时，丁伟很快被发现了。他只感到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一向那么高大，如今却……

很快，一个警察跟着店员走了进来。警察看了看丁伟，又看了看他儿子，思忖片刻，轻声对他说："你跟我出来一下。"

丁伟正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儿子却怯怯地冲警察说了一句："警察叔叔，爸爸不是坏人。"

警察蹲下身来，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微微一笑说："爸爸当然不是坏人啦！告诉你吧，你爸爸是我的一个朋友，现在我需要他到外面帮我一点小忙，你在这里等一会儿，好不好？"

儿子听警察叔叔这么说，惊喜地张大了嘴巴，敬佩地看着爸爸，自豪地挺直了小身板。

警察叮嘱店员照看好孩子，轻轻地拉了拉呆愣在那里的丁伟，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超市。

来到一个僻静处，警察狠狠地瞪了丁伟一眼，恨铁不成钢地骂道："哪见过你这样当爹的，真会给孩子做榜样啊！也不想想对孩子有啥影响？"

丁伟原本等着接受处罚，听了警察的话，这才醒悟过来，又是感激又是羞愧，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叹了口气，红着眼圈讲了一遍事情的原委。警察想了想，伸手要摸口袋，他赶忙摇头："不不不，警察同志，我们回家自己买，自己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十八年过去了。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公务员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进了市公安局，并顺利通过了政审。

接到录用通知那天，丁伟激动地看着儿子，嘴角颤动，声音哽咽："爸真没想到……没敢想会有这一天！你是爸的骄傲，是咱全家的骄傲！"

对丁伟来说，这十八年，是最艰苦的十八年，也是他最拼的十八年，为了儿子，再大的风浪他都咬牙挺过，因为儿子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幸的是，他以渐渐佝偻的脊背换来了儿子的健康成长，儿子一直是那么优秀，充满阳光，充满朝气，像一棵挺拔的青松。

犹豫了好久，丁伟终于鼓足勇气，神情黯然地说："爸这辈子虽然没啥成就，但一生坦坦荡荡、干干净净，只有那一次，鬼迷心窍犯了糊涂……"

接着，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儿子讲了当年那件事情。

往事不堪回首，但他愿意坦诚地告诉儿子，希望儿子能以他为戒，清清白白做人；更希望儿子能像当年那个警察一样，做一个有温度的执法者。

"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坏人？"丁伟苦笑着问儿子。

儿子摇摇头，动情地说："当然不算！如果您真的想偷，完全可以选更贵重的物品，而不单单是那包果冻。爸，我知道，您当年铤而走险，完全是出于对我的疼爱，在我的心目中，您从来就没有瑕疵！"

丁伟顿时眼眶湿润，一把抱住了高大帅气的儿子。

儿子轻轻地拍着他的肩抚慰着，像在抚慰一个孩子。他知道，爸爸的故事并没有讲完整——他清楚地记得，那次在超市，离开之前，他拿着那盒大大卷眼馋了半天，终于经不住诱惑，偷偷地把它塞进了衣兜。爸爸看见了，蹲下身，轻轻地把那盒大大卷掏出来，满脸慈爱地看着他说："好儿子，咱不能这么做，这是偷，知道吗？爸爸答应你，下次一定给你买大大卷，好不好？"

如今，儿子还知道，当年，无论是爸爸的正面教育，还是那位警察的温情执法，都是对他稚嫩童心的悉心呵护。他为在自己生命里遇到这两个真男人而深感幸运。

选自《故事会》

# 真品

◇文／陈振林　图／段明



小城。就那么几十万人，却有一百多位挂得上号的收藏家。一百多位挂得上号的收藏家中，又有两位是最出名的。一位是“张一眼”，六十多岁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收藏物的真假；另一位是“刘三敲”，也有五十多岁了，你拿来藏品，他也只在上面轻轻地敲三下，就能识别东西的好坏。

方圆百里，要是哪位藏家的东西想要让人掂量掂量，那就会找到这两人中的一个，让他来识别识别。当然，是只能找一个人的，找了张一眼看，就不能找刘三敲了。这个规矩行里的人都知道：张一眼看了的东西肯定是不会走眼的，他说是清朝的，这东西肯定是清朝的，不会有人怀疑；自然，刘三敲敲过的物件也一定会说到点上，他说是赝品，那它一定是赝品，没有人质疑。

一山难容二虎，张一眼和刘三敲两人的关系并不好。同行是冤家，两人碰上也不会说上一句话。更为可气的是，两人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城东的王麻子不知道在哪儿得了个旧夜壶。他先是拿去让张一眼瞧了，张一眼说，是民国十年的东西，至少值三千块钱。可这王麻子不守规矩，他又将这夜壶拿到了刘

三敲面前，刘三敲轻轻地敲了三下，说，这就是前两年的东西，我还用过这种东西的，一分钱不值。这下王麻子就得意了，一遇到小城里的收藏家就会说，都说张一眼和刘三敲内行，我看不行喽，隔三千元哩。就是这句话，让两人起了意见，都想去找王麻子问个道理，但都丢不下这面子，这事只得作罢。

但张一眼和刘三敲两人更像两只老虎了，见面时都是气鼓鼓的样子。

两人都还有自己得意的地方。张一眼家藏有郑板桥的一幅瘦竹图。刘三敲家中最自豪的藏品是一颗玉珠，据说是东陵盗宝之后从慈禧太后身上取下来的。每次小城里召开藏品交流会，大家都会提到这两件藏品。每次两人也会将两件宝贝仔细包裹好之后，在会上亮一下相，就是好多藏家想摸一下也没能够。

这一年的十月，又是小城的藏品交流大会。各位收藏家都将家中的心爱之物给拿了出来露下脸。刘三敲早就来了，坐在了大会主席台上。但就是不见张一眼的影子。一问，才知道，老先生住进了病房。就在上个月，有小偷光临了张老先生的家，除了那幅瘦竹图，家中的藏品几乎全被盗走。老先生气急之下，卧床不起。到医院一查，居然是肝癌，要治好病，得花大钱做肝移植。

没有见到张一眼老先生的人，但在藏品交流区，刘三敲见到了张一眼老先生的物，就是那幅瘦竹图。标价88万元，等着顾客上门。

张一眼先生居然卖家中藏画了，收藏家们都挤了过来。

但也许是售价高了些，让这小城中的买主难以下手。也许有人怀疑这幅瘦竹图是幅赝品，不想花这冤枉钱。

那幅瘦竹图，在交流区挂了三天，居然无人问津。

第四天上午，有人买下了瘦竹图。买画者不是别人，正是刘三敲。88万元，刘三敲一分钱没少给。

刘三敲将瘦竹图带回家的时候，跟着他学收藏的学生石心正在他家。两人将图展开，细细地看起来。

“老师，我觉得这不是郑板桥的瘦竹。也就是说，这是幅赝品。”学生石心说。

“为什么这样说？”刘三敲问。

“板桥老先生的竹，所画的竹叶总是苍劲有力，即使是瘦，也是挺拔清癯的样子。可是这几竿竹，无精打采的样子，肯定不是郑板桥的画作。”

刘三敲没有接过话头，只问了一句：“你认识张一眼先生吗？”

“当然认识。”石心说，“我们有同学也在跟着张一眼先生学收藏呢。张先生因为喜爱收藏入了迷，他的老婆和儿子早就离他而去了，上个月家中被盗，老先生又受到打击，加上查出肝癌，老先生这下子真是雪上加霜了，不知张老先生是否还挺得住啊……”

“这次肝移植前后得60多万元你知道不？”刘三敲又问。

“当然知道。”石心说。

刘三敲笑了笑，说：“这下你就应该知道，这瘦竹图应该是真品了啊。”

石心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老师早就知道这幅瘦竹图是赝品。

两个月后，在这座小城的一条小路上，两个老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后边的是张一眼，前边的是刘三敲。张一眼声音嘶哑：“刘三敲啊，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你救了我的老命。过些日子，我一定会想法子赎回我的瘦竹图的，只有我知道你是上了我的当了的……”

刘三敲没有回答，只是呵呵地笑。

选自《读家记忆》

水。吃完抹抹嘴巴回教室，为了体现兄弟情义顺便安顿自己的良心，我舍弃自己宝贵的晨读时间，对老秦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劝导，劝他重新做人，改邪归正，沉迷学习，日渐消瘦。

老秦辩驳说：不错过人生的每一种可能，这才叫意义。我驳斥他的观点：如果走歪路算人生的一项可能，那叫无意义。老秦狡辩说：我是博爱，走的是阳光正道。

老秦不死心，他把追求姑娘当成了一项事业。我们的课桌贴的是理想的大学，而他的桌面上抄满营养计划、食堂的菜谱，打饭的时候乘以二；我们上课脑子里想的是氨基酸、官能团、加速度、微积分，他脑子里是红烧肘子、山药、木耳、番茄炒蛋。这家伙没救了。

看见他的年级名次依旧懒洋洋躺在我上面，我妥妥放弃感化老秦的念头。

老秦上辈子放风筝八成被雷劈过，脑子里唯一一根看清现实的筋给劈断了。学习也是，打球也是，如今追女生也是，身为他发小这么多年，我就没看见他撞得头破血流后服输的眼泪。可上天还是照顾撞南墙的傻子。

姑娘二模考得不好，站在办公室里哭得惨兮兮像只小白兔。我进去搬作业，见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低声啜泣，周围一溜儿勤学好问的好少年，只有她一人伫立在世界的中心，却是一株与世隔绝的水仙花，脆弱得不堪一击。老秦听说立马一溜烟跑得比豹子还快，“噌噌噌”蹿进办公室，故意挡在姑娘和班主任中间，满脸写着虚心讨教这位老师有关真理与谬误的区别。

文科班的老师职业病很重，讲完一大段发现这是理科班著名的二愣子，手中厚厚一叠教案毫不留情往老秦脑袋上招呼，哭笑不得：你小子不是学理科的吗？

老秦像个猴子似的边溜边躲，傻笑着，也不说话。经他这么插科打诨，姑娘擦干净眼泪给放出来了。

我不知道就这短短的从办公室走回教室的时间里，老秦是怎样发挥他那张天生能说会道的大嘴巴，说服姑娘同意他辅导数学。反正威逼利诱，一个答应接受爱心早餐，另一个辅导数学。

于是每天回家先打球再写作业的老秦一下忙碌起来，课余时间见不着人影儿，偶尔在食堂碰见，不是他帮着姑娘打饭，就是他嘴里塞着饭给姑娘讲题。

早恋这种事情一旦出现苗头，除了当事人的好友，老师是第一个察觉的。

我一直以为班主任任由老秦这个二愣子闹出这么大动静，不过是碍着他的成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结果高三动员大会那天，姑娘的母亲找到校长，说她家姑娘早恋。校长高度重视，找到年级主任谈话；年级主任高度重视，找我们两个班的班主任谈话，我们班主任这才知道，高度重视，找到当事人之一的老秦。于是老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揪着耳朵拎到姑娘母亲面前。

那时我们正在百日宣誓，我向场外一瞄，嚯！这不是校门口馄饨摊的阿姨吗？近半年都没见过，还挺想念她煮不破面皮的馄饨，虾米放得可足了。

姑娘站在她妈妈身边，低着头，看不清表情。旁边校长、主任和老师们呼啦啦站了一小排。老秦孑身独立，摆出一副舌战群儒的架势。

谈话进行了约莫半个小时，姑娘跟着母亲走了，老秦归到队伍中，就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脸轻松。

高考后老秦去了武汉，巧的是姑娘和他一个学校。散伙饭那天，老秦喝多了，于是开始自夸他当年的数学有多牛，硬是把一个不及格交白卷的学渣在短短一百多天拉上了及格线。大家都笑他吹牛，在场诸位只有我知道，他曾经在考前答疑那两天，跟我吐槽姑娘的数学成绩和王二麻子一样烂，吐槽完了还是会给姑娘买两个煮鸡蛋，印一套专题卷子。因为不到最后，老秦永远不会放弃，

他和他最后的倔强。

其实，那个文科班的女孩子，她妈妈原来在校门口卖馄饨，爸爸在外头送货当卡车司机。突然有天她爸爸中风了，她妈妈也就收了馄饨摊去医院照顾她爸。平日小姑娘早餐就吃她妈妈卖的馄饨，这样一来，小姑娘每天早上就只能饿着肚子来上学。老秦挺喜欢吃馄饨，知道这事就想帮她。他觉得送早餐像是可怜她，怕伤着小姑娘的自尊，就找了这么个蹩脚的借口。

老秦抵死不承认他的敏感又柔软的善良，他爱死了这种委婉又直接表达情感的方式，像演一场莎士比亚戏剧，华丽夸张又罗曼蒂克，特别满足他的英雄情结。在他看来，对于人家姑娘来说，也不会丢面子。

我果然不懂奇葩的思路，我问老秦：可你这样撩完就跑，对姑娘负责吗？

老秦像是第一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摩挲着下巴皱眉思考好久，最后用轻快的语气回答道：大不了在一起吧。我觉得和她一起吃馄饨特别开心，有这点就够了。何况我现在会做馄饨了，你要不要尝尝？

选自《喜剧世界》

# 古代也有外卖

◇文／吴昆




外卖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属，我国古代也有外卖。

自宋朝开始，外卖便已十分普遍，在《清明上河图》中便有了送外卖的场景。据冯梦龙《喻世明言》中记载，古代叫外卖一般分为四步——步骤一：叫住店小二；步骤二：掏钱，点菜；步骤三：剩下钱给店小二买酒吃；步骤四：坐等店小二外卖。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一是派下人去饭店订购；二是与饭店约定，定时送饭，这一点许多商会和公门都在使用；三是饭店主动上门，走街串巷，有外卖需要的人家只需打声招呼，付了定金即可。

古代的外卖产业到底怎么样呢？首先是提供外卖的饭店，分为三个等级：一是正店，这个相当于现在的豪华饭店，档次类似于米其林级别，一般不接小型外卖单，只接富家宴席的生意；二是脚店，类似于现在的中型饭店，也稍微亲民一些，但是这种店送外卖设有最低消费；三是分茶，这个就类似于现在的小饭馆，辐射的范围小，什么单子都接，一碗面条，几个炒菜都能送，价格不高，深受周边百姓喜爱。

在外卖兴起初期，送外卖的工作一般都是店小二兼职，但有时候店里实在太忙了，只能由外人去送，这也就是古代的外卖小哥，称作“闲汉”。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酒，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这些“闲汉”其实不专职送外卖，也帮人取物买货，更像现在的众包服务。他们也给饭店招揽生意，先在住户家里接到订单，再去饭店买饭，趁热给住户送到家，可谓一条龙服务。

古时候没有塑料袋和一次性餐具，外卖包装一般使用食盒搭配湿盘，湿盘由两层陶瓷组成，中间空心，可以注入热水，保持饭菜的温度，然后再盖上食盒，保证卫生，等顾客用完餐后，店小二会在打烊之后去取，当然，押金还是要付的。

选自《甘肃农民报》



# 《瑞鹤图》传说

◇文／九马　图／颜玮

宋徽宗赵佶年轻时能诗善画，尤其擅长工笔花鸟。那时，他还不是皇帝，听说盐城的海滩边有大片的芦苇丛，那里鸟类繁多，就连被人们称作吉祥鸟的丹顶鹤也会来此越冬。

于是，赵佶带上侍卫王喜骑着马一路游山玩水，等他们走到盐城，已是初春了。

海滩边哪儿有丹顶鹤的影子。赵佶翻身下马，一屁股坐在沙滩上，叹息道：“看来这次是白来了！”王喜摸摸脑壳说：“王爷，会不会时候尚早？要等到天黑了丹顶鹤才出现。”经王喜这么一提醒，赵佶想反正来都来了，干脆等等看。

二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直到月亮高高地挂在了天空上，果然从远处传来了几声丹顶鹤的叫声。二人循声慢慢走向海滩，定睛细看，果真有一只丹顶鹤在翩翩起舞。

不过，这丹顶鹤怎么有点像人呢？就在赵佶愣神的时候，一样东西“嗖”的一下飞了过来，王喜见状，连忙抽出腰刀格挡开来，嘴里喊着：“王爷，闪开！”这时，二人才看清，那不是丹顶鹤，而是一个穿着白衣红裤的年轻姑娘。那姑娘正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尴尬地说：“王、王爷？我以为你们是……”

赵佶见状，哈哈笑道：“姑娘，你不必紧张，我不是王爷，只是普通百姓。我姓王名叶。”又一指王喜，“他是我兄弟，叫王喜。”原来，姑娘叫鹤姑，是附近村里人，尤喜丹顶鹤优雅的身姿，所以经常在海滩边模仿丹顶鹤起舞。刚才她以为赵佶他们图谋不轨，这才随手抓了块石子打了过来，幸亏没有伤着人。

得知赵佶他们是来看丹顶鹤的，鹤姑惋惜地说：“你们来晚了，今年天气暖得早，前几日丹顶鹤都飞走了，想看只能等明年。”

虽然丹顶鹤飞走了，可眼前不是有一位会跳鹤舞的佳人吗？赵佶想到此，脱口而出：“鹤姑，你能给我们跳一段鹤舞吗？我们也算不虚此行。”

鹤姑脸上一热，随即点点头说：“看在你们远道而来的分儿上，我为你们献上一段。”见鹤姑答应了，赵佶喜出望外，赶紧叫王喜拿出纸笔。月光下，鹤姑的鹤舞跳得让人迷醉。一曲结束，赵佶依依不舍地和鹤姑道别，相约明年冬天再来看鹤。

第二年秋至，赵佶带着王喜再次上路。两人马不停蹄赶到盐城，一望见那片海滩，赵佶就四处寻找鹤姑。天色渐渐黑了，鹤姑没有出现，可赵佶依然站在芦苇边不肯离去。忽然，他觉小腿上一阵剧痛，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赵佶醒转过来，只觉得浑身乏力，睁开眼看见床沿上坐着的正是鹤姑！这时，王喜从门外进来，见赵佶醒了，连忙说赵佶是被毒蛇咬了，幸亏鹤姑及时赶到，才救了他一命。为了给赵佶吸蛇毒，鹤姑自己却中了毒，嘴唇和脸庞变得又肿又紫。

赵佶闻言，竟落下泪来。鹤姑急忙安慰：“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服过解药，很快就会恢复。”赵佶虽然清了蛇毒，但还要在床上静养一段时间。他心里记挂着京城，便暗暗关照王喜先回去看看宫里情况，等过了年他再动身。

为了给赵佶补身体，鹤姑经常去海边抓螃蟹捕黄鱼，今天做道河蟹豆腐，明天又换个鱼肉饺子，天天变着花样让赵佶尝鲜。半年光景，赵佶身体好起来了，而鹤姑却足足瘦了一圈。

转眼又是寒冬。这晚，赵佶在睡梦中被阵阵鹤鸣声惊醒，他披衣下床，循着鹤声来到了海滩边，远远地他就看见芦苇丛中有点点鹤影舞动。赵佶欣喜万分，蹑手蹑脚走到芦苇边，竟发现一群丹顶鹤正围着鹤姑翩翩起舞，那美妙的舞姿无与伦比。正当赵佶看得入神，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丹顶鹤顿时都飞走了。

飞马而来的是王喜，他告诉赵佶，向皇后密令他即刻回京，说宫中要出大事了。赵佶不敢耽搁，匆匆告别鹤姑催马回京。果然，宋哲宗已病入膏肓，挨到来年正月便一命呜呼了。在向皇后的帮助下，赵佶顺利登上了皇位，正是宋徽宗。

当了皇帝之后，赵佶又想起了画鹤的事来。现在他不用费心费力去海滩边看鹤了，而是传旨让王喜去各地搜捕，果然没过多久，王喜就抓到了几只丹顶鹤。

王喜把丹顶鹤关在屋里，没几天便发现一只只无精打采，有的甚至还会掉眼泪，不久竟都绝食而亡。赵佶气得暴跳如雷，下旨让王喜继续抓。可抓多少只都是一样，养不了几日便饿死。

此刻，赵佶才想起了鹤姑，下旨让王喜即刻召鹤姑进宫驯鹤。王喜怀揣着圣旨，快马加鞭来到了盐城。到了盐城一打听，才知道鹤姑中了蛇毒后没有好好休养，那晚，为了召唤鹤群，鹤姑不顾天气寒冷，在海滩上同舞，结果受了风寒，在赵佶回宫之后没多久便香消玉殒了。

王喜在鹤姑的房内找到一封信，是鹤姑写给赵佶的。鹤姑告诉赵佶，鹤是吉祥之鸟，对于爱情更是忠贞不二，如果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它们便会绝食而亡……

看完鹤姑写给自己的信，赵佶泪流满面，从此再也不抓鹤了。后来，赵佶画鹤，总会想起那晚鹤姑在海滩上的翩翩舞姿，经过多年感悟，他终于画出了传世之作《瑞鹤图》，至今仍收藏在辽宁博物馆内。

选自《民间文学》

# 插秧状元

◇文／林霞　图／黄胜



秧状元是一个淳朴的农夫，他祖上世代都是耕田的，祖祖辈辈都是种庄稼的妙手。而秧状元呢，更比他的先辈做得精彩，特别是插秧，又快又好。远近几百里的庄稼人都赶不上他，所以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秧状元”。一传十，十传百，秧状元的名气越来越大，越传越远，他的真名字叫什么，反而没有人知道了。

有一年，新来了一个州官，秧状元的名气很快就传到他耳朵里去了。谁知道这位州官大人一上任就心中有气，因为那时的广德州十分富庶，号称是有“望城十万”油水的肥官差，哪知，州官一来就赶上了连年大旱、民不聊生的当口，乡绅黎民都“孝敬”不起。他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经常遇事生端，专找碴儿。他一听说竟有什么秧状元，顿时勃然震怒，拍着桌子痛骂道：“哪里来的耕田汉，胆敢自称状元，简直是大逆不道，图谋不轨！赶紧把他抓来见我！”

州官一发火，衙役们怎敢怠慢，忙得狗颠屁股地把秧状元抓来了。州官斜着眼睛，把秧状元扫了一眼，只见他赤着一双脚，裤脚卷得高高的，一点儿也不畏惧。州官把惊堂木一拍，喝道：“你这泥巴腿，就是自封状元的刁民吗？”秧状元却义正词严地答道：“我没有自封状元，乡亲们都喊我秧状元，我也不能阻止他们。”

“乱说！”州官又把惊堂木一拍，“本官只知道有当今皇上御封的文状元、武状元，你有什么本领，也敢叫状元！分明是这一州的刁民别有用心！”

州官的话头一转，显然是想把罪加在全州黎民身上，托故欺诈。那时有一位很有名

望的白胡须老头立即跪下解释说："秧状元确实是大家叫起来的……""住口！"州官立即打断了老头的话头，"他有什么本领，称得上状元？莫非你不知道朝廷封的文状元有满腹文章，武状元有满身武艺，会耕田有什么稀奇！"

白胡须老头忙道："启禀大人，自古道：三十六行，七十二业，行行出状元；秧状元栽秧，是全国妙手，可称得上状元。大人不信，可当面测验。"

"嘿嘿嘿！"州官笑了一阵向秧状元问道，"你栽秧有何妙法，能称状元？"

秧状元听了，不慌不忙地念了四句道："撮撮都是八根秧，横直八寸对成行，大人绕田走一转，我能插秧一长趟。"

"什么？"州官惊得眼睛都鼓出来了，"此话当真？哼，诱骗父母官，要犯杀头之罪，你知道吗？"

秧状元满不在乎地说："我若是不能，宁愿领罪。若是我真能如此，又如何呢？"

"要是你真有这么大本领，我给你竖一座牌楼。"州官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就开始说大话。最后还补上一句，"嘿，要是做不到，不仅你要被杀头，就是全州黎民都要治罪。此刻就去测验！"

一声令下，衙役们急忙备轿，州官亲自打道东城外，选了一丘大田，就地"开考"。这个消息立即轰动全城，男女老少一齐涌出城去看热闹，也都替秧状元捏一把汗。

测验开始了：州官大人撩袍端带，拿出满身气力以自己最快的速度顺着田埂就跑。等到他气喘吁吁地跑了三条半田埂，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忽然，周围的人们轰雷似的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原来秧状元的一趟秧已插到头了，正笑嘻嘻地在等候着州官哩！

这时州官又气又累，脸涨得红里泛青，立即吩咐几个随员拿尺下田去量，量来量去，结果一点儿不差：行距株距都是八寸，横直成行，像线牵的一样。州官更急了，吼了一声，把秧拔起来当面点根数，一趟秧点了一半，每一撮都是八根秧，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州官这才真泄气了，可是他还不死心，一定坚持把秧全都拔完，亲自仔细地数。州官突然狂笑了起来，高举起一撮秧："嘿！这个是九根！"这一来把周围看的人都惊呆了。哪知道秧状元却神色自若地说："请州官大人再仔细看看。"州官忍住了肝火，把那一撮秧送到秧状元的鼻子尖下说："这明明是九根，莫非我数错了吗？"秧状元瞟了一眼，微笑道："大人，这九根里面有一根是稗子！"话音刚落，又响起了一片笑声。

黎民百姓越是兴奋，州官大人越是窘得厉害，硬着头皮要继续数完。拔到最后一撮秧，州官脸上的肉又跳了一下，好像又在笑："哈哈！这一撮又是九根，莫非又有一根是稗子不成？"

秧状元看都没有看，说："大人，这虽然是九棵，但是其中一棵没有根，怎么活呢？"这时黎民百姓更乐了，笑得更欢。

州官待了半晌，无话可说，他本想借此耍点威风，在黎民百姓头上榨点油水，想不到反惹了一场没趣。

在周围男女老少的监督下，州官适才在公堂上讲的话无法赖掉，只得给秧状元建了一座"石牌楼"。但是州官仍是怀恨在心，在牌楼上既不题秧状元的名字，也不写事迹和年代。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全州黎民一代又一代都知道这牌楼是"秧状元坊"。

如今这座牌楼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插秧田里，大家还津津有味地讲述着秧状元的故事。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 找不到的失踪者

◇文／刘凡之　图／段明



从前，张家口有个姓胡的皮匠，一年到头总是到草原来做皮活，大伙儿都叫他胡皮匠。胡皮匠心好，收皮张不勒价；做皮活，不多要钱。大伙儿对他也不见外，有啥好吃的都给他送。

有一天，来个骑青牛的老头，看样子七十开外。这人到胡皮匠的窝棚时，眼见天就擦黑了。胡皮匠把他留下住在一起。唠嗑中知道他姓孙，来自山东，到关东找儿子。他俩唠得挺投缘。可睡到半夜老头就病了。第二天一早，身子火炭儿一样烫手。胡皮匠托当地人帮助弄点草药吃了，烧退了点儿，病仍不见强。有人劝告胡皮匠“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趁老头病好点儿，赶紧送他走，别惹麻烦。胡皮匠苦笑一下，说：“惹麻烦也得惹了。他病成这样，送走了，非死在道上不可。”就这样，胡皮匠像侍候老爹一样，一侍候就是四十多天，老头的病一点儿一点儿好了。

门前有个小水塘，是胡皮匠泡皮子用的。老人看他这几天忙着沤皮子，也没去找他，就到附近走走。

这天，老人背来半袋东西，趔趔趄趄的。胡皮匠见了急忙过去帮忙，不料老人一栽歪，就掉进水塘里去了。

胡皮匠不顾一切地脚跟脚跳进水塘，在里边折腾了半个时辰，就是没找到人。上岸来又找了几个人下去拉大网似的找个遍，仍然没有踪影。

这节骨眼儿，皮子也熟好了，到起窖的时候了。他想也好，把皮子起出来更好找。

起出了皮子，又找老人，依然没有踪影。他觉着也真怪，怎么脚跟脚跳进塘里就找不到了呢？这时他一眼看到牛槽子那里，牛也没了。他更觉得蹊跷。心中暗想：嗯？这老人难道有点邪门歪道？

这时，他想到起出的皮子还在水塘边上堆着，得收拾一下。可他一搭手，就觉出不一样。

这些年，他有块心病，就是沤泡的皮子总是硬撅撅的不好使。起初认为没泡到时候，可是再多泡一下，就有点过头，皮子不顶用了。

这回皮子沤得怎么这么柔软？忽地脑袋一转，老人背的那袋子里装的什么？老人是从那片不长草的地方转悠回来的。他到那儿一撒目，那里的土被刮了一层。他明白了，老人背的是硝土，熟皮子要用硝（后来人们把这硝起名叫“皮硝”）。

这之后，又找了一天，仍没找到老人。胡皮匠不找了，知道这老人不是凡人，是来点化自己的。一想到他是山东人，姓孙，腿脚不好，骑青牛，猛然想到了皮匠的祖师爷孙膑，胡皮匠跪到地上咚咚咚磕了仨头。

选自《民间故事》

# 上海滩一九一零

◇文／姜泽华　图／段明



## 一

自从兆康钱庄掌柜唐寿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上海滩最大的钱庄之一兆康钱庄随之轰然倒闭，蔡乃煌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连续两个“大烟泡儿”烧完好不容易睡去，又总是在莫名其妙的噩梦中醒来。然后就是烧再多的烟泡儿也没用了。

很快，蔡乃煌连这噩梦也没的做了。随着市面上流言四起，各大钱庄银行被挤兑的人流踩断门槛，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衙门不断地电报申斥，蔡乃煌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召见各大钱庄股东，求爷爷告奶奶让他们从全国各地分号调集银子，敞开汇兑千万不要酿出事端。实在周转不过来，也必须保证每天分段批量汇兑。江南乃国家赋税之所在，自古官商一体，荣损与共。

眼下，除了让各大钱庄敞开汇兑银票安抚市民，也实在别无快刀斩乱麻之策。真要给被“套了白狼”的股东储户们一个交代，还须等到唐寿江归案之后。

于是，蔡乃煌再发兵备道令牌，严令有司会同上海知县衙门捕快，严密控制各大水陆码头，继续搜捕兆康钱庄掌柜唐寿江，防止唐寿江外逃。一边知会列强租界巡捕房，并雇用私家侦探盯紧沪上各大钱庄掌柜及其眷属。一旦再出个钱庄掌柜携款潜逃事件，他这个一向为朝野视为肥差的分巡苏松兵备道，就再也甭想坐得安稳了。

却不料怕什么偏来什么。兆康钱庄掌柜唐寿江尚未捉拿归案，几家苦苦支撑

不堪挤兑的小钱庄却接连倒闭，小钱庄老板们没有唐寿江那样的“土遁”本事，只好把心一横跳黄浦江了事！

消息传出，对本已发生的挤兑风潮更是推波助澜！整个上海滩所有中国人开办的钱庄银行，除了有官方背景的“源丰润”之外，都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市面上已有风传，说那兆康老板唐寿江，实际是“乱党”的一名重要头目。几经沉浮的“革命党”得到侵吞的巨额资金，已经准备趁上海滩市面混乱之际再度起事。世界列强的军舰则借口保护租界利益，纷纷向吴淞口集结。

为世界所瞩目的“东方夜巴黎”上海滩，随时可能爆发一场惊天之变！

“快快！火速安排火轮，我要连夜去南京，向张督帅面陈事宜，商讨万全之策！”焦头烂额的蔡乃煌连忙吩咐手下胥吏。

作为十九世纪末世界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上海滩不但集中了大量民间资金，清政府海关收入及向世界列强的赔款储备金，也都集中在这里。一旦上海金融崩溃，上海滩落入革命党人手中，几乎倒了大清财政的半壁江山！真要那样，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苏松兵备道所能承担得起了。

天要塌了，就由高个子去支撑吧！行到山穷水尽，蔡乃煌突然悟到一番向两江总督的推脱说辞……

## 二

蔡乃煌到达南京之时，整个上海滩金融市场已经陷入彻底的混乱。江南各地钱庄银行的总部分号，门内门外挤满了挤兑银子的市民储户！上海道台及知县衙门严令，钱庄老板们拒绝挤兑即是“乱党”同谋。因此钱庄银行就是被提走最后一两银子，也不敢关门打烊。到最后钱庄老板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索性自行投身到各级官府衙门。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身家性命任由官府发落好了！

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丰润县人。十九岁中举，二十三岁中进士。是张之洞之后又一位权倾东南的封疆大吏，历经风浪为人凝重沉着。早在上海金融挤兑爆发之前，便已密切关注上海时局，一边往各地加派绿营兵维持治安，防止“乱党”借机闹事，一边召集各级僚属共商对策。因此蔡乃煌一来总督府，简略陈述事发经过，便开口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兆康钱庄几十年基业，吸纳的朝野银两不下千万计。放眼宇内海外，哪一家银行钱庄短时间内有如此的周转能力调拨转运？就算唐寿江逃到美利坚英吉利，也不可能一下把如此巨资转走吧！风起于青萍之末，总会有迹可循，贵道何以事到燃眉才思对策，酿成今日混乱之局？

蔡乃煌汗也顾不上擦便惶然回道：健帅（张人骏字健庵）责备的是。官府历来对大小钱庄发出的庄票审查极严，可没想到兆康钱庄这次居然依仗本金雄厚，直接通过外资银行套现，从而躲过了官府审查。唐寿江甚至将许诺给股东们的高额利息，也委托外资银行先行支付。正是因为有外资银行介入，兆康钱庄才能逃脱监管瞒天过海，滥发庄票酿成今日祸端……上海道台衙门虽然对外资银行无权监控，但于兆康钱庄毕竟难逃失察之责，请督帅大人从重责罚……

这就是官场上流行的口头儿上自认失察，实际上却“如封似闭”把责任一推六二五。张人骏暗暗愠怒：就算兆康通过外资银行在关键环节逃脱监管，但接下来大小钱庄接连倒闭总是事实，你上海道台衙门又当作何解释？

于是，张人骏强压怒火，暗藏玄机继续发问：许以重利滥发庄票，历来都是钱庄致祸之源。若不是各钱庄群起效尤，想必也不会如今天这般一发不可收拾吧？

官位甚至性命攸关，蔡乃煌一路之上推敲的就是这番说辞，哪会自跳陷阱轻易上当。于是就断然否认：因为兆康钱庄资金雄厚利息最高，这才得以不通过官府监察顺畅发行庄票。如此之下，大多数钱庄因为资金不足，只得向“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拆借资金。随着兆康钱庄的倒闭挤兑风起，外资银行惧怕受到池鱼之殃，这才纷纷收回拆借给各钱庄的资金，引起连锁反应。洋人此举虽说无可厚非，却无异于给陷入挤兑风潮的各大钱庄以火上浇油……

怪不得有“乱党”嫌疑的唐寿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席卷了股东们上千万银两，原来他的背后有洋人撑腰！也就是说，兆康钱庄的倒闭以及今日上海滩的金融暗涌演变为扑天风暴，乃是外资银行与“乱党”相互利用，从而形成的对大清国金融的内外夹击！张人骏明白过来，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如果大清的钱庄集体倒闭，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滩，势必成为外资银行一统江湖之局！大清王朝的金融，恐怕从此将彻底地受制于人了……

两江总督上下僚属，顿时悚然惊惧。如此一来，不但是上海的地方官难辞其咎，就是他们自己也将引火烧身了。沉船落水无先后，谁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 三

据密探暗报，“乱党”的大头目“孙大炮”已经从海外秘密潜来上海。大清王朝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眼前！

两害相较取其轻。眼下较之欲颠覆大清朝廷的“乱党”而言，让外资银行暂时控制上海金融，损失总是要小一些。于是，张人骏一边秘密调集两江“新军”两千人前往上海，一边亲自出面召见世界各大银行的驻沪代表，主动请他们收购接连倒闭的中国钱庄。

其时，中国的钱庄银行因为起步较晚，无论规模还是经营模式，都与世界大银行有不小差距，更何况是在负债倒闭之后。因此虽然张人骏许以诸多优厚条件，外资银行还是不肯轻易捧起这些个烫手山芋。眼见谈判无果，备感失望的张人骏不无恐吓地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一旦大清国金融市场崩溃，“乱党”的阴谋得逞，各国银行在清利益，本帅纵有三头六臂，恐也难以兼顾保证。眼下托管大清国钱庄银行，乃是彼此互利的双赢之举，请先生们再加考虑，万不可惜身自误……

在座的外资银行代表之中，最为傲慢的便是美国的花旗银行代表。听张人骏一放狠话，花旗银行代表当即站起来回道：总督大人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不肯托管贵国那些垃圾钱庄，大清国便有可能再一次爆发“义和拳”那样的暴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那么我将正告总督阁下，那正是我们世界各国银行再一次希望看到的……

放肆，大胆！竟敢跟总督大人如此回话！虽有僚属站起来呵斥洋人如此轻佻反诘，向来持重的张人骏还是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是啊，“庚子之变”后向世界列强的赔款，都是由朝廷户部直接拨向列强指定的沪上各大外资银行，外资银行从中赚取了不菲的佣金。洋鬼子巴不得看到中国内外交困，再次战败再次赔款。那样，他们就有赚不完的佣金，数不尽的中国白银了。

大清国自己的事情，想要好，还得自己人来办哪！召见外资银行代表回来，根据蔡乃煌举荐，张人骏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在挤兑风暴中苦苦支撑不倒的源丰润钱庄。

区区一个源丰润，纵然有心报国，眼下，恐怕也无力独自挽救即将崩溃的上海金融市场。当务之急，只有一边给它“输血”，一边用非常手段转移人们的视线，

疏导不可抑制的挤兑风潮！事情再难也要办，眼下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移署上海的总督临时衙门，顿时忙碌起来。

按照张人骏部署，上海道台衙门会同上海县衙，一面借“乱党”闹事之名，在挤兑的人群中大肆抓捕所谓的唐寿江“同谋”。一面急电奏报朝廷，请求外务部照会世界列强驻华使节，由他们出面斡旋向世界各大银行借款。此举于本就脆弱的大清金融而言固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值此多事之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在措手不及的金融风暴面前，大清朝廷自然不敢坐视上海滩陷入混乱。于是很快便批准了张人骏的奏请：由上海道台衙门出面担保，紧急向外资银行借了三百五十万两白银的外债。当然，这笔借款的大部分，自然到了源丰润钱庄的账上。

经过张人骏软硬兼施，朝野协力同心多方协调，上海滩金融市场渐渐有了趋向平稳的迹象。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把始作俑者唐寿江抓捕归案，给国人以交代。

于是，张人骏不惜悬以重金，并动用“新军”中的斥候，脱下军装客串捕快，增强缉捕力量，全力缉拿兆康钱庄掌柜唐寿江，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 四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两江总督衙门的重金悬赏之下，很快有“新军”斥候前来密报说，兆康钱庄老板唐寿江根本没有逃出上海，而是躲在了列强公共租界的某个地方。在众多保镖的保护之下，与娇妻美妾过得优哉游哉！

因为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道台衙门的捕快对列强租界内的清国要犯无能为力。如此，只有靠能够自由进出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于是蔡乃煌亲自出面，许以重利给法租界巡捕房巡捕费舍利，让法国人帮助秘密逮捕唐寿江。

从租界内找到唐寿江，于神通广大的费舍利来说自然不难做到。在租界内的一家酒吧，费舍利震吓住唐寿江的众多保镖，靠近唐寿江刚要动手，端着酒杯正品尝法国葡萄酒的唐寿江却满不在乎掏出一张朝廷官凭：我唐某人捐过道台，乃是大清朝廷堂堂的四品大员，相当于你们法国人的上海总领事，就是苏松兵备道蔡乃煌，也不敢拿我怎么样！贵巡捕为蝇头小利擅自抓捕大清朝廷四品大员，就不怕引起外交事端吗？

被控制的保镖们见唐寿江如此有底气，又纷纷围了过来。酒吧内一些外国水手明白了事情原委，也嘲讽般为大清国这种特有的闹剧鼓起掌来。

原来在商场跌打滚爬多年的唐寿江，早就打造了一副大清商人最具保护性的铠甲——纳捐购买的红顶子！

蔡乃煌听了费舍利垂头丧气的汇报，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急报总督行署，请求总督大人先摘了唐寿江的顶戴，却不料连张人骏面都没见到。总督行署只是派了一名督办，协助蔡乃煌另想办法，继续捉拿唐寿江。

拿一个犯罪的捐班道台还要费如此周折，权倾东南半壁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在朝廷面前哪里丢得起这个面子？

也许是因为连上海道台衙门及法国巡捕房都拿他没办法，唐寿江一下子胆壮气豪了很多。看看风头儿渐过，唐寿江居然在保镖亲信们的簇拥下，戴着四品顶戴花翎堂而皇之走出租界，逛起城隍庙庙会来了！唐寿江最喜欢的一个小妾爱听上海“紫竹调”，并且非要听城隍庙戏台上的名角不可！

眼线传来消息，被两江总督衙门逼得没办法的蔡乃煌一咬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拉上两江总督衙门派来的督办调集麾下绿营兵，呼啦一下子包围了城隍庙戏院！一切闲杂人等，只许

进，不许出！

眼见城隍庙戏院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蔡乃煌走进戏院，一脚踢开戏院包厢的门，对唐寿江冷笑一声：唐寿江，两江总督大人亲派督办在此，现在任你是当朝一品还是皇亲国戚，自有总督大人与你分解，还不束手就擒？

看着两江总督特派督办阴冷的目光，唐寿江虽然一阵慌乱，却很快镇定下来，慢条斯理摘下头上青金石单眼花翎顶戴，脱去四品官服……

唐寿江的官服里面，居然还穿了一套“三件套”西装！只听唐寿江张口嘟囔了两句“鸟语”，接着从西装口袋儿掏出一个蓝色“派司”往桌子上一摔：鄙人现在已经是不列颠北爱尔兰王国上海商务督办，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这个曾经的“红顶奸商”，“红顶子”下面居然还有一顶“蓝帽子”！这下不要说是上海道台，恐怕就是两江总督张人骏亲至，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却不料，两江总督的特派督办对唐寿江的英吉利护照看都不看，上去就是一记大嘴巴子：混账王八蛋！就你这两下子，也敢和总督衙门叫板？总督张大人熟知西洋各国法典，列强法律都有规定：凡大清国朝廷在职官员，一律不得加入外籍。所以这才迟迟没有褫夺你的四品顶戴！因此就算你有世界万国的“派司”，本督办对你这样不鸟不兽的蝙蝠也照拿不误！戴上你的顶戴花翎，跟我走吧！

唐寿江悟到疏漏，顿时大惊失色！眼见重金雇用的保镖们见势不妙纷纷开溜，沮丧地瘫倒在地：罢了罢了！就是你们苏松兵备道衙门不抓我，革命党人也必将杀我而后快。落到你们手中，总比落到革命党人手中要强……其实，我本不是什么革命党人，也没有席卷股东们的千万两银子。兆康钱庄几十年基业，早已在橡胶股票上灰飞烟灭了！

蔡乃煌及总督署督办听了，半晌无语，一时间，竟忘了给唐寿江戴上锁链……

原来早在1910年初，席卷全球一路牛奔的橡胶股票便已经显出疲态。在二级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外资银行见机不妙，便欺大清国金融业主脆弱无知，联手中国钱庄融资操纵橡胶股票，而他们却暗中套现。待到被暴利冲昏了头脑滥发庄票融资的中国钱庄老板们醒悟，外资银行早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乾坤大挪移”！

随着橡胶股票的轰然“熊”倒，在金融暗涌中挣扎的中国钱庄连庄票的高额利息也难以支付，只得次第关门大吉……

## 五

外资银行操控中国钱庄在橡胶股市套现，从而掀起上海滩金融暗涌的消息一经传播开来，激起了上海滩所有民众普遍的爱国之情。在上海商会的鼓动之下，上海各界同仇敌忾，纷纷在中国钱庄开户存入钱款。上海滩金融市场，竟奇迹般地稳定下来。

随着“革命党”在上海仓促举事的再次失败，大清朝廷的财赋之源，也免于一场灭顶之灾。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时候，这场金融暗涌的第三波浪潮很快接踵而来，已经漫及整个上海滩，悄悄淹上人们的脚踝了！

1910年10月，是大清王朝一年一度向西方列强划拨“庚子赔款”的最后期限。度支部的支付令尚未发出，上海苏松兵备道蔡乃煌却突然电奏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巩固刚刚稳定的上海金融，朝廷存在源丰润的二百万两赔款储备金一时难以取出。请总督出面上奏朝廷，另行拨付二百万两银子支付给世界列强。

先有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外资借款，后有沪上商界的鼎力支持，何来动用赔款储备金巩固市场之说？更何况，朝廷早有严令赔付款基

金专款专用。两江总督张人骏阅电之后拍案大怒，立即电令源丰润马上划拨二百万两银子赔款，否则将一并追讨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外资借款！同时上奏朝廷，把在金融暗涌中屡屡办事奸滑、巧言令色的苏松兵备道蔡乃煌撤职查办！

于是，早已外强中干的源丰润钱庄一下子被抽干血液，再也兑付不出一两银子。上海金融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涌轰然爆发出来成为滔天巨浪，余波甚至波及全国！

在橡胶“牛市”一日千里的虚涨时候，由蔡乃煌等一班官吏、买办入暗股的源丰润钱庄，同样深陷其中！之所以没有暴露，不过是因为他们以赔款储备金另立了一家钱庄。朝廷的三百五十万两银子借款，甚至不够填补他们造出的金融黑洞！

堂堂大清帝国地方官吏，一边风风火火堵塞暗涌，一边掘堤放水滋润自家田地的行径，终于堤毁水漫，把偌大的江南财赋之地淹为一片汪洋……

依旧是外资借款，依旧是把借款分发各大钱庄救市堵涌。这一天，在上海总督行署办公的江苏巡抚见张人骏没有出现在分发救市借款现场，不敢独行其事，忙去馆驿请示。

不料一见张人骏，突然发现两江总督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遂不谈公事，先行问安：国不可一日无江南，江南不可一日无健帅。健公一年来殚精竭虑奔忙，各大银行钱庄日趋稳定。健帅还需珍重，不可操劳太甚……

满面憔悴的张人骏却摇头，苍凉一笑说道：贵抚台还不知道？昨天夜里，“乱党”在武汉三镇起事成功了。九省通衢之地，已尽陷落入“乱党”之手。金融风潮或可平息，改天换地的风潮一起，还能阻挡得了吗？

选自《上海故事》

# 马鞍

◇文／梁子

曹操制定了许多严刑苛法，属下稍有失误或过错，就可能受到重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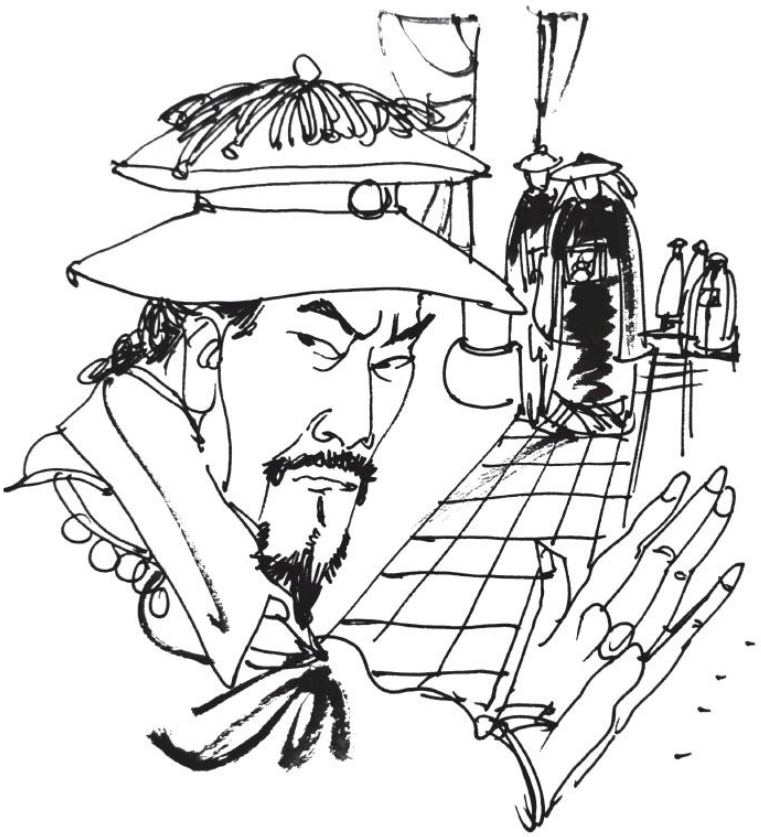
一天，一名库吏发现曹操放在仓库里的马鞍被老鼠咬坏了，吓得寝食难安，心想：“这下可完啦，丞相若追究起来，恐怕我这小命就难保了。”他找了一根长绳子，把自己捆绑起来去负荆请罪。路上，他碰到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曹冲奇怪地问：“您这是要干什么？”“由于我的失职，丞相的马鞍被老鼠咬坏了。”库吏回答。曹冲忙帮他解除绳索，劝道：“您不用着急，我自有办法救您。”

曹冲找了把小刀，将自己穿的衣服戳了许多小洞，活像老鼠咬坏的一样。接着，他扮成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去见曹操，苦闷地说：“父亲，我的衣服给老鼠咬成这样，听说被老鼠咬坏了衣服，主人一定凶多吉少……”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丝毫不放在心上，劝道：“别听人胡言乱语！”




曹冲拜别父亲，胸有成竹地找到库吏：“您可以去自首了，我保您没问题！”库吏将信将疑，将自己又捆绑了前去请罪。曹操诧异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库吏说：“您放在仓库里的马鞍被老鼠咬坏了。”曹操笑道：“孩子的衣服穿在身上都被老鼠咬坏，马鞍挂在桩子上不是更容易被咬坏吗？无碍。”库吏跪谢曹操，又返回感谢曹冲的救命之恩。

选自《良友周报》



# 乾隆反腐

◇文／祖远　图／段明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一件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多达100多人，其中56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之案。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就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当时最穷的省份，每年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购买粮食，以抚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救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纳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肄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趋之若鹜。

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以便于中饱私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百多万两解往甘肃采买粮食，而甘肃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监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王亶望却和总督勒尔锦狼

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须缴纳粮食，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他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滚滚而来，捐监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代？

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府兰州秘密合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子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

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6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四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共贪污银两4万有余。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银去结络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就送给王亶望银18000余两，“馈送”蒋全迪6000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000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派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趁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000两银。麦当时手中无钱，应允冒办夏灾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他升补靖云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大办“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蔽，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收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万两（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乾隆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枉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万两以上、2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人，这在清朝建立160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选自《文史博览》

# 于天放越狱

◇文／萨苏　图／黄胜

## 行之有效

于天放，黑龙江人，和张甲洲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两人在齐齐哈尔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洲不同，于天放没有先北大后清华的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洲介绍入党，回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他和张甲洲共同创建了红三十六军，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他又和张甲洲一起在黑龙江富锦县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洲一同调任抗联第十一军。张甲洲牺牲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富锦、绥滨、七星砬子等地。该军军长祁致中被错杀，第十一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

到1941年，抗联主力受损太重，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后，以小分队的形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

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第三路军第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暗藏在山上，机关设在村里，灵活



地战斗或转移。他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扫荡。

这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因为汉奸告密，于天放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

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一个奇迹，更奇的是，于天放创造了一个历史，他的传奇还没有完结。被敌人抓捕之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经过精心筹划，在1945年7月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

### 想上电刑

于天放越狱的过程，战后经过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康曾对日本战犯中西正枝等的审问，得到确切的证实。

北京公安学校的老教师蔡文先生是这次审问的参与者，据他回忆，日本战犯对于天放的印象深刻而怪异，“以为他是个疯子，情绪很不稳定”。

原因是，于天放居然逼着鬼子给他上电刑。

众所周知，电刑是残忍的日本宪兵最残酷的刑罚，许多熬过“老虎凳”、上“大挂”的坚强抵抗人员，面对电刑，难以承受。于天放偏偏发出这样的挑衅，令日本宪兵恼羞成怒，决定给他一些颜色看看。

电刑之下，于天放果然老实很多，甚至同意和日军合作。日军迫切需要知道，如果抗联引导苏军进攻在东北的日军，其可能的进军路线。作为抗联支队长级别的高级军官，于天放自然知道这一情报，同意根据记忆，给日军在地图上标注危险地域。

然而，于天放的标注工

作十分迟缓，他反应迟钝。

日本警察经过科学分析，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给于天放上过电刑呢？上电刑的后遗症就是动作迟缓、反应迟钝啊。

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4月，于天放的绘图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其实，这根本就是于天放设计的圈套。从被捕那天起，他就做着越狱的准备。由于是在冬天被捕，即使越狱成功，没有青纱帐的掩护，也难逃被日军再次追捕的命运。因此，于天放将越狱的时间定在春夏之后，那时，监狱周围有了高秆庄稼的掩护。

### 准备就绪

怎样拖延几个月的时间呢？逼着敌人给自己上电刑，然后伪装迟钝，就是他的招数。

这段时间里，于天放一面和敌人周旋，一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首先，他是被关在囚车中送到监狱的，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城市。因为能听到火车的鸣笛声，他判断自己所在的监狱和火车站距离不远。每天，他设法获得日出和日落的时间，然后根据日期推算出监狱的纬度，再凭借记忆判断在这个纬度上有几个城市，哪个城市的监狱在火车站附近。经过一番推理，于天放弄清了自己的位置，应该是黑龙江的北安，并且想好脱逃的方向。

但是，监狱在北安的什么地方呢？

有一天，大风刮开一扇狱窗，他便向外看，见到两层灰色小楼。看守不在时，于天放就此询问另一个被捕人员曲某，曲某说：“此地定在火车站北，实业银行对过，东边是大街，西边是通向黑河的铁路。一过铁路，便没人家了。”

其次，他设法联络监狱中另一个被捕的抗联战士赵忠良，准备两人共同实施越狱。

最后，他反复观察敌人监狱的保安设施，设计了脱逃路线，以便在越狱过程中避开敌人哨兵的监视。

准备基本就绪，青纱帐渐渐起来之后，于天放忽然“发疯”了，他大骂日本看守，拒绝继续和日本人合作……由于他是在审讯室里发作的，日本军警大怒，当即将他按到刑凳上，狠灌凉水。

一下子，于天放又老实了。

他们哪里知道，于天放已经做好越狱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获得越狱所需的武器。

### 越狱成功

在灌凉水的刑凳旁边，于天放看到了一个壁炉，壁炉的门已经坏了，是一个一斤多重的铁疙瘩，对手无寸铁的于天放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越狱武器。

于天放不得不让鬼子给他上刑，否则他就没法接近这个壁炉——真是实实在在的苦肉计。

7月11日，得到武器的于天放，看好了骄横而粗心的日本看守石丸兼政，在石丸值夜班时要求上厕所。与此同时，赵忠良也要求上厕所。

稀里糊涂的石丸带着两个镣铐囚徒进了厕所，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拿到石丸身上的钥匙，于天放和赵忠良越狱成功。

逃出虎口的于天放遭到日军的疯狂追捕，他躲开一次又一次追捕，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一直坚持到8月15日，迎来了抗战胜利。赵忠良不幸被日军抓回，壮烈牺牲。

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

选自《特别关注》

# 《重屏会棋图》背后的玄机

◇文／路过　图／段明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1000多年前的古画，乍看之下，是描绘古人会棋对弈的场景，可再仔细看，作画之人竟画出了三重时空。这幅神奇的画叫《重屏会棋图》，作者为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这幅画虽然深藏故宫多年，不为人熟知，但它的价值并不低于《清明上河图》。因为它采用重屏（画中画）的构图形式，在中国古画中极为罕见。

三重时空怎么体现呢？画名中的“重屏”二字，已显现出先人超前的脑洞。首先是我们看到的四人围棋对弈的场景；其次是四人背后屏风中有一幅“男主即将就寝，妻子在服侍”的画面；而在男主床榻后面的屏风中又有一幅《大好江山图》，这三幅画通过这种空间重叠，毫无违和地出现在一幅画中。

更妙的是，这幅三重画讲述的场景和故事是有因果和时间线的，并不是简单的空间重叠。

首先在主画面中也存在三重时间线，画面左侧有一个投壶（古人的一种娱乐活动，可拿箭或竹签在一定距离投入其中），预示着四人下围棋之前发生的活动，为过去时；画中四人对弈，为现在时；侍女准备好膳食置于食盒内，等待主人们下完棋享用，为将来时。这三个场景分别交代了四人下围棋前、下围棋时、下围棋后的情况，组成了一个完整连贯的动态场景。

再将目光移至画中的屏风，这里是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活动——一个慵懒的男子躺在榻上，旁边妻子在侍奉他。这幅“画中画”是白居易诗作《偶眠》中的意境：“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乌帽，婢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屏风中的画也不简单，它跟主画面一样有三重时间线——过去时是主人在读书用功；现在时是累了之后准备上床睡觉；而将来时则是他已进入梦乡。这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一系列动作，将空间引向极少数人能看到的山水。

在床榻之后的屏风当中，有一幅《大好江山图》，寓意着画中主人公们乃坐拥江山之人，分别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父亲——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遏、景达。最终指明图中人物具体方位的是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所录庄虎孙的跋语：“图中一人南面挟册正坐者，即南唐李中主像；一人并榻坐稍偏左向者，太北晋王景遂；二人别榻隅坐对弈者，齐王景达、江王景遏。”

古人对于皇室题材还有诸如星象宿命的玄道讲究，比如此画当中隐藏的星象玄机，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其奥秘就在于棋盘中的棋子全为黑子且排列有序，构成了一幅北斗星象，以及孤子“北极星”。在只有黑子摆列的棋盘中，我们似乎窥见了一种隐隐的杀气，那种含而不露的力道和算计，也许是围棋精神的一个侧面，那是智慧的较量，也是权力的游戏，更是命运的博弈。

画中的主角李璟正手持记谱册记录这一棋盘的格局，他面色坦荡笑意微露，看起来对这一局面很是满意。在古代的棋局中，人们讲究的是内心的笃定、动荡的心绪，以及时间的悄然流逝。这种内部的“静”和外部的“动”，似乎就是棋盘上的星斗，遵循着秩序和步步为营的变化。

这幅图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四兄弟围坐棋盘前的座次与姿态。与主人公李璟坐同排的是他的三弟晋王李景遂。在“以左为尊、以东为主”的古代仪制中，三弟大方地与李璟并排而坐是否有越矩之嫌呢？

这还得说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李璟登基时局势并不稳定，长子李弘冀羽翼未丰，而自己的几位弟弟均军力雄厚，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他颁布诏令实行“兄终弟及制”，并在先皇墓前起誓会信守诺言。如此一来，他与同榻并肩而坐的三弟就成了“并肩王”，意即弟弟是王位继承者。坐在他对面的是四弟齐王李景达，另一位是五弟江王李景遏。二弟在他们切磋棋艺前已经夭折，所以无缘参与这场艰难的博弈。

这幅画画成后，由画家呈给了李璟，其时年幼的李煜也许并未想到，这幅画最终会传到自己手上。叔叔们并没有继父亲之位，反而是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他，成为千古流传的南唐后主。命运的诡谲，并不像围棋那样有缜密的逻辑和筹谋，也正如《重屏会棋图》的屏风中题写着白居易的《偶眠》：“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贤？”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 菜色

◇文／曾昭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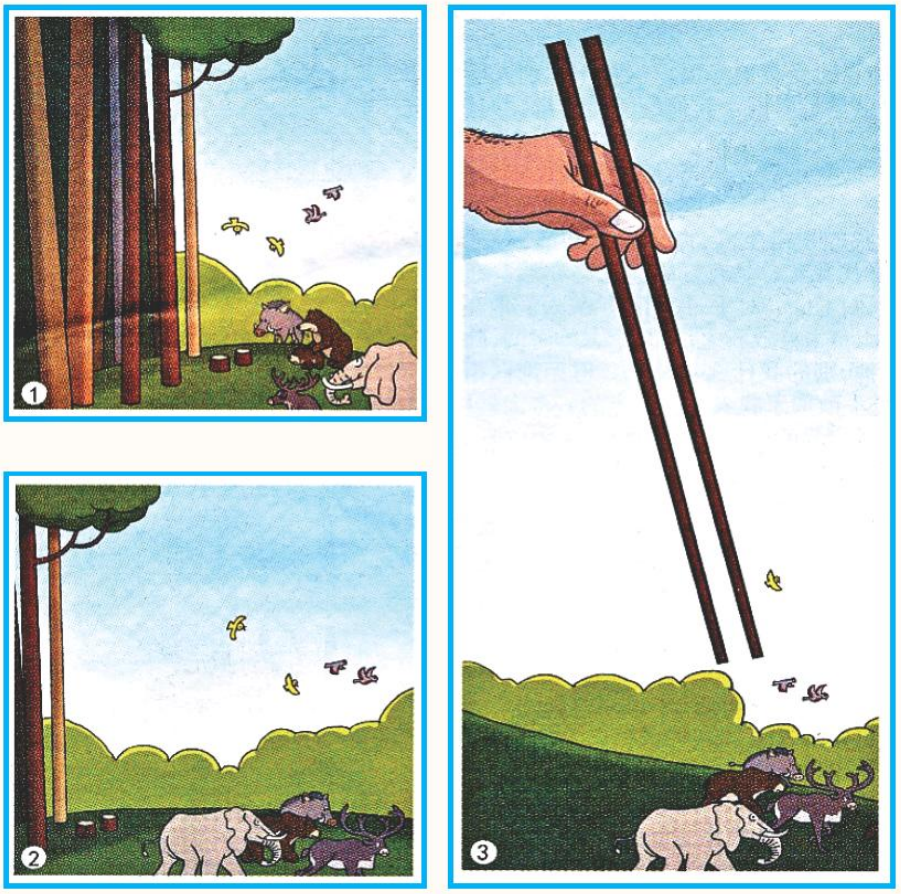

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时，《大公报》的徐铸成来访，冯玉祥便邀他一起用餐。徐铸成问冯玉祥：“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吗？”冯玉祥用筷子一指火锅，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

徐铸成不解，冯玉祥说：“他们每次打赢了，火锅里就有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打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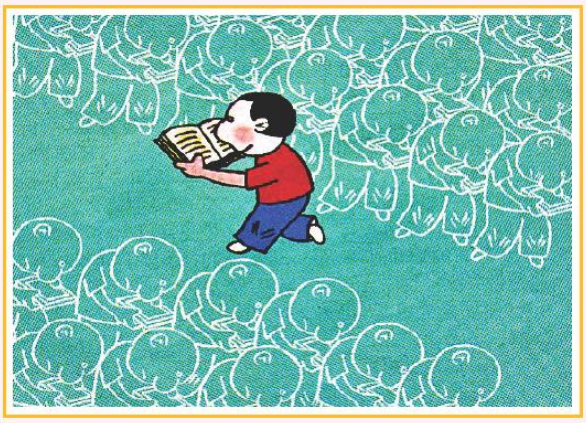
冯将军说得一点不假，当时，阎冯司令部设在阎氏老宅，每天晚餐的菜色，常与战事消息相关，冯将军凭此判断前方胜败，屡试不爽。

选自《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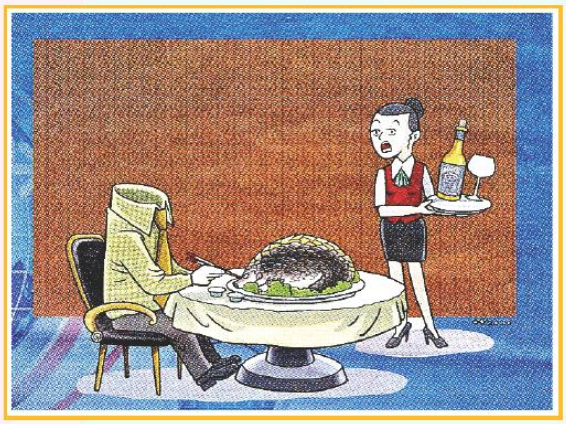
#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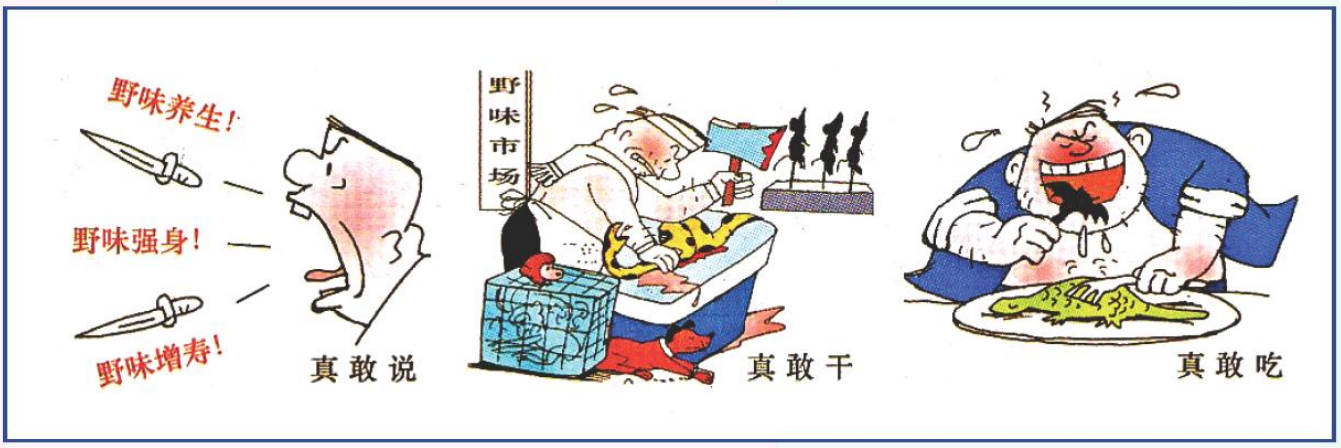

不要再发生 / 周喜悦



另类 / 何平



饕餮 / 周喜悦




无知的代价 / 庞平

（摘自《讽刺与幽默》）




#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 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2>